



小城春秋

(下集)

小城春秋

(下集)

高云 览原著
鲁 春改编
陈云华、赵隆义绘图



读书中文网 www.rbook.net
编辑制作：观潮轩—wstbnyh

网络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内 容 介 绍

中集说到由于叛徒周森的出卖。很多同志都先后被捕了。在四敏、剑平、李悦和吴坚等人被解到第一监狱之后，和敌人的斗争也就更尖锐、更复杂、更艰巨了。反动派的爪牙一一屠杀爱国志士的凶手赵雄，对吴坚要尽了软化、诱惑的手段，可是他的阴谋失败了。狱里的同志，在敌人严密防范的缝隙时，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；并在敌人要进行血腥屠杀的前夕，冲破牢笼，奔向革命根据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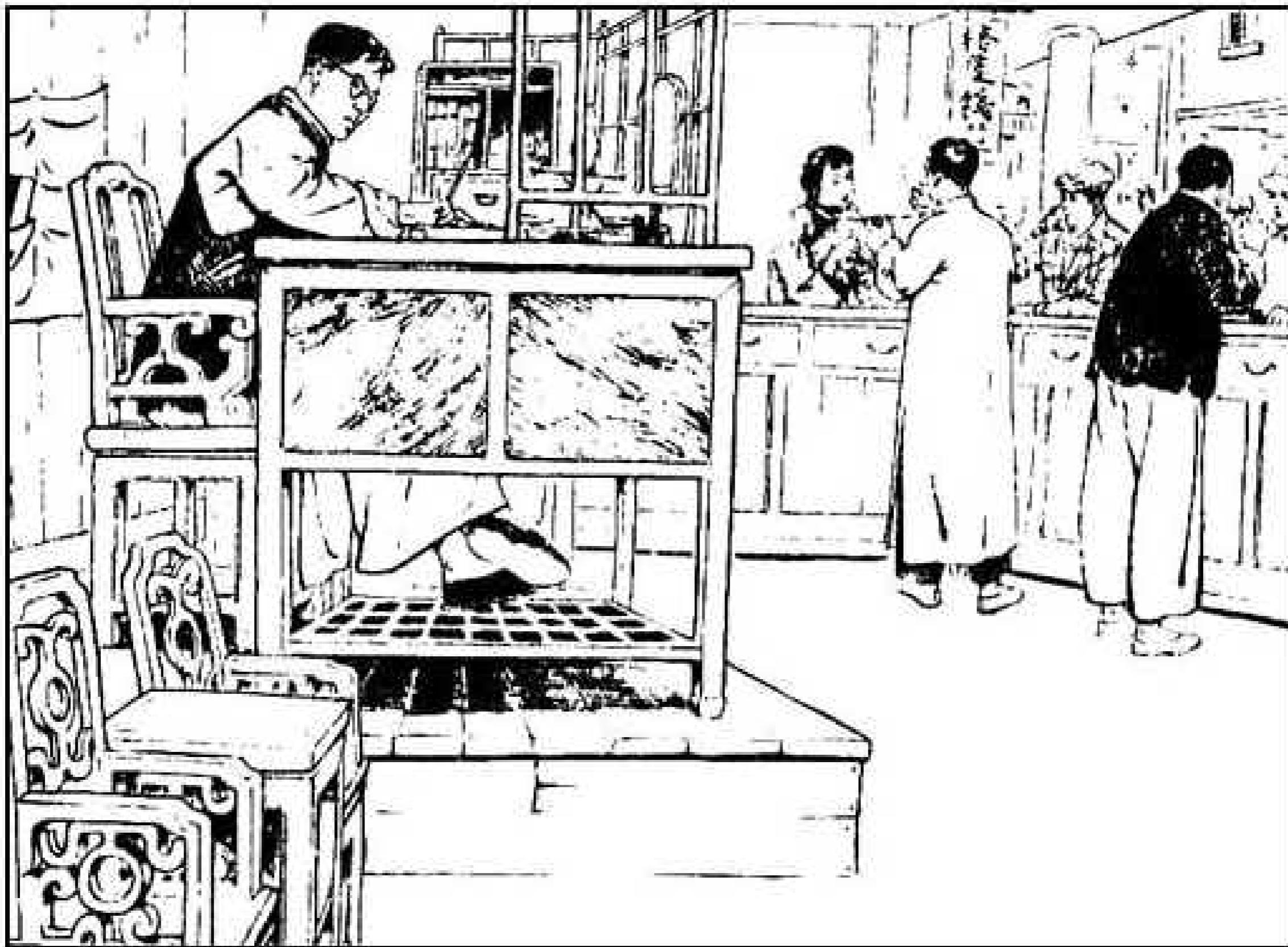
本集是整个故事的精华，情节更加曲折紧张，一方面通过描写赵雄谋害朋友，毒杀上司和妻子的种种兽行，揭露了反动阶级丑恶的面貌；一方面描写吴坚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种种花招，四敏如何为革命献出了生命，更深刻更生动地刻画出革命者的形象与高贵品质，对读者有更大的教育意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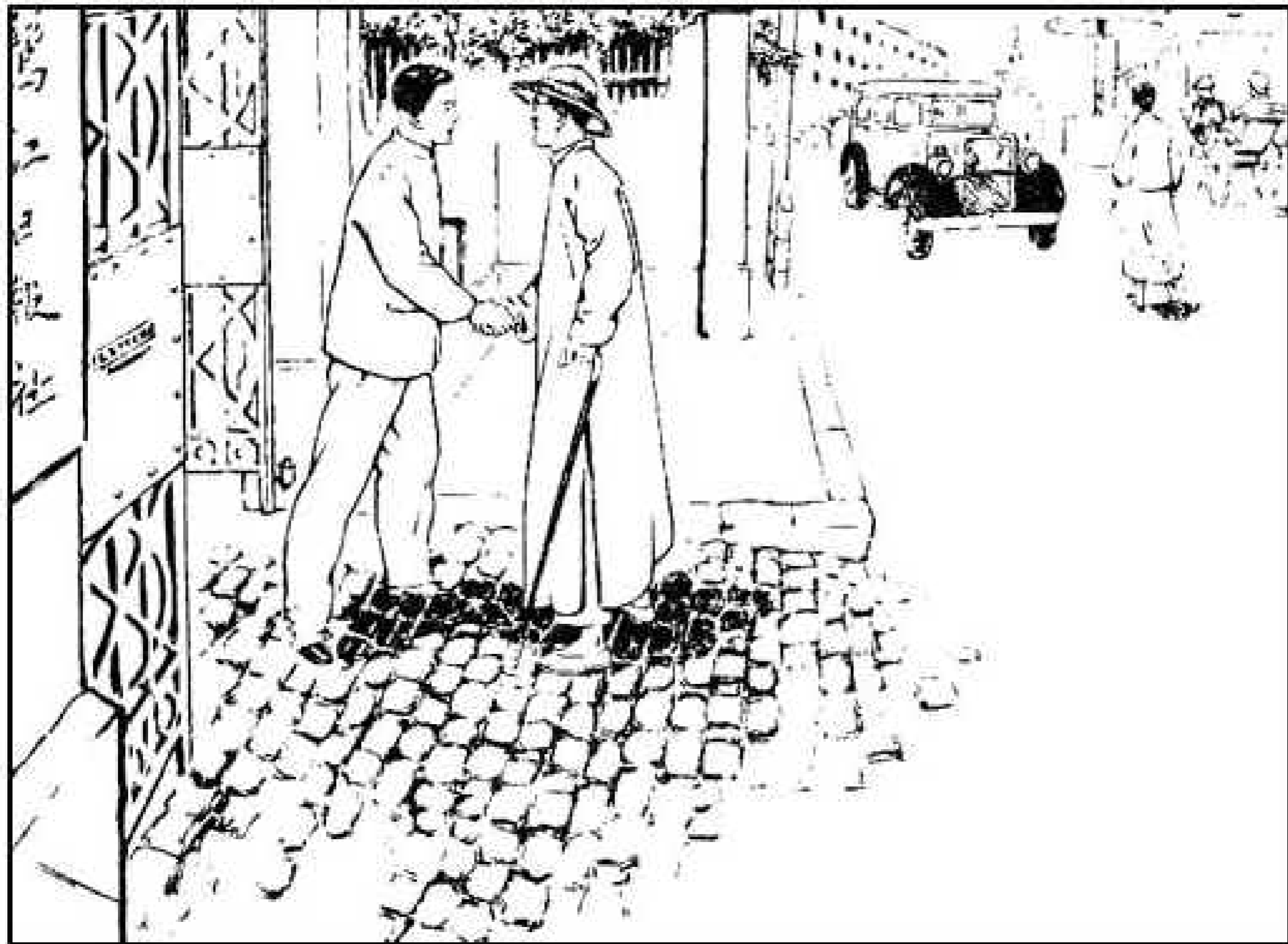
1. 中集说到吴坚被捕，又被押解到厦门。吴坚是怎样被捕的吧？原来他是从泉州经过同安时，约一同志密谈，事泄被捕的，当天夜里，他和同志们谈了个通宵。他说：向来政治犯都是解省，如今反而把我解来厦门，定是赵雄要搞啥阴谋。



2. 赵雄要搞啥阴谋呢？故事到这里，就得另起头说起：1925年，厦门一所中学里，有三个学生毕业了。他们从小在一起，并结拜为把兄弟；老大赵雄，老二陈晓，老三吴坚。他们离校后，各奔前程。赵雄野心大，就去投考黄埔军校。



3. 陈晓和赵雄恰恰相反，为人忠厚老实，他只希望找个能维持生活的职业，积攒几个钱，娶个温柔体贴的妻子，一生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年，他托人介绍，到一家钱庄做了账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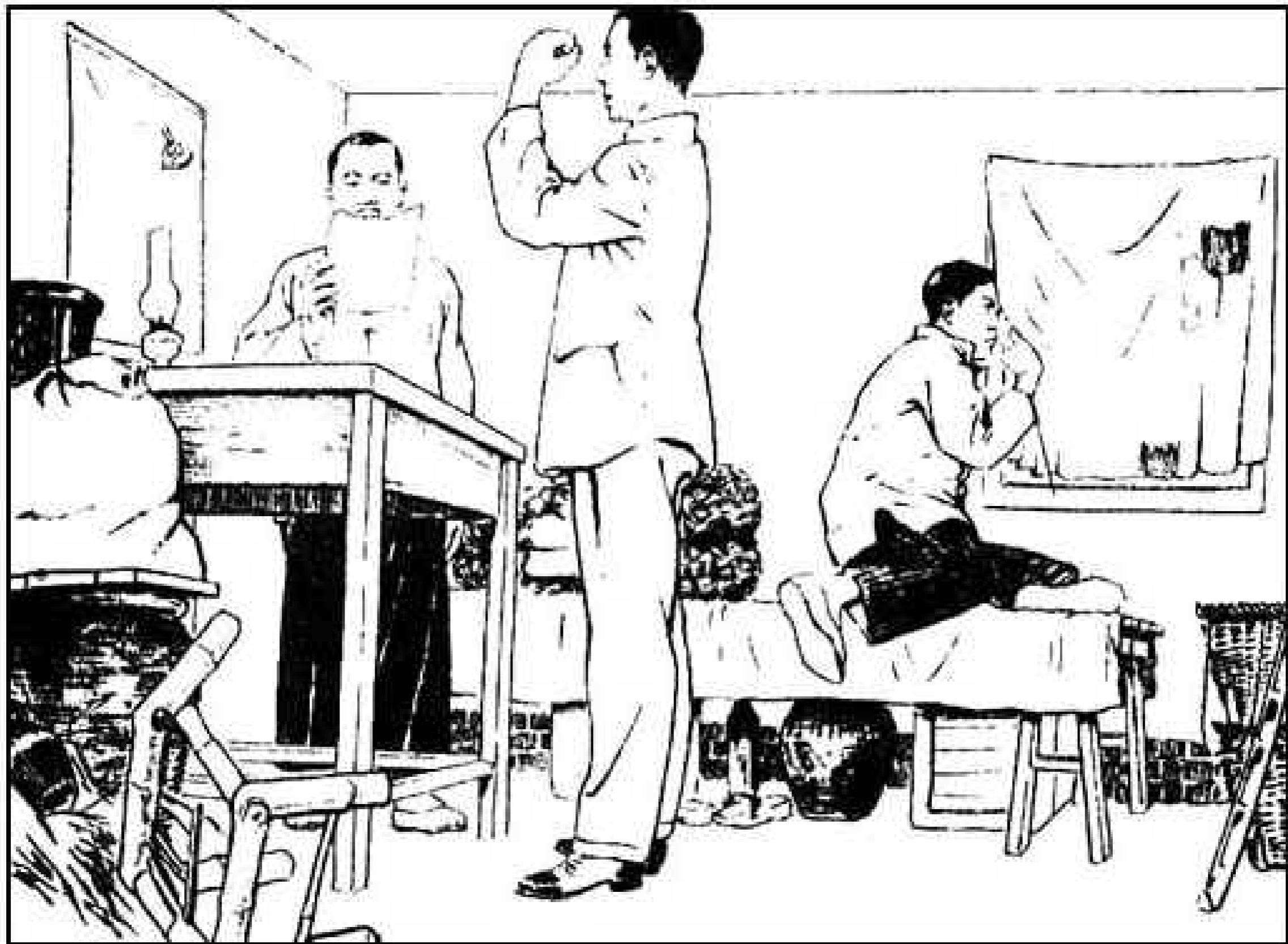
4. 吴坚既不象赵雄，也不象陈晓。他进鹭江日报当了编辑。每天除了编辑之外，还抽空阅读进步书刊，结交了许多进步朋友。



5. 光阴似箭，不知不觉又过了三年。1928年冬天，赵雄回到厦门，见了人就大谈北伐，把自己说成个“九死一生”的革命英雄。但是吹牛不能当饭吃，后来吴坚把他介绍到第一中学去做体育教员，并劝他从此打消做官的念头。



6. 就在他当体育教员的时候，他又把刚离开学校时组织的厦钟剧社重新组织起来，演出“志士千秋”。演出后，有人告诉他，日本歹狗要暗算他，吓得他又偷偷溜到上海去。



7. 又过了几年，到1932年，吴坚已经29岁了，这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除了在鹭江日报当编辑之外，又在鼓浪屿一所中学里兼课，同时进行革命活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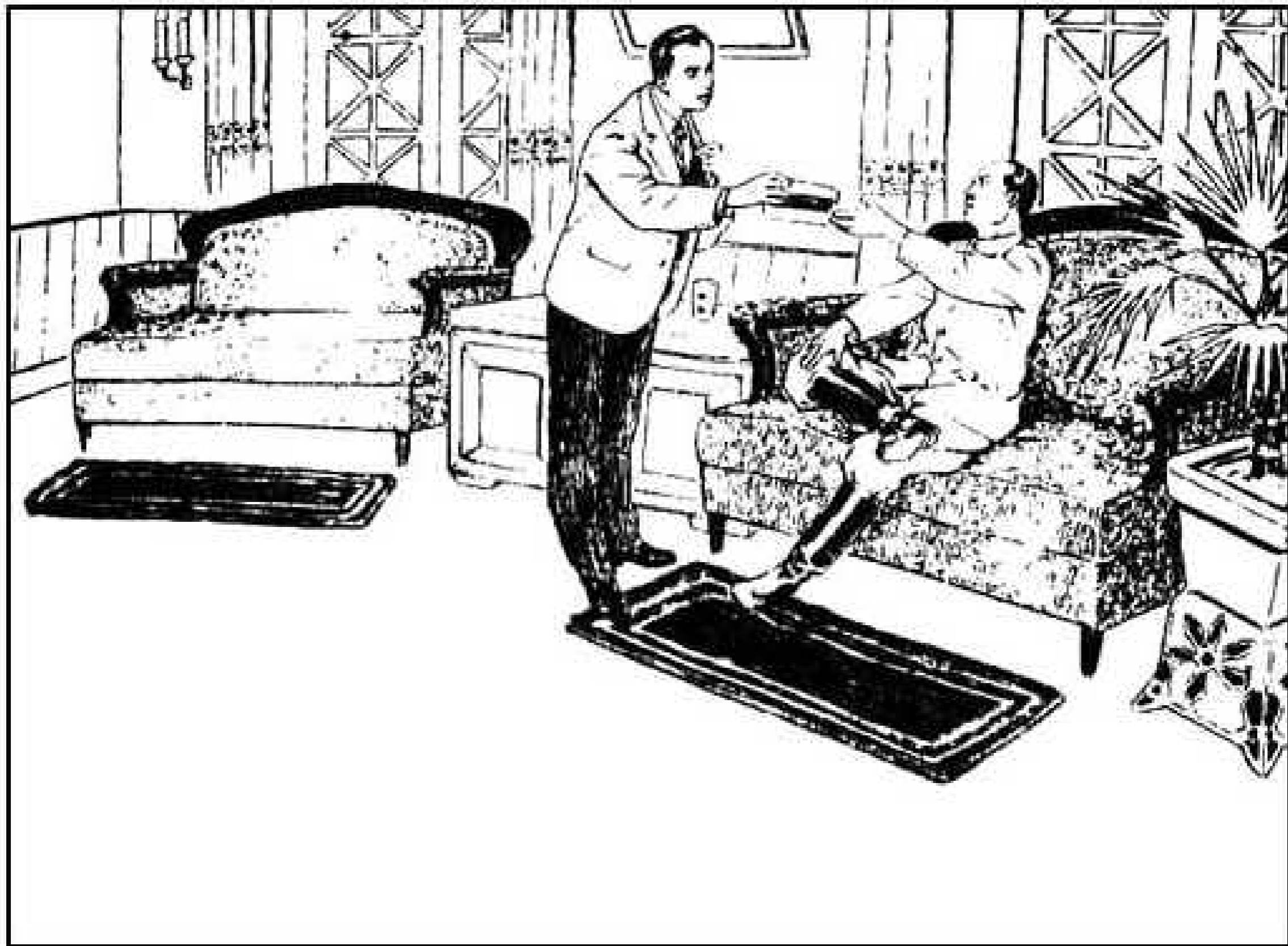
8. 他每天搭摆渡到鼓浪屿，常碰见一个女学生林书茵。书茵过去和他相识，那还是赵雄第一次组织厦钟剧社时，书茵和姐姐书月常去看他们演戏，并且曾和吴坚会过几次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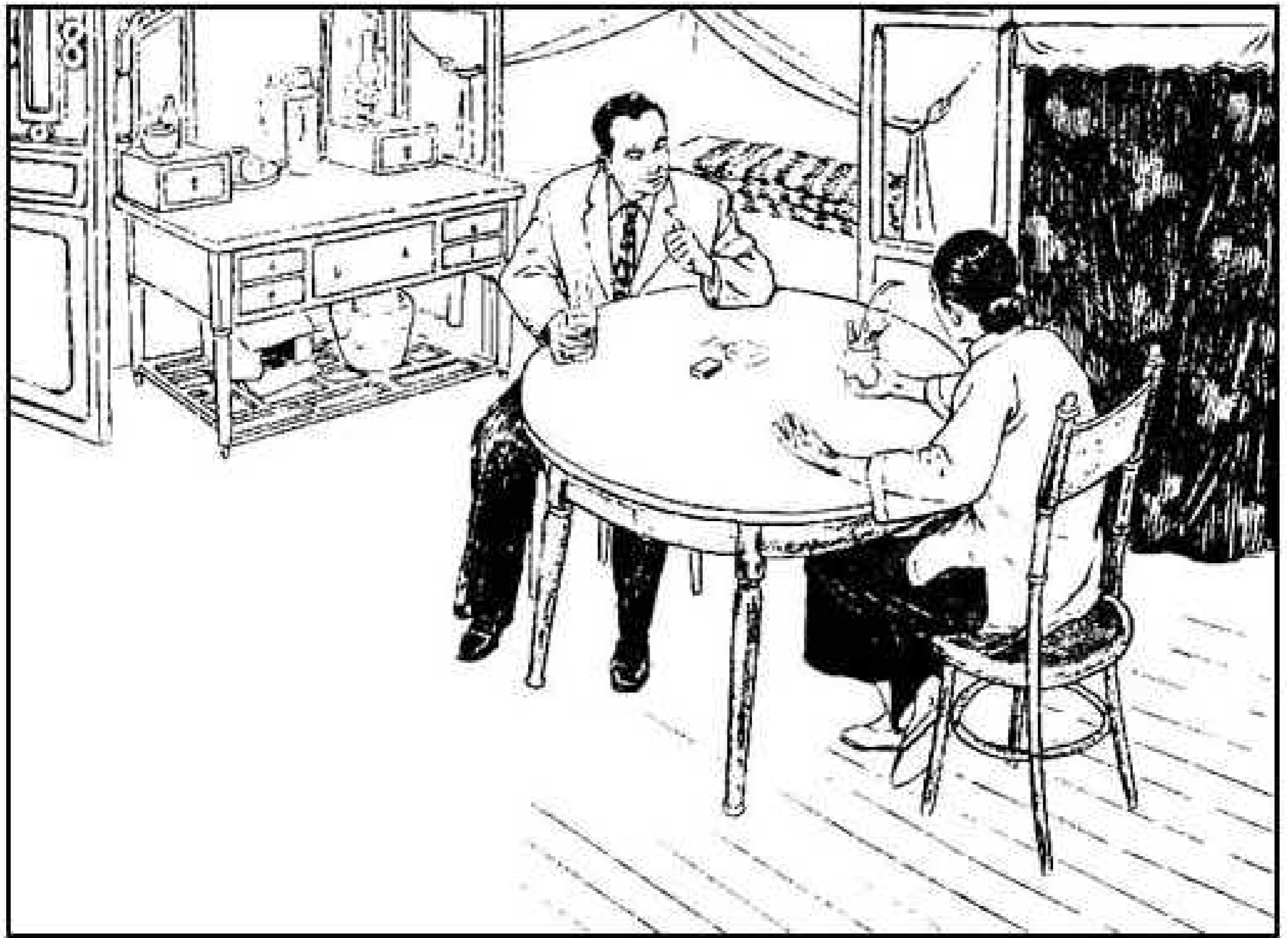
9. 现在他们又常常见面、接近，逐渐变成一对情侣了。不过那时社交还不大公开，青年男女谈恋爱还很拘束，两人虽然相爱，但是谁也没有提出婚姻问题。



10. 就在这一年，国民党当局勾结汉奸要逮捕吴坚。吴坚奉组织上的命令，撤退到漳州内地。从此他和书茵便失去了联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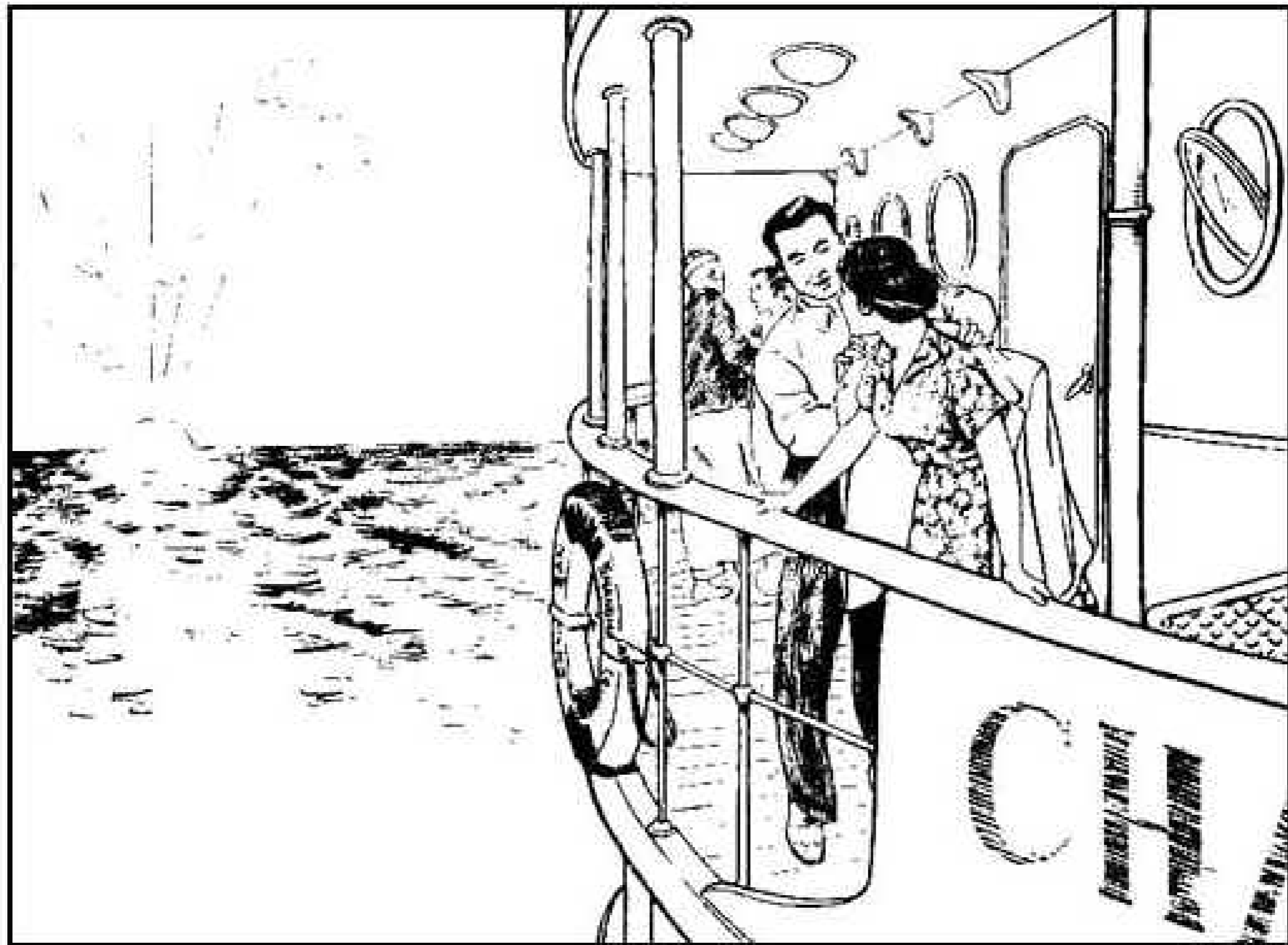
11. 吴坚走后一个月，赵雄就从南京回来。这次他已换了一个样子，皮包里藏着蓝衣社头子的密函，公开的身份是“党务特派员”。他的上司是他黄埔的老同学、厦门侦缉处长马刹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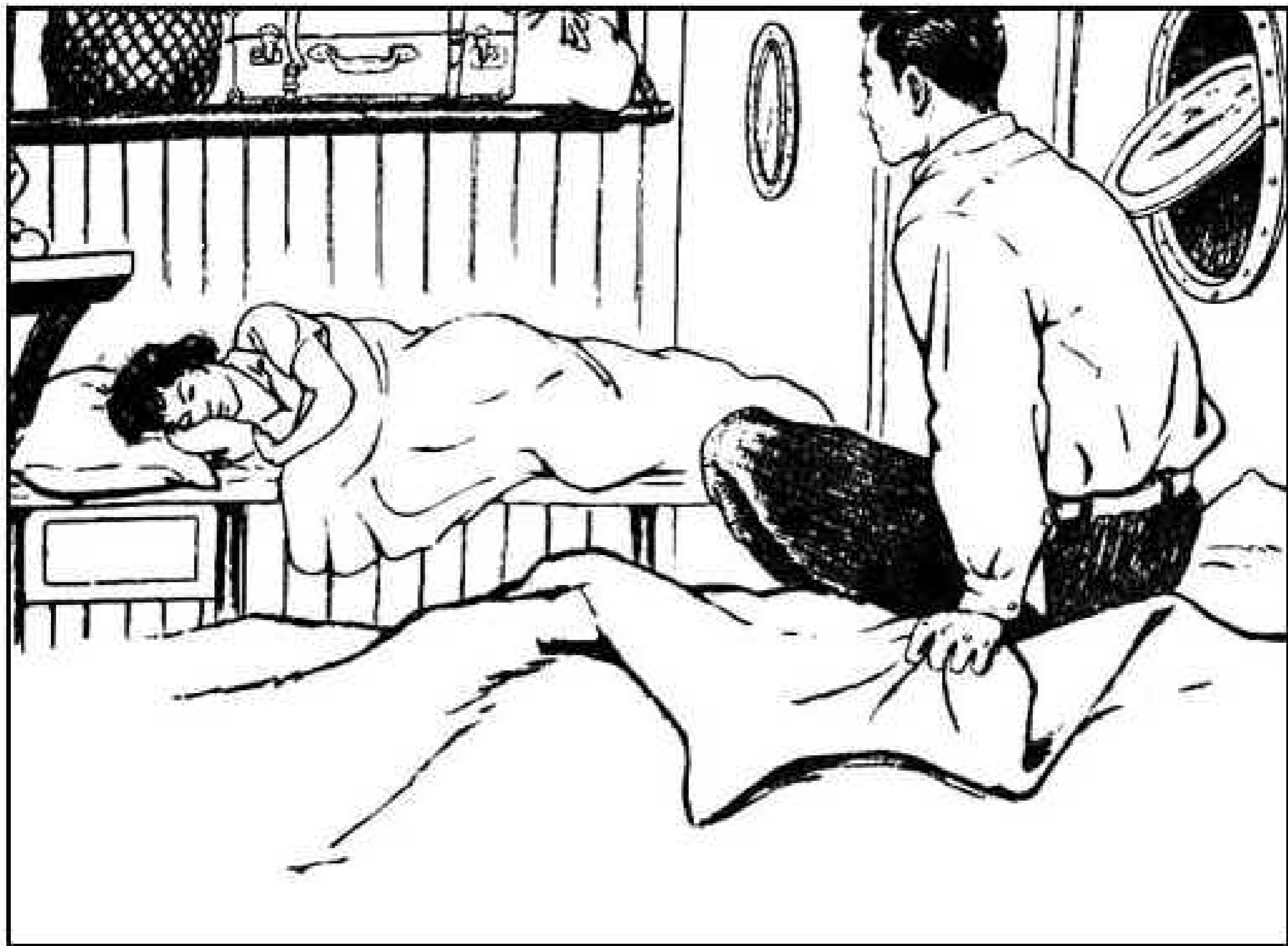
12. 赵雄一回到厦门，就出卖了七个厦钟剧社的社友。他还常到吴坚家，想把吴坚骗回厦门，当作自己飞黄腾达的垫脚石。但是吴坚的母亲并不知道儿子的下落，他的阴谋落了空。



13. 这时陈晓已经和书月订了婚，并且拿出积蓄，供书月到上海一所护士学校读书。这年暑假，书月要回厦门，正好赵雄有事要到南京，陈晓便托他回来时陪书月一道走。



14. 赵雄遵照把弟的重托，到南京办完事，就返回上海陪书月一道搭轮船回厦门。他们住在一个船舱里。一路上，赵雄对书月真是照料得无微不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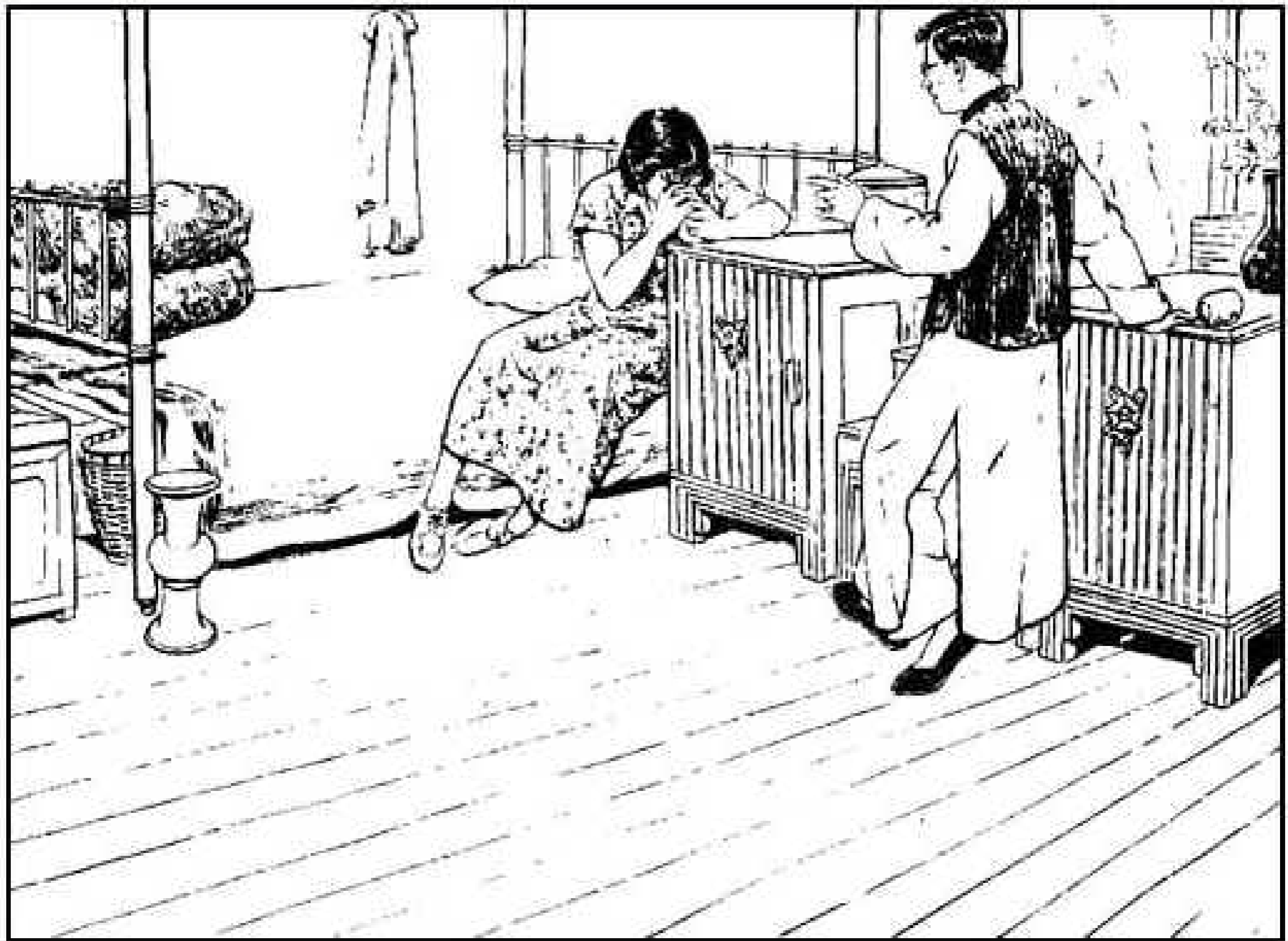
15. 最后一个晚上，船到厦门，泊在港外，等天亮入港。这时风平浪静，赵雄靠着船窗，不能入睡，呆呆地望了望岛上稀落的灯影，又回头瞧着那睡得鬓发凌乱的书月。



16. 他的邪念产生了。他记起观刹空题给他的箴言：“软心肠是愚蠢的。只要你需要，即使割一个人的脑袋去换一根香烟，也用不到犹豫。”半夜里，他叫书月也抗拒也顺从的被他奸污了。



17. 隔天早晨，船入港了，陈晓早已在码头上等着。当他欢天喜地的陪着书月走上岸时，还兴奋地低声对赵雄说：“老大，我还没告诉你，月底我就要结婚了。”



18. 俗语说，纸里包不住火。当陈晓正忙着筹办婚礼时，书月痛苦地向他说了实话。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，陈晓简直气疯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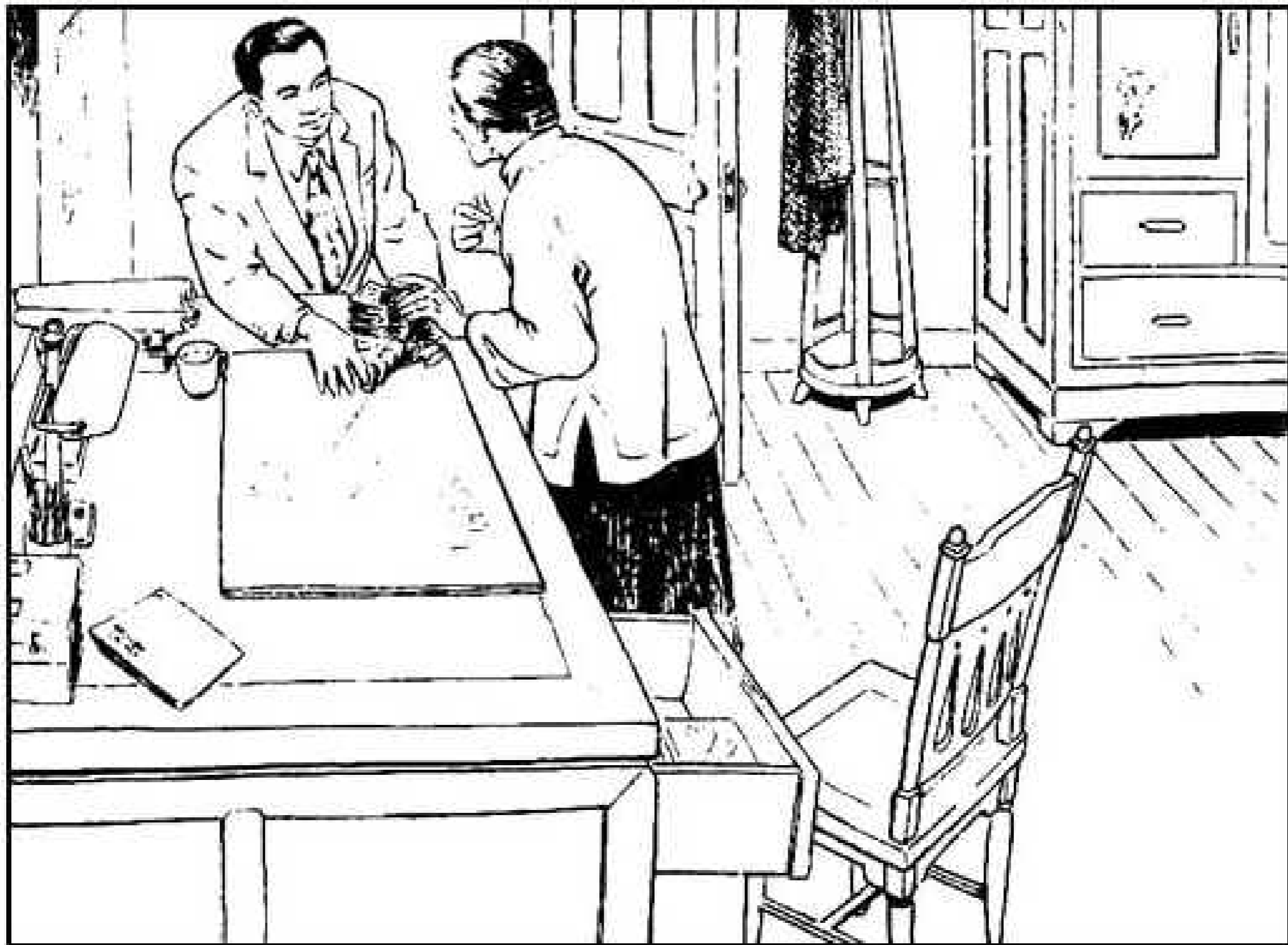
19. 陈晓要找赵雄拼命，赵雄倒反过来教训陈晓，说他不该为了一个女人，伤了把兄弟的和气。陈晓知道斗不过赵雄，逢人就骂赵雄是“人面兽心”，来发泄他心中的怨恨。



20. 赵雄究竟害怕陈晓的咒骂会损坏他官场的声誉。他想斩草除根，就吩咐一个邮件检查员，把陈晓所有的来往信件，都交给他重新审查。



21. 这时，吴坚在上海为营救一个患病的同志，化名‘吴少明’寄信给陈晓来借贷。陈晓电汇了一百块钱给吴坚。就在汇款的第二天，他便被侦缉处逮捕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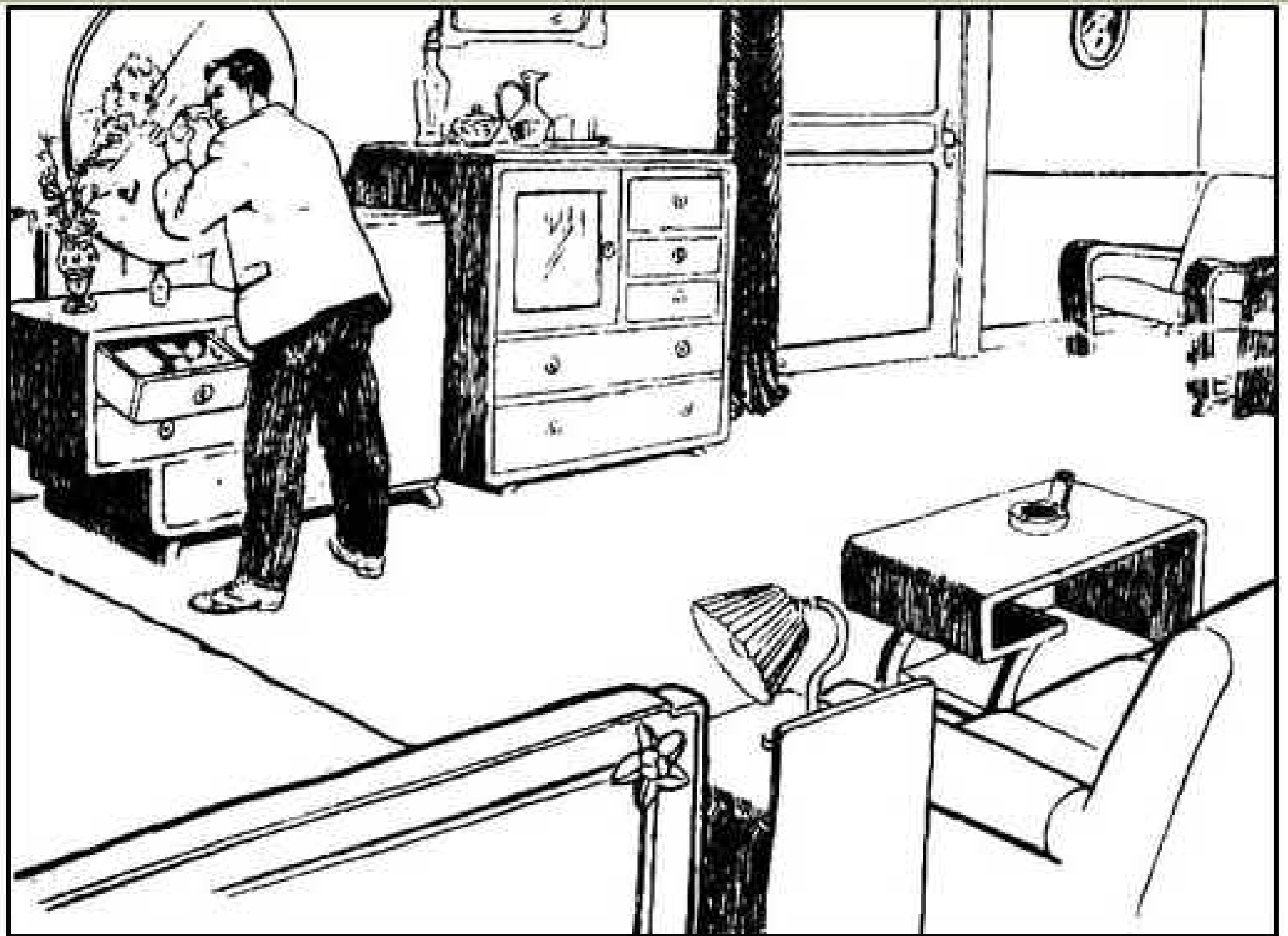
22. 不几天，陈晓被押解到福州，赵雄便去找陈晓的母亲，说是要亲自到福州设法营救。陈母把他当作好人，亲手把儿子积蓄的一千五百块钱也交他带去。



23. 赵雄把这笔款子锁在自己的小铁箱里，就消消停停的到福州去游鼓山了。这时陈晓因受不了苦刑，在狱中自杀了。赵雄听到这消息，浑身松快，连忙又乘车返回厦门。



24. 赵雄回到厦门，挂起黑纱，哭丧着脸去见陈晓的母亲。他撒了一个谎说：“钱刚递上去，老二就自尽了。真想不到……”。陈母哭得死去活来，他也掩着脸干嚎了一阵。



25. 赵雄霸占了书月，害死了陈晓，干得很顺利。但是还有个件心腹大事压在心头——不搬倒马刹空，自己就不能高升。他知道马刹空有胃病，饭后都要吃药。一天，便偷开了马刹空的抽屉，把一点氰化钾混在胃药里。



26. 马刹空暴卒了。赵雄继任厦门侦缉处长。他亲自召集部属为马刹空开追悼会，又建议把“南华国术馆”改为“马刹空国术馆”。人家都说赵雄与马刹空，真是知心之交。



27. 赵雄当处长不久，就和书月结婚了。婚礼很热闹，贺客盈门，办了二十多桌酒席，用了一千五百多块钱。这钱自然就是陈晓储蓄、准备和书月结婚用的那笔款子。



28. 这时候，书茵也已经高中毕业了。因为找不到职业，只好闲在家里。姐姐劝她到侦缉处混个小差使做。她尽管讨厌姐夫，但因生活所迫，也只好答应了。



29. 书茵进了侦缉处，当了名小书记。当她走进这个杀人害命的主人魔窟后，才知道自己走错了路，便下决心要离开这个人间地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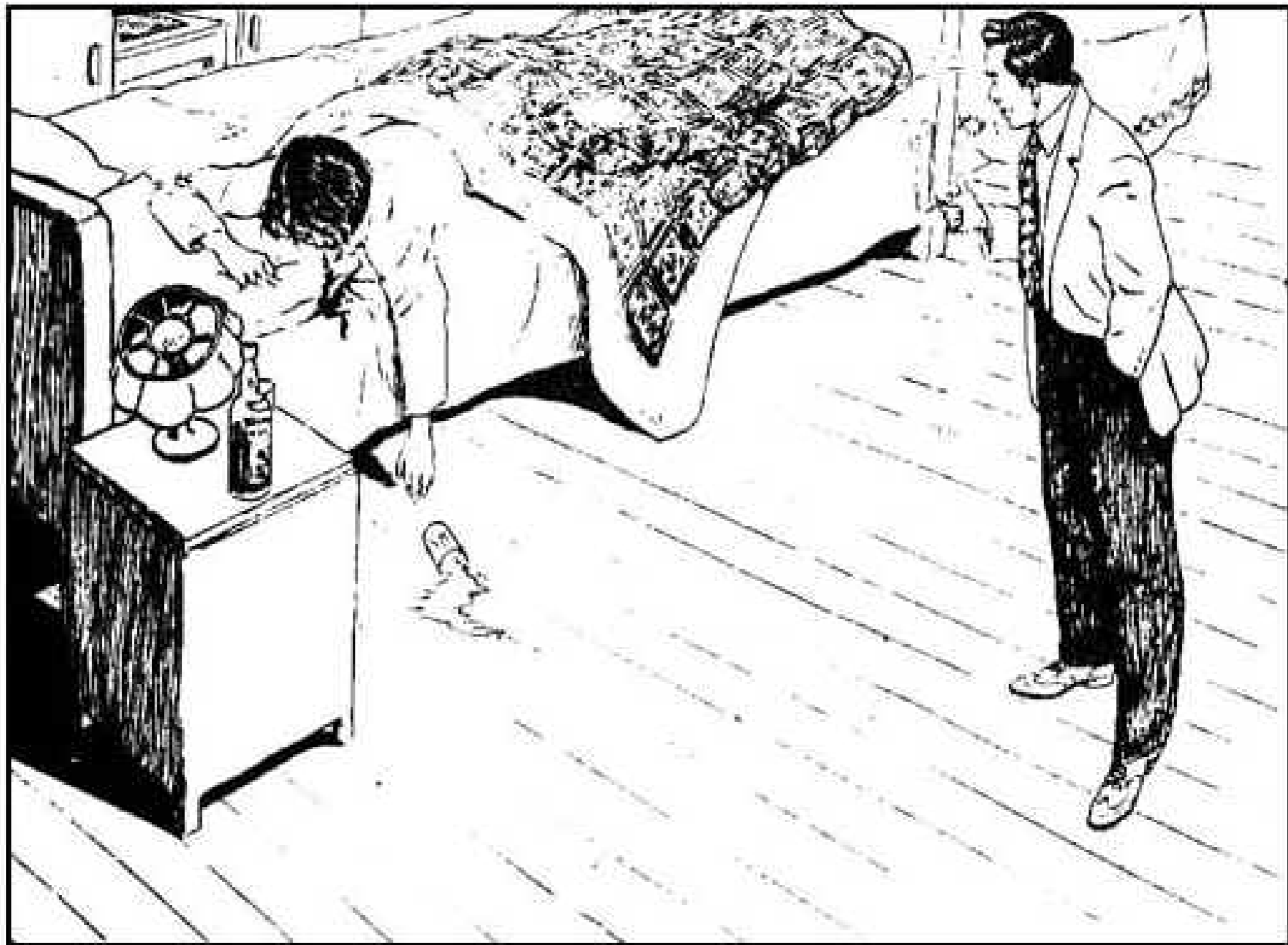
30. 她天真地对一女同事说出自己的心事。那个女同事吓得连忙捂住她的嘴，还告诉她：“这地方谁进来了就别想离开。我也曾逃跑过，被抓回来，上过电刑……”就得她心都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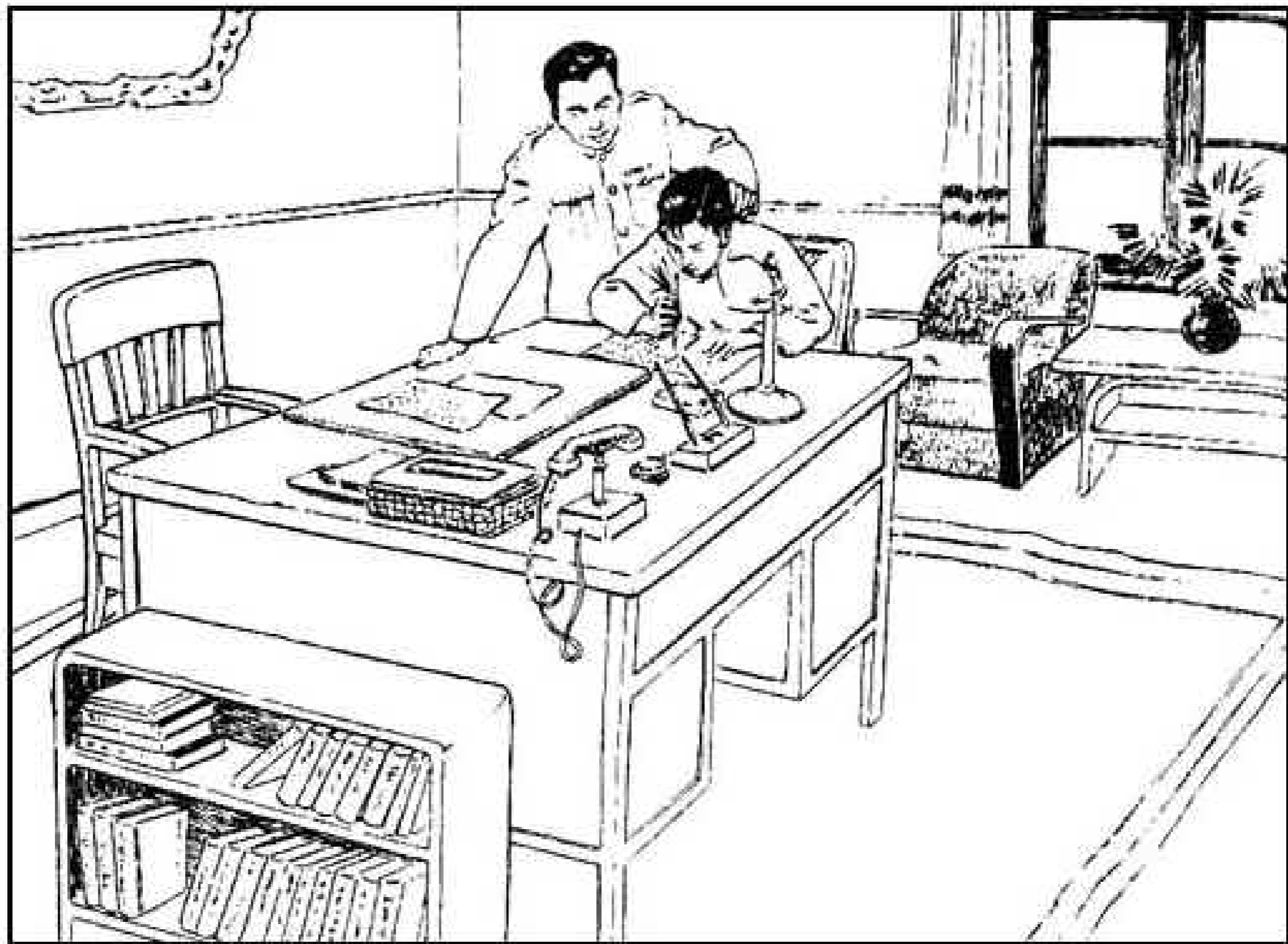
31. 书月自从和赵雄结婚后，日子过得也不顺心。赵雄对她似乎亲热又不亲热，并且常常一去几天不归。她有时不免想起陈晓，觉得若是嫁了陈晓，就不会受这些痛苦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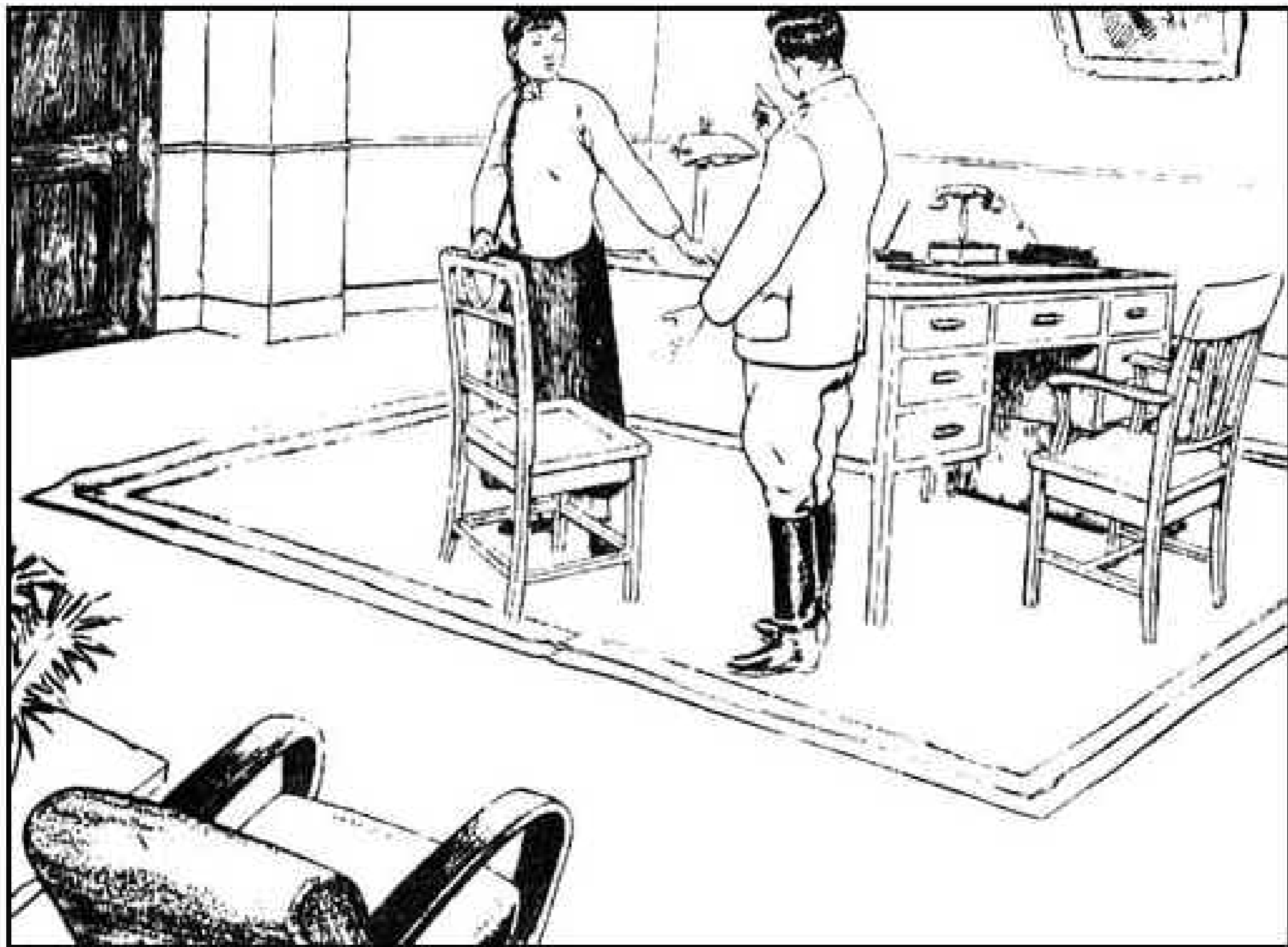
32. 书月打听到赵雄常在舞场、妓院鬼混，就常在半夜里到那些肮脏地方去找他，故意给他难看。谁知赵雄每次都是笑嘻嘻的，好像有无限歉意。于是人家都说他怕老婆。



33. 难道赵雄真的怕老婆吗？不，他早已把书月玩够了。一天夜里，书月口渴，他殷勤地倒了一杯开水，又掺进柠檬和氰化钾后才递给她。不用说，书月一条命又被他葬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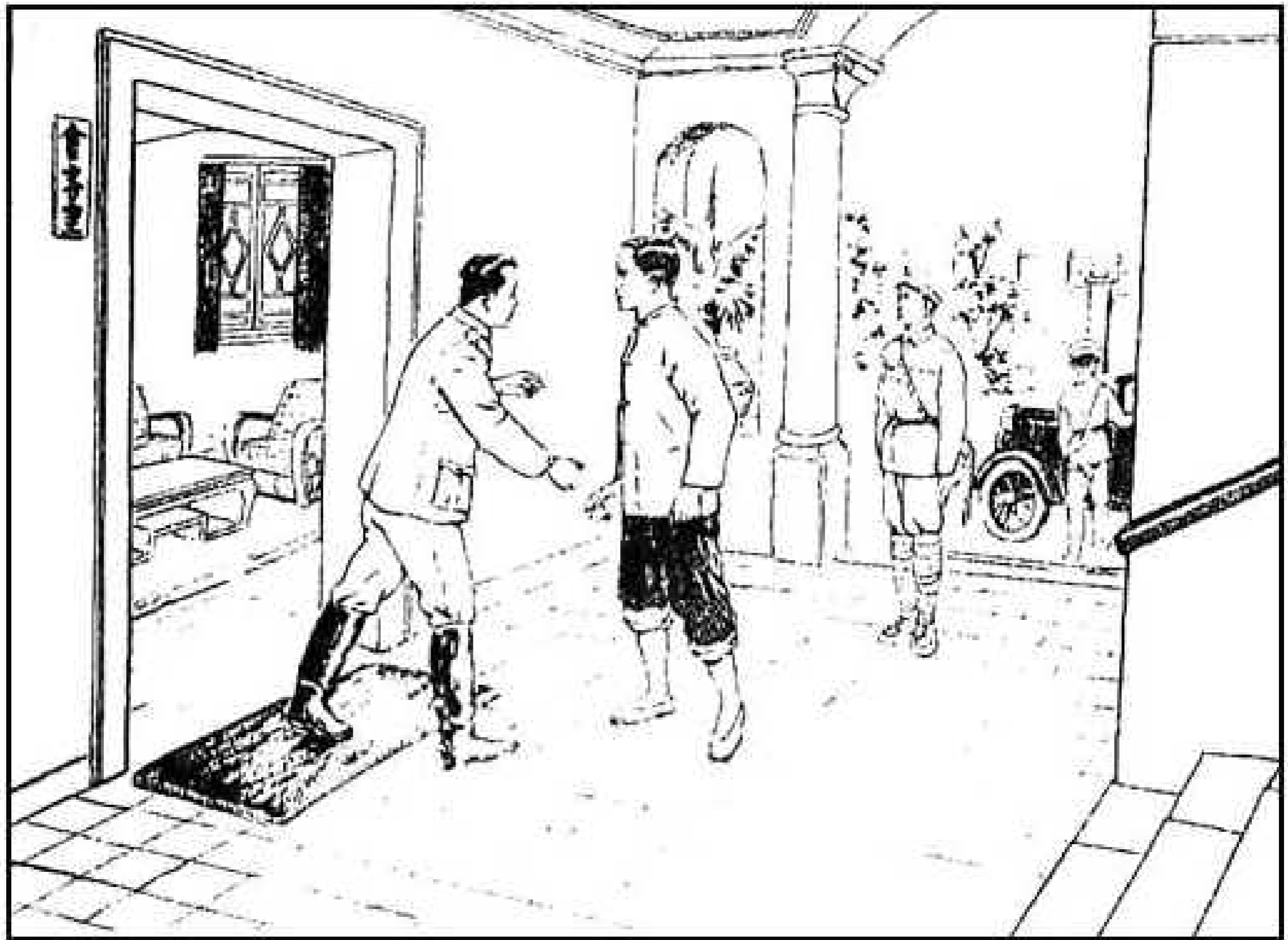
34. 赵雄对书茵本来就有不良的念头，现在书月死了，他以为可以入手干了。一天，他把书茵叫到处长家，说是有机密文件叫她抄。书茵刚坐下来，他便伸手去摸她的脖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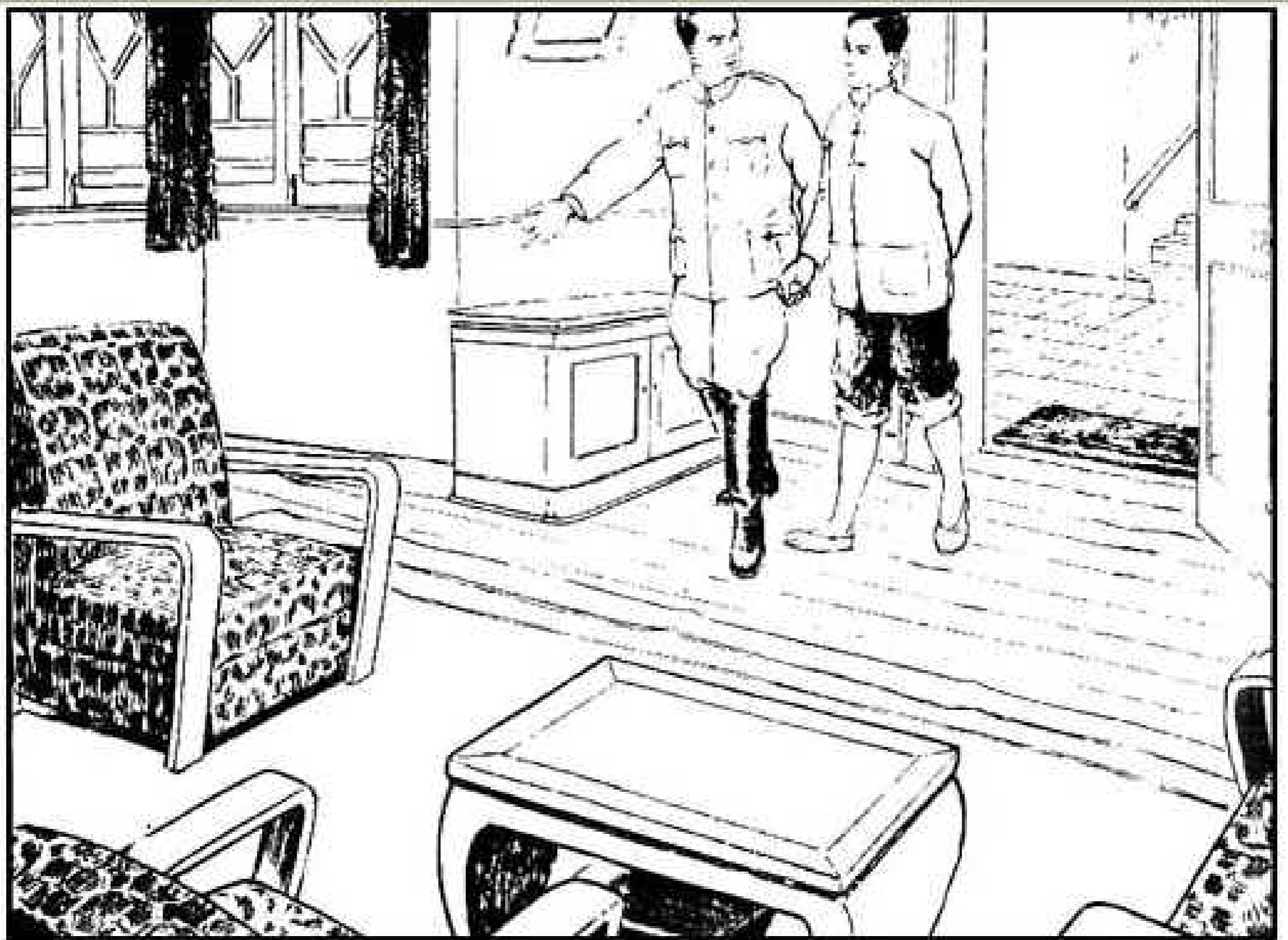
35. 可是书茵并不是好欺侮的，她“唰”的一声站起来，叫他放尊重些。赵雄碰到这个钉子，联想到书月、陈晓、吴坚。“难道书茵还怀念着吴坚？”他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她弄到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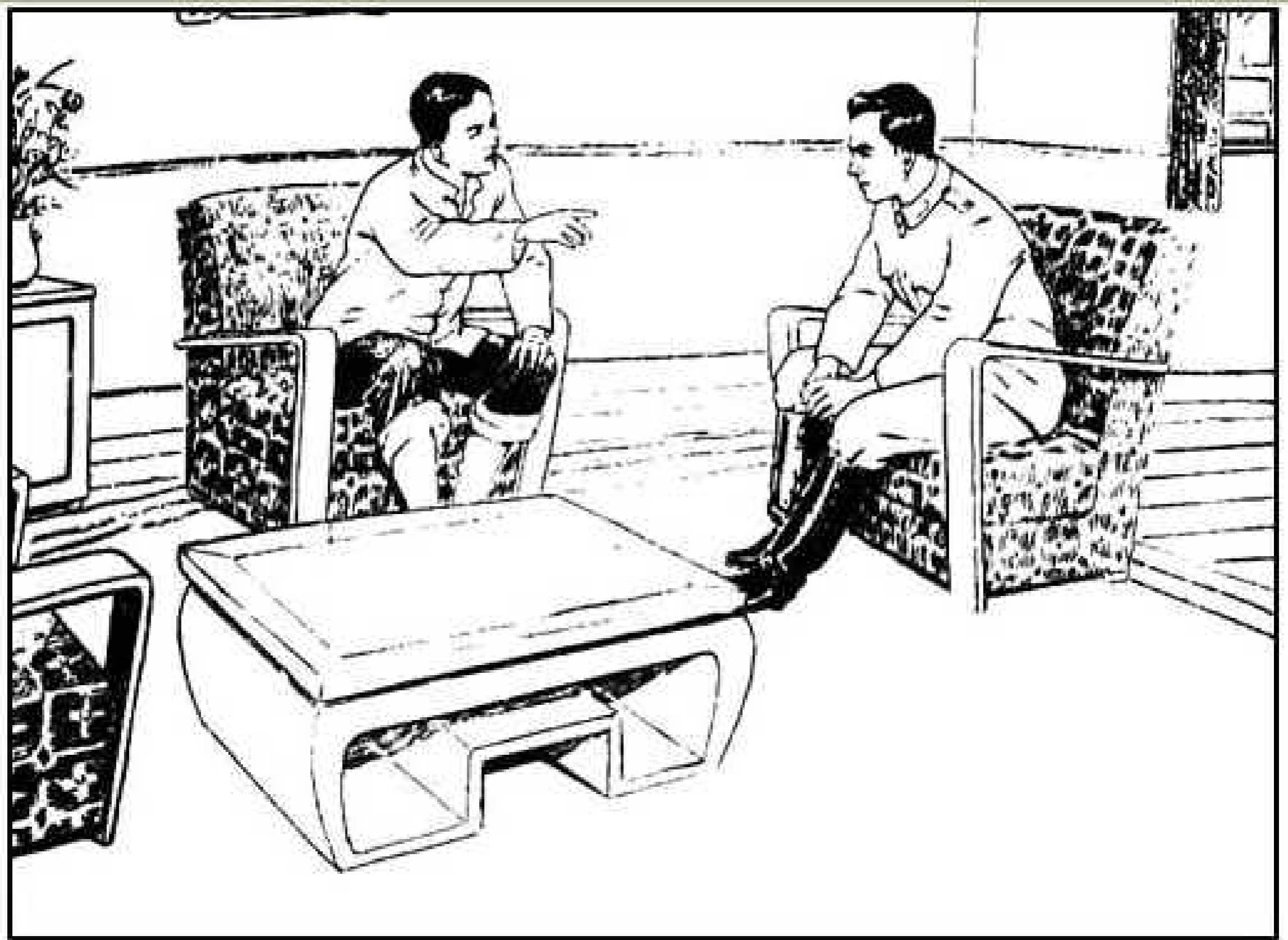
36. 一天赵雄接到上级通知：“吴坚已捕获，押在同安监狱，风传农民要暴动劫狱……”赵雄这下乐开了，他建议把吴坚解来厦门，企图通过吴坚来摸清厦门地下党组织的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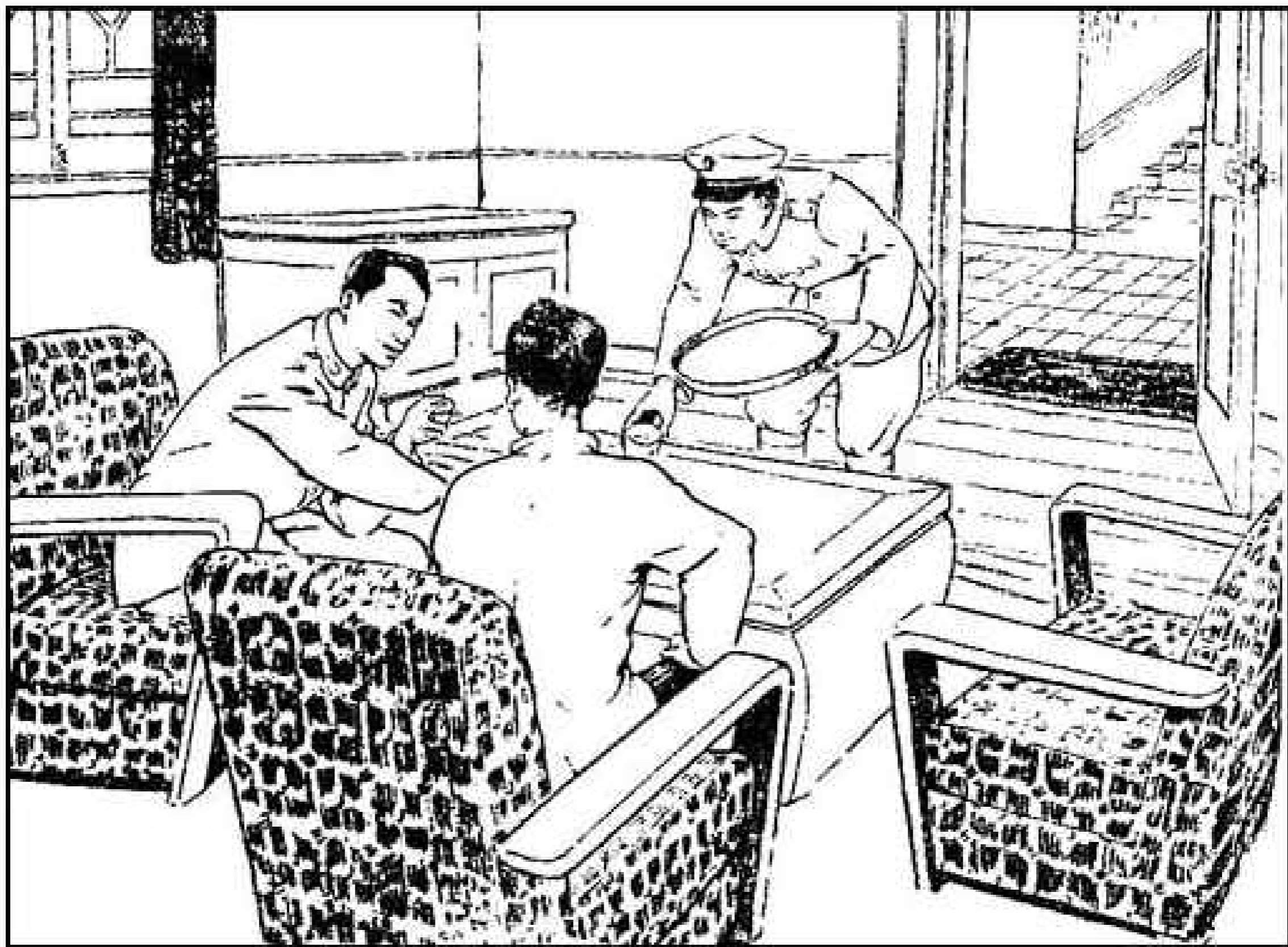
37. 第二天上午，赵雄派了一个小特务，用汽车把吴坚接到侦缉处。这天赵雄打扮得格外整洁朴素。当他看见吴坚走进来时，好像又欢喜又难过的连忙上前握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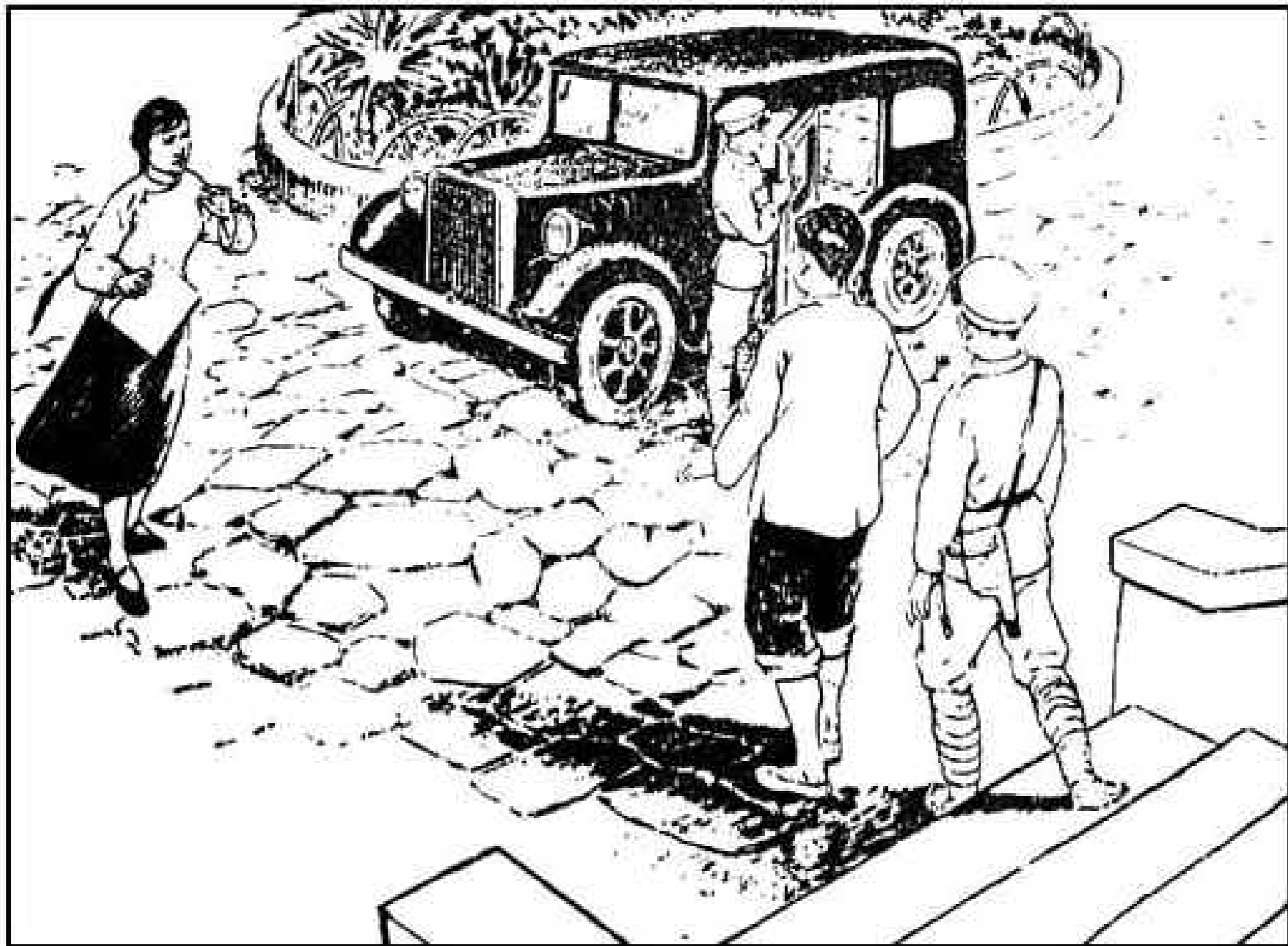
38. 赵雄把吴坚让到会客室，亲热的说道：“我听说你的案子后很着急。和上边交涉几次，才反你弄到这里来。到这里就好办了……”吴坚装傻问道：“那你什么时候释放我？”赵雄连忙摇头说：“没那么简单，你的案子与众不同……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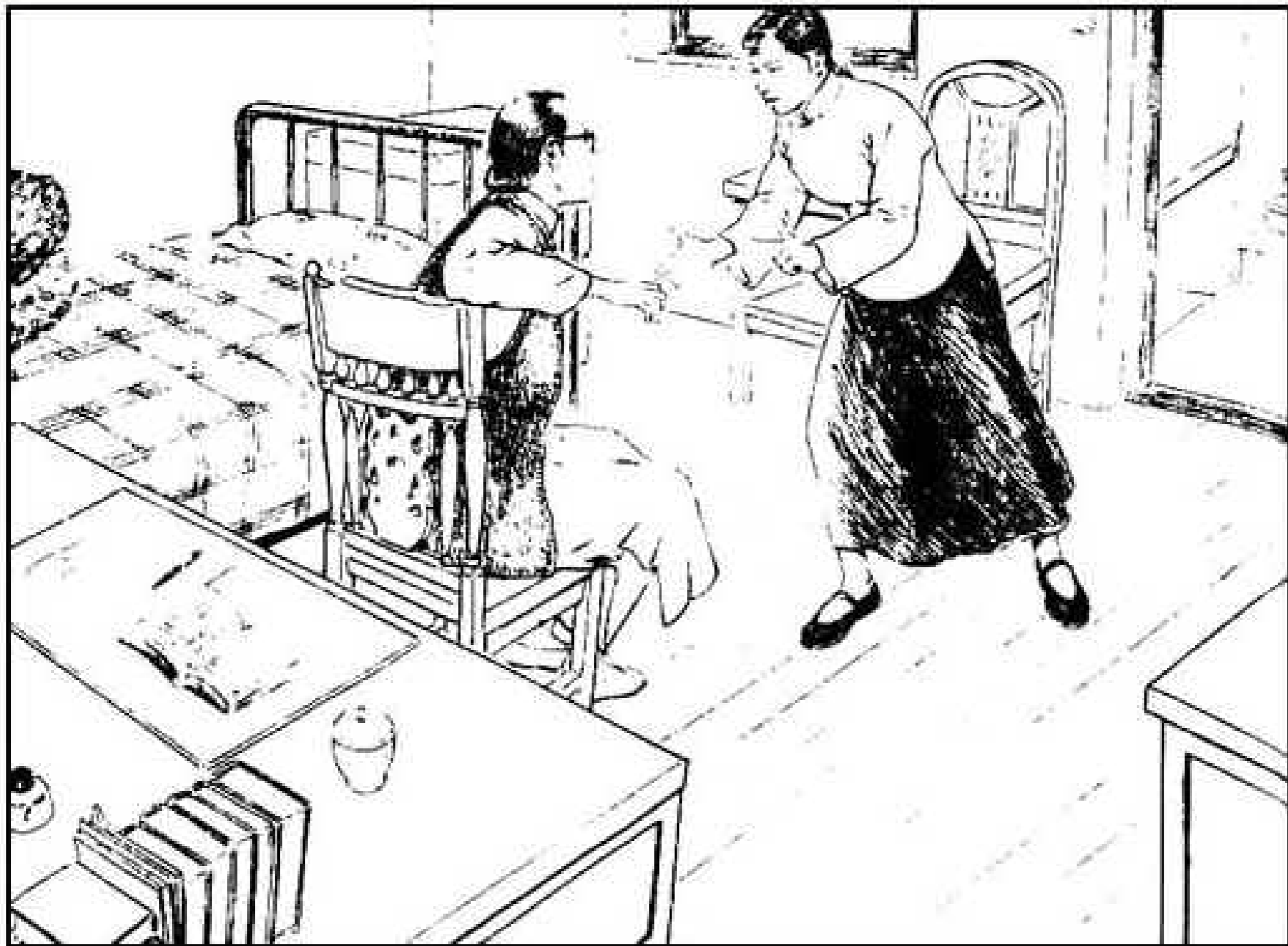
39. 吴坚紧接着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”？赵雄说：“因为你在内地组织武装暴动，企图颠覆政府……”吴坚厉声说：“我们党的宣言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求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，你们却把枪口对着我们……。一席话得赵雄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



40. 这时勤务兵送上烟和茶来。赵雄忙替吴坚倒茶点烟，又说：“我们先不谈这些，还是谈谈别的吧。”他接着说谈书月、陈晓等人来，说他们不幸早夭，好象很哀伤。吴坚早就听说陈晓他们是怎样死的，但仍不动声色听着。



41. 这次谈话到中午，赵雄才又派汽车把吴坚送回监狱。当吴坚被警兵押上汽车的时候，恰巧和书茵打个照面。两人都不禁一愣。汽车开走了，书茵的心好像被什么扎了似的。



42. 书茵到了侦缉处后，逃走的念头一直没打消。前几天，正好她过去的一位老师，现在莆田当小学校长的洪珊同志，要带她逃走；现在看见吴坚押在这里，却又走不开了。她连忙把吴坚被捕的消息告诉洪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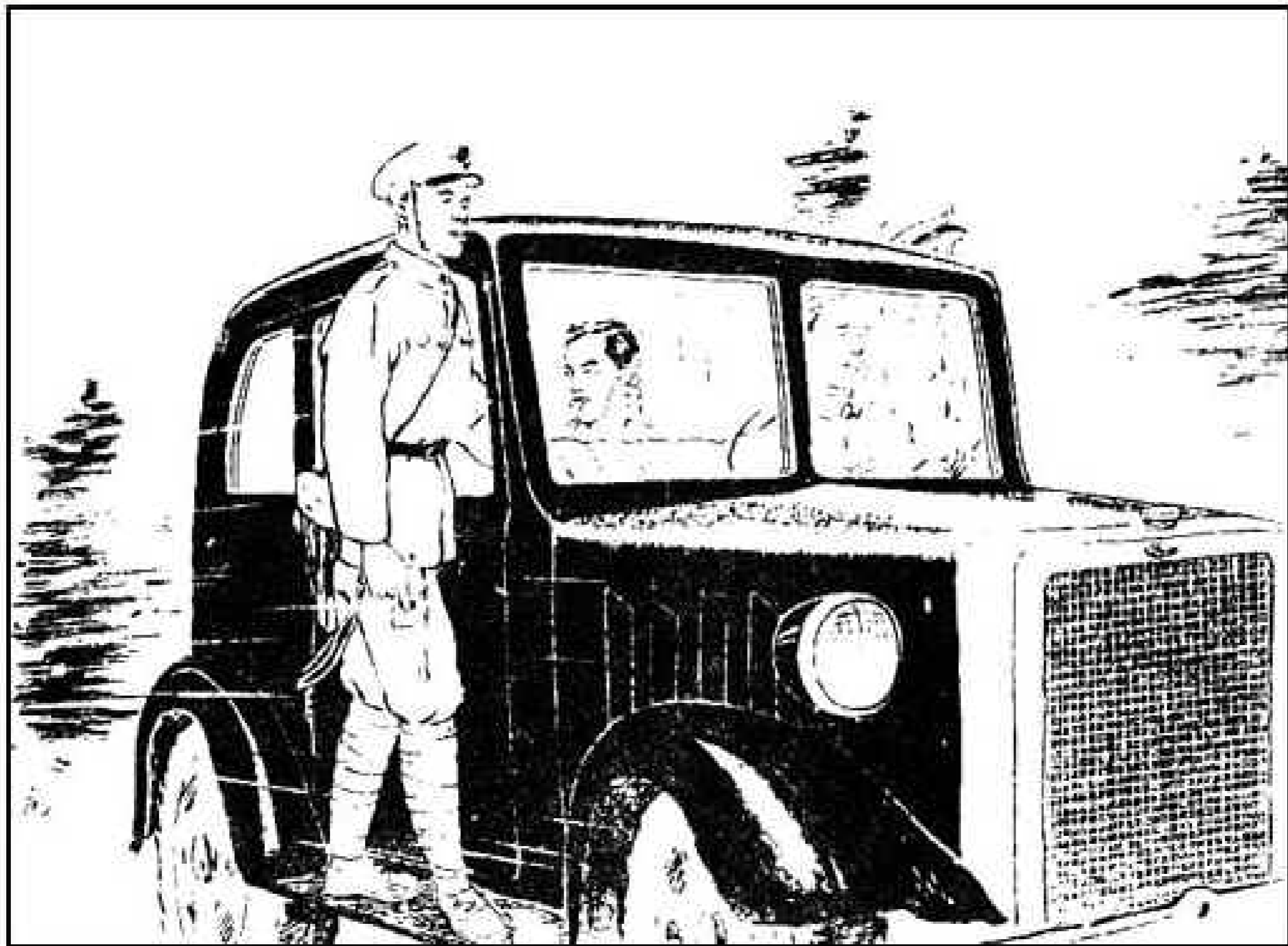
43. 洪珊是教育界的老前辈，党的发展对象。这次她趁暑假到厦门来购置图书资料。在内地时，她曾掩护吴坚，现在听说吴坚被捕，就延迟回内地的日期，要留在厦门设法搭救。



44. 洪珊在厦门曾奔走几天，没有找到党的关系，心里急得要命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写了条子，叫书茵设法交给吴坚。



45. 连接几天，赵雄都是接吴坚到他公馆去吃饭、谈话。但每次都不谈公事，好像根本不想从吴坚那里探听到什么秘密。吴坚警惕地应付着他，暗中却窥测着他的鬼打算。



46. 有一次，赵雄邀请吴坚去郊游。他们同坐在汽车里，汽车两旁有两名挎着驳壳枪的勤务兵“保护”着。一路上，赵雄滔滔不绝地谈着厦门这几年的变化，吴坚也和他对答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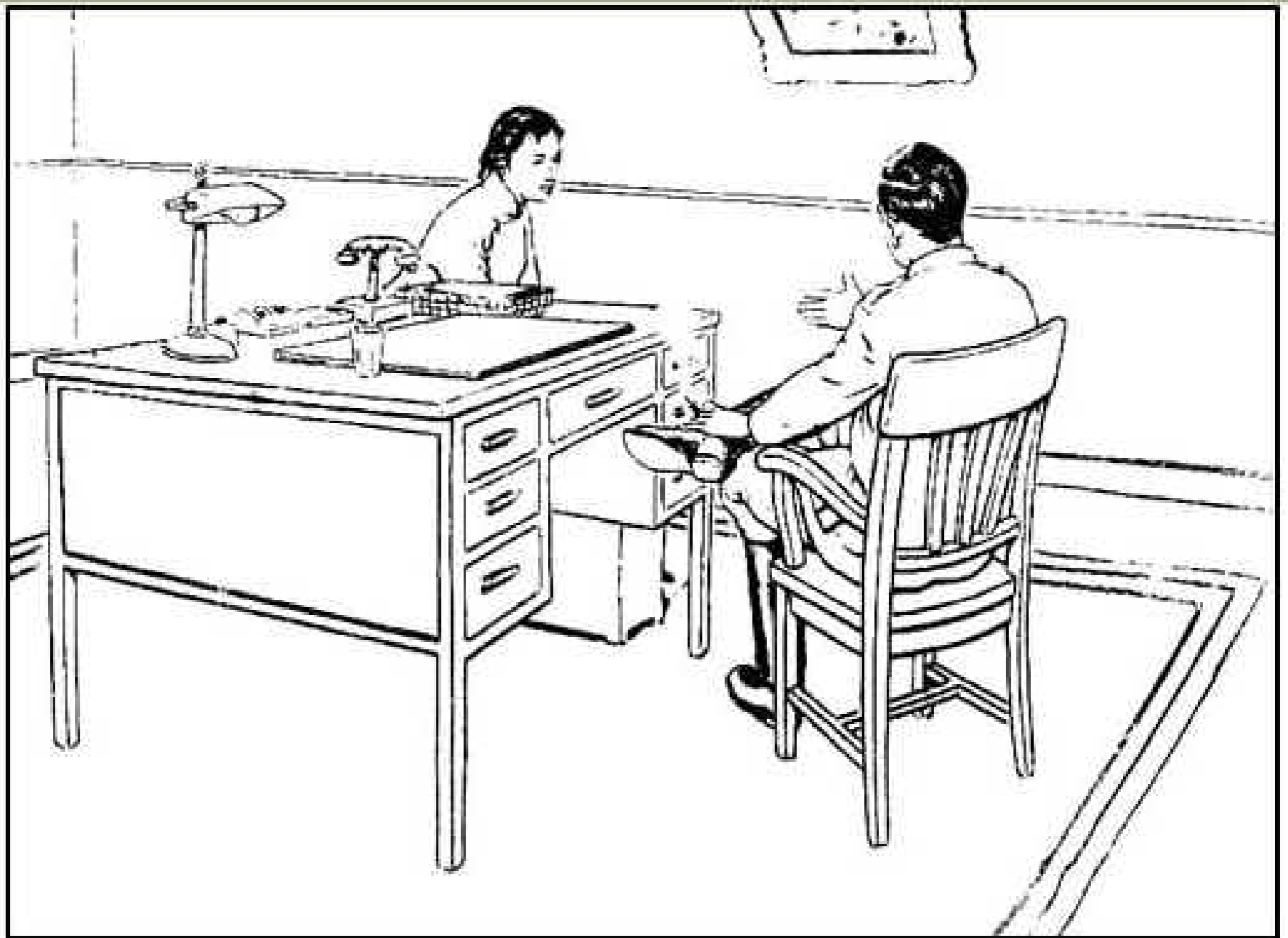
47. 汽车驶到郊外，停在鸟里山下的海边。赵雄和吴坚走下车来，沿着海边散步。赵雄忽然用手指着大海说：“你还记得吧，我们小时候有一次在这里游泳，我被大浪冲走，不是你把我救上岸，我早就成了淹死鬼了。”吴坚心里骂道：“我可是救了一只中山狼了”。



48. 赵雄接着说：“你救我一命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为了朋友。国民党都可以不干。你呢？”吴坚知道他的鬼计来了，坚决答道：“我跟你恰恰相反。我就是磨成粉，也不能离开我们的党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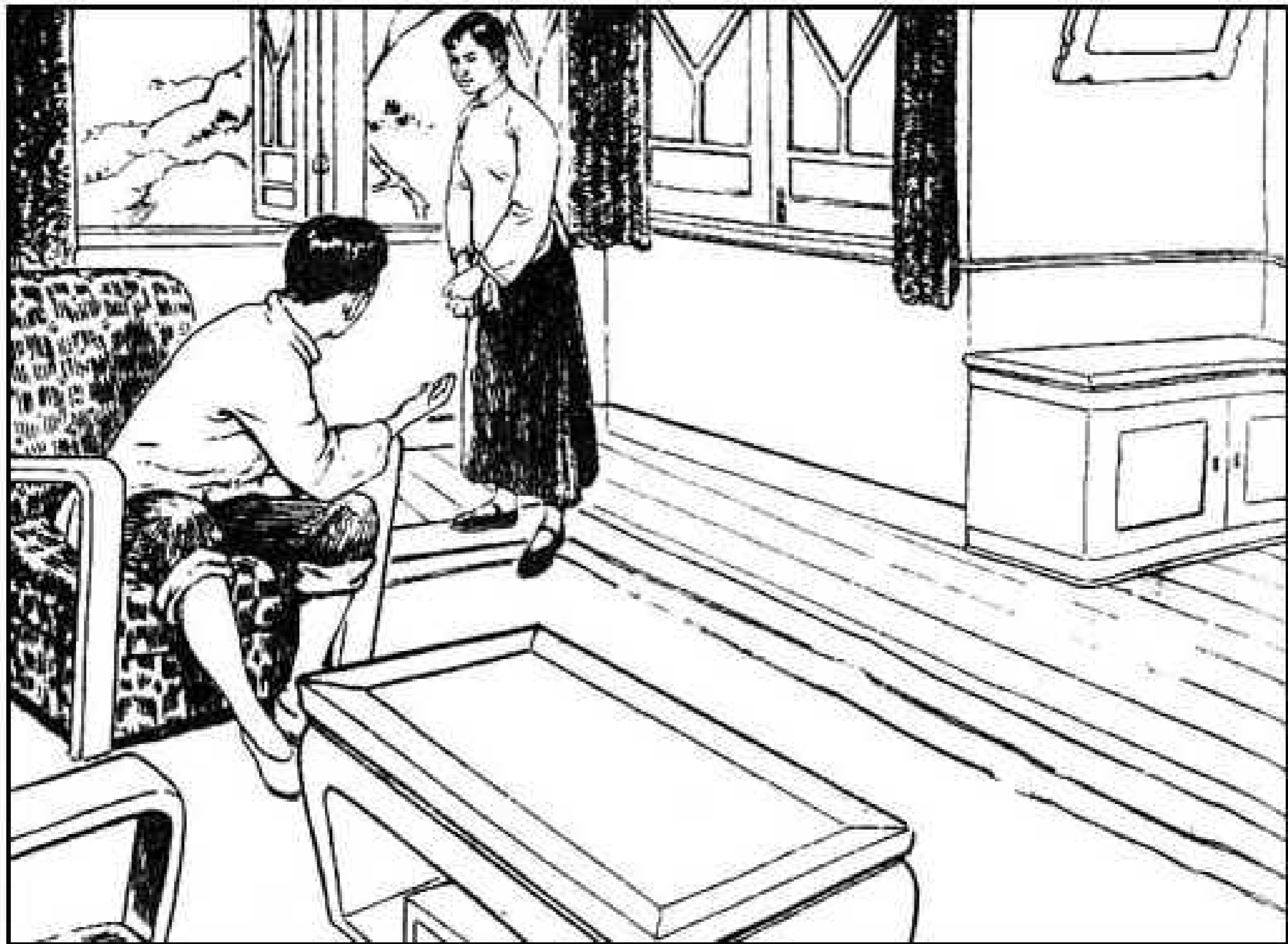
49. 郊游后，吴坚向赵雄提出了“改善监狱待遇”的建议。赵雄为了表示和吴坚的友谊，马上照办了。根据建议：伙食改善了；犯人每天下午可以到院子里散步活动；剑平脚镣也解开了。这些措施都为以后集体越狱准备好有利的条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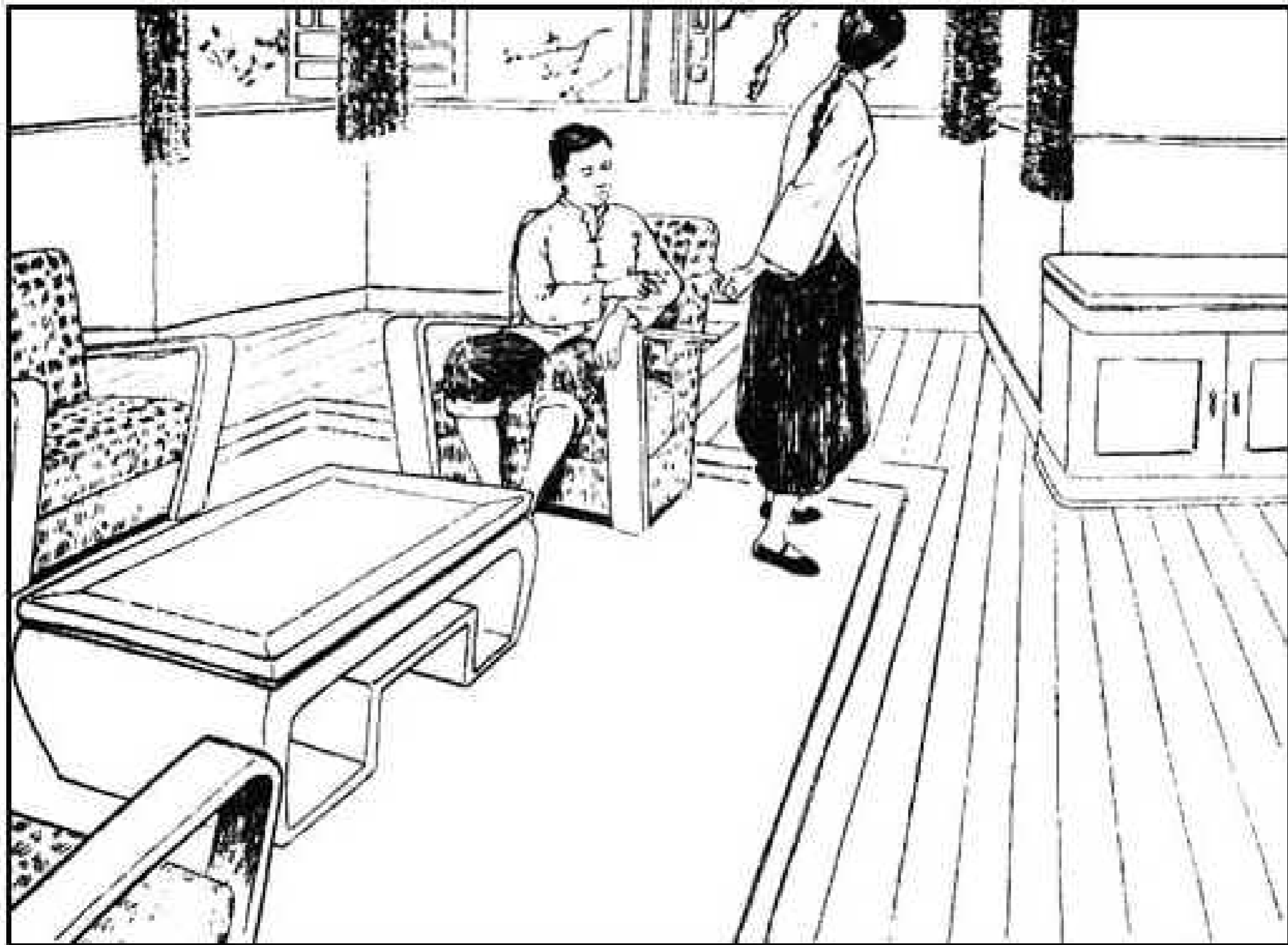
50. 又过了几天，赵雄忽然想出一计，问书茵愿不愿意和吴坚见一面。书茵表示愿意。赵雄以为这一计定能成功，就指示书茵，说吴坚是她的情人，不能就这样看他完蛋，要劝他回头，只要他肯办自新手续，事情就好办了……。



51. 到了见面这一天，吴坚又被卫兵和汽车送到侦缉处，当他走进会客室时，只见窗前有个少女的背影，一看却是书茵。他马上警觉到赵雄在搞什么鬼，便闷声不响地坐在沙发上。



52. 这时，书茵转过身子，用一双阴沉、悲伤的眼睛看了看他，便低下头，好像有话要说又说不出口。吴坚厌恶地问道：“赵雄呢？”书茵说：“他有事出去了，马上回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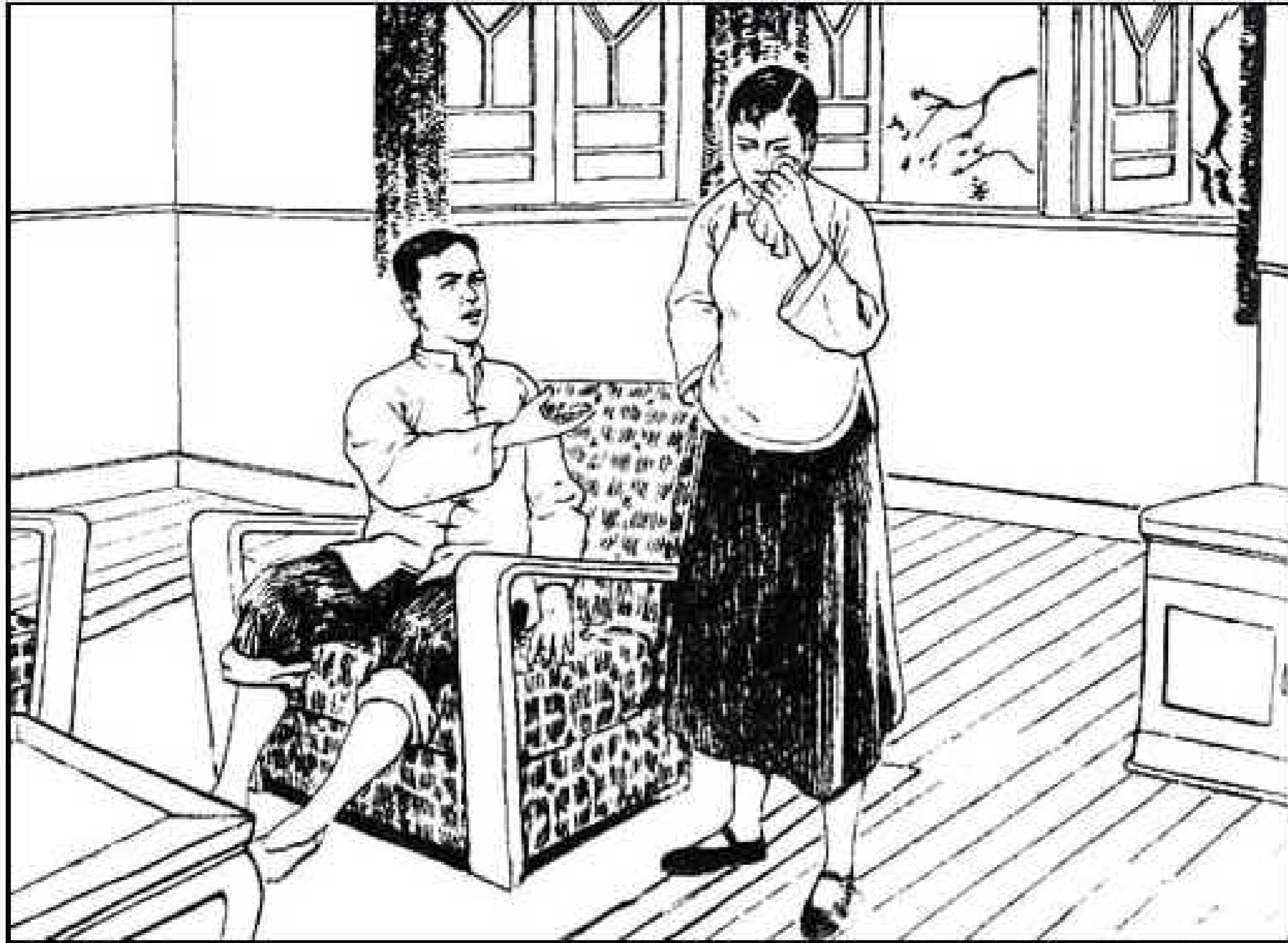
53. 沉默了一会，书茵伤感地说道：“真想不到我还能在这里见到你。”吴坚说：“我早知道你在这里了。”这时书茵把头向窗外探了探，很快地从衣角的边缝里抽出一张纸条递给吴坚。



54. 吴坚打开纸条一看，上边写着：“我们正在营救你，急需联系。请把有关方面军告诉书茵，勿误！洪珊”吴坚心里吃了一惊，但表面上却很镇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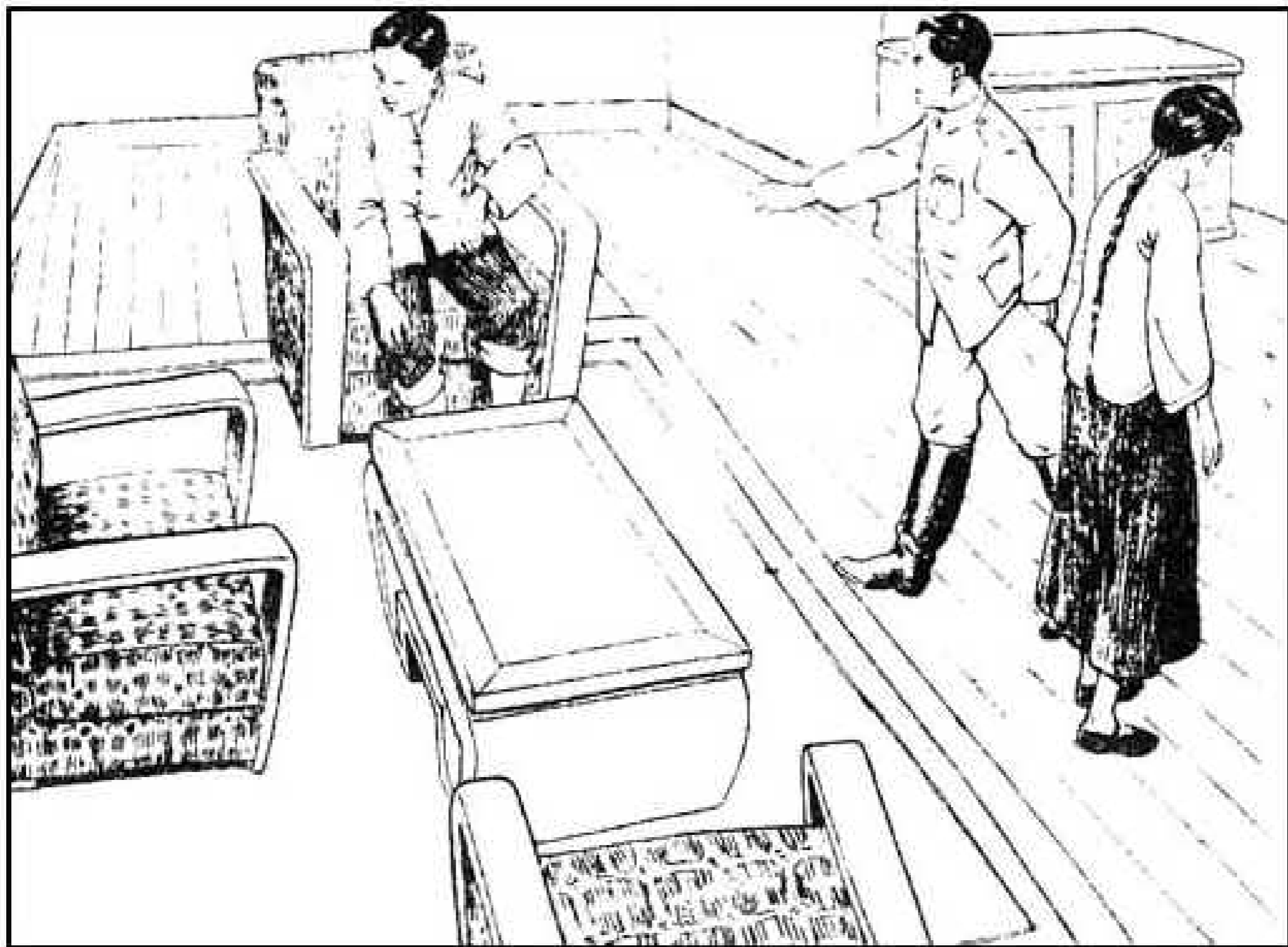
55. 吴坚把纸条递还书茵，冷冷的说：“这人我不认识。”书茵迟疑地接过纸条，又逼问一句：“洪珊老师你不认识？”吴坚象没事似的答道：“连名字都没听过。”书茵一听，脸忽然变青了，她连忙把纸条藏好，两眼却禁不住落下泪来。



56. 接着，书茵又伤心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想念我。我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……，苦是你走的时候能带着我……”。吴坚打断她的话说：“我的小姐，我若是跟我走了，今天那里能有这样好的位置。”这些话说得书茵心如刀割。



57. 吴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里有点纳闷。这时，室外有人走动的声音。书茵连忙擦干眼泪，低声嘱咐道：“洪珊住在鼓浪屿日光岩下301号，赶快设法去联系。记住！301号。”说完便强作笑容，扯起别的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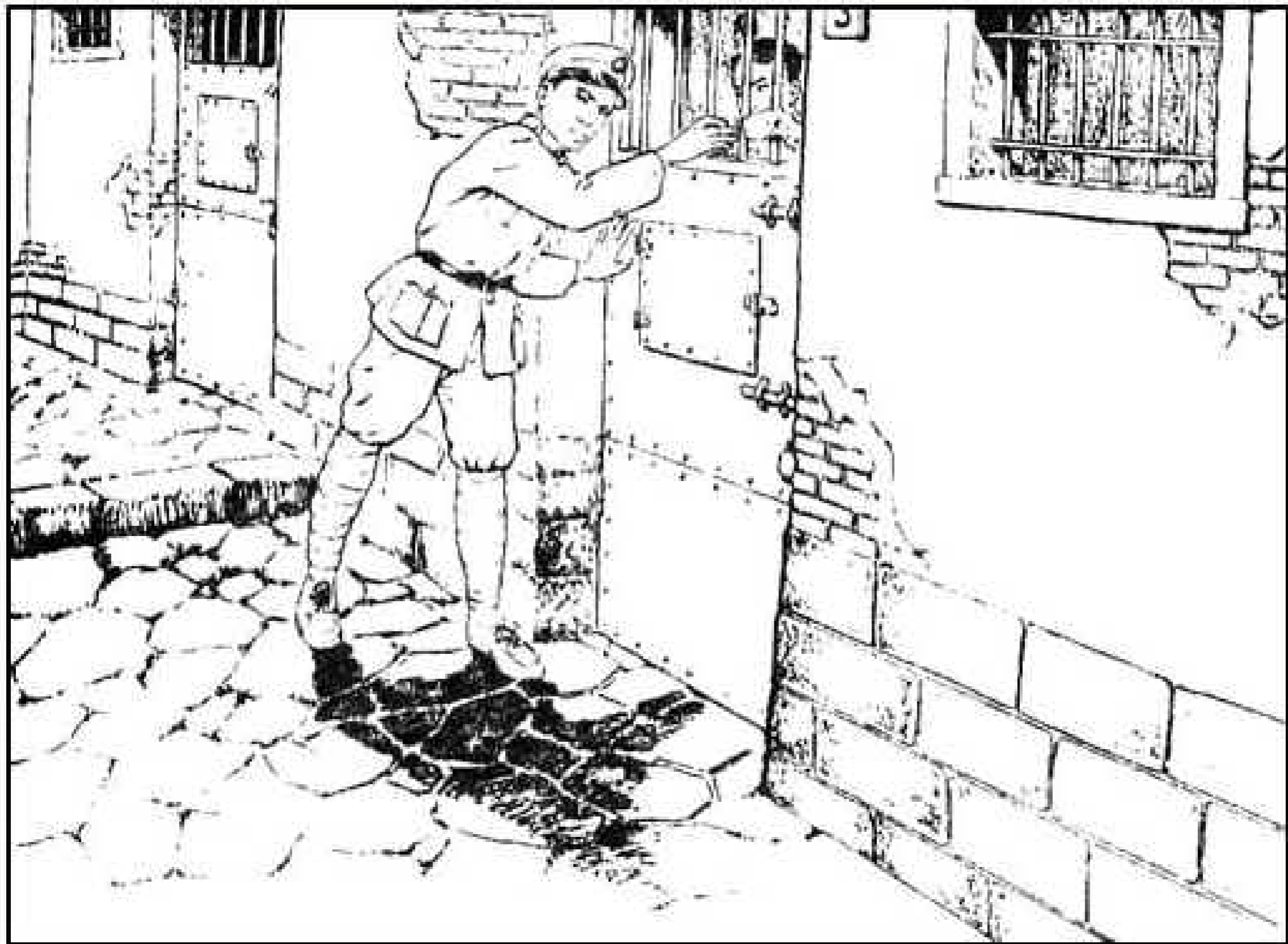
58. 赵雄推门进来，看着他俩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多年没见面了，谈得很好吧！”书茵借故走开了。吴坚忽然发现赵雄是用一双充满邪念的眼睛目送她出去的，心里有老大的怀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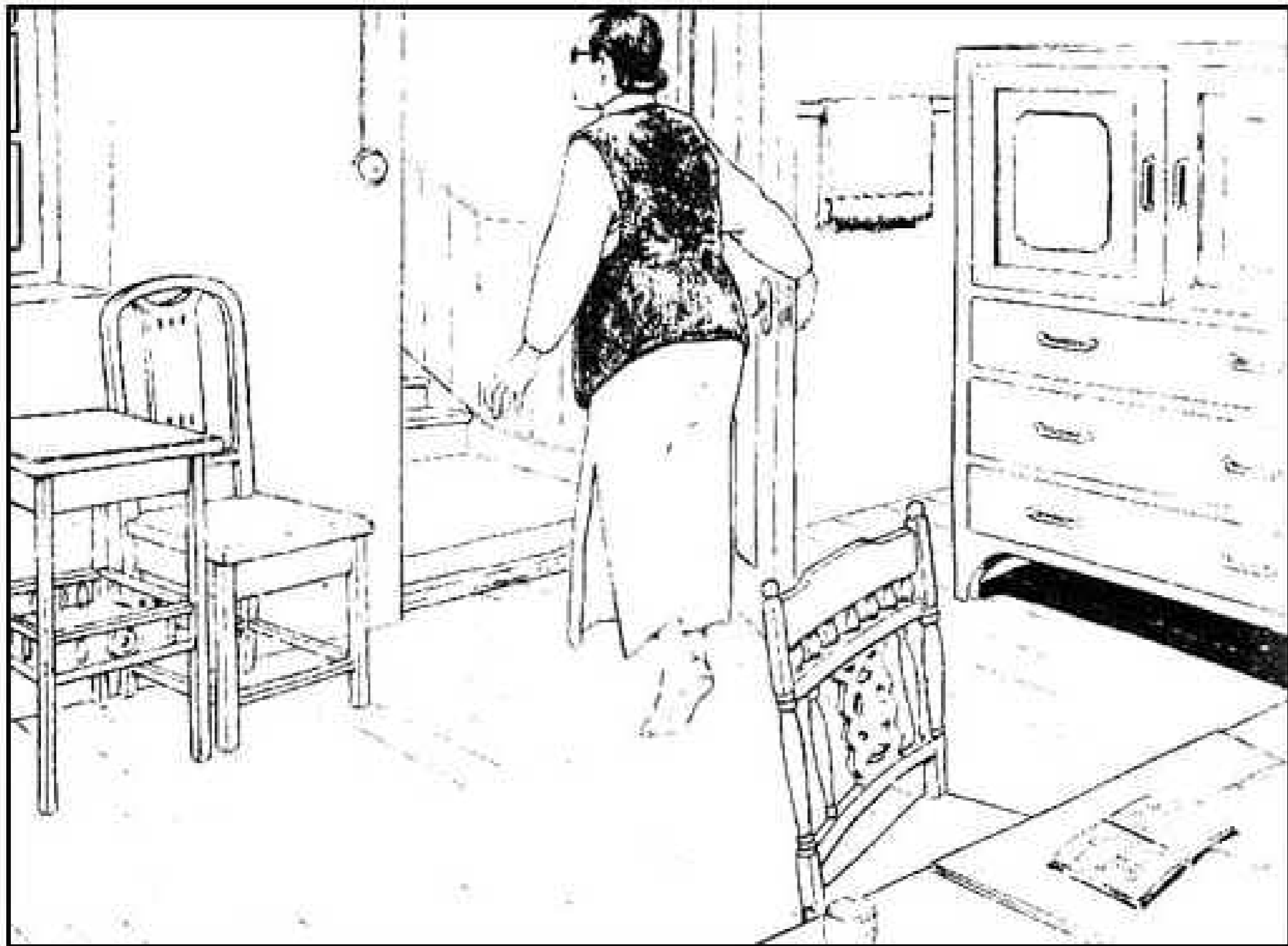
59. 吴坚回到三号牢房，把和书茵见面的经过，说给同志们听，要大家分析。剑平怒冲冲地说：“分析什么！这还不是美人计，特务们一贯的手段，可耻！”别人也都有类似的想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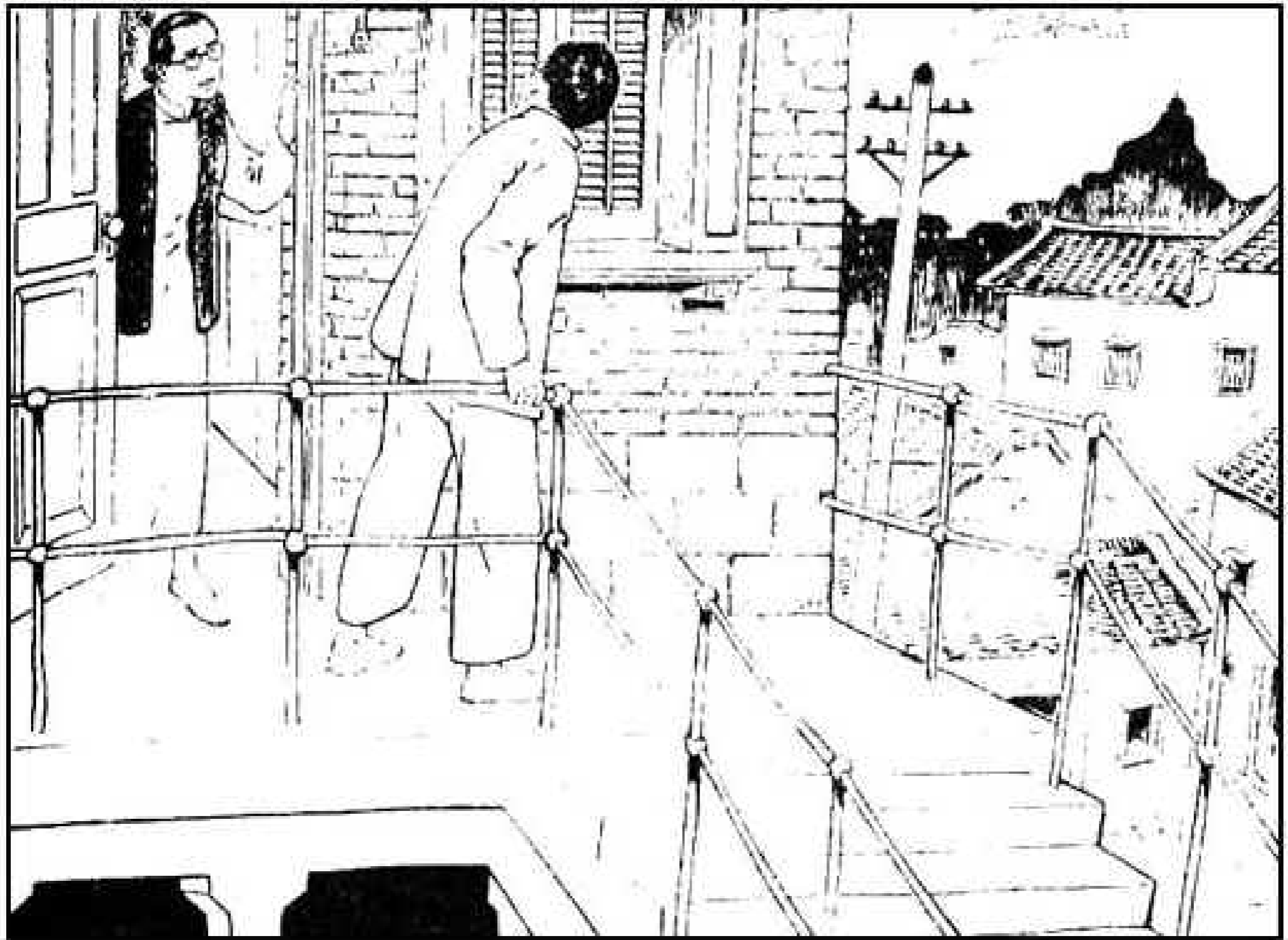
60. 四敏不同意这样看法，他说：“依我看，这不象的美人计，目前赵雄还不至于采用这种手段。再从吴坚和书茵过去的关系看，书茵今天那样悲伤也不一定是假的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剑平便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又犯温情主义的老毛病了！”



61. 最后，大家都认为：“是真是假，只要搞清洪珊的情况便水落石出了。当天晚上，吴坚把这事告诉老姚，叫他赶快去探听明白。”



62. 再说书茵自从和吴坚见面后，吴坚不但没给她好脸色看，甚至连洪珊的字条也不承认，弄得洪珊和书茵都失望。一天，洪珊正在寓所发愁，忽听电铃声响，便去开门。



63. 洪珊打开大门一看，一个瘦小驼背的男子站在门口，问她这里有没有姓洪的。洪珊说：“有”。谁知那人又说找错人了。转身就走。洪珊心里疑惑不定。



64. 洪珊关起门，走回屋里，刚坐下来，门口电铃又响了。她忙又去开门。谁知这次门口没有人，从门缝里却落下一封信来，上面写着：“洪珊先生：请即刻来日光岩脚一谈。雨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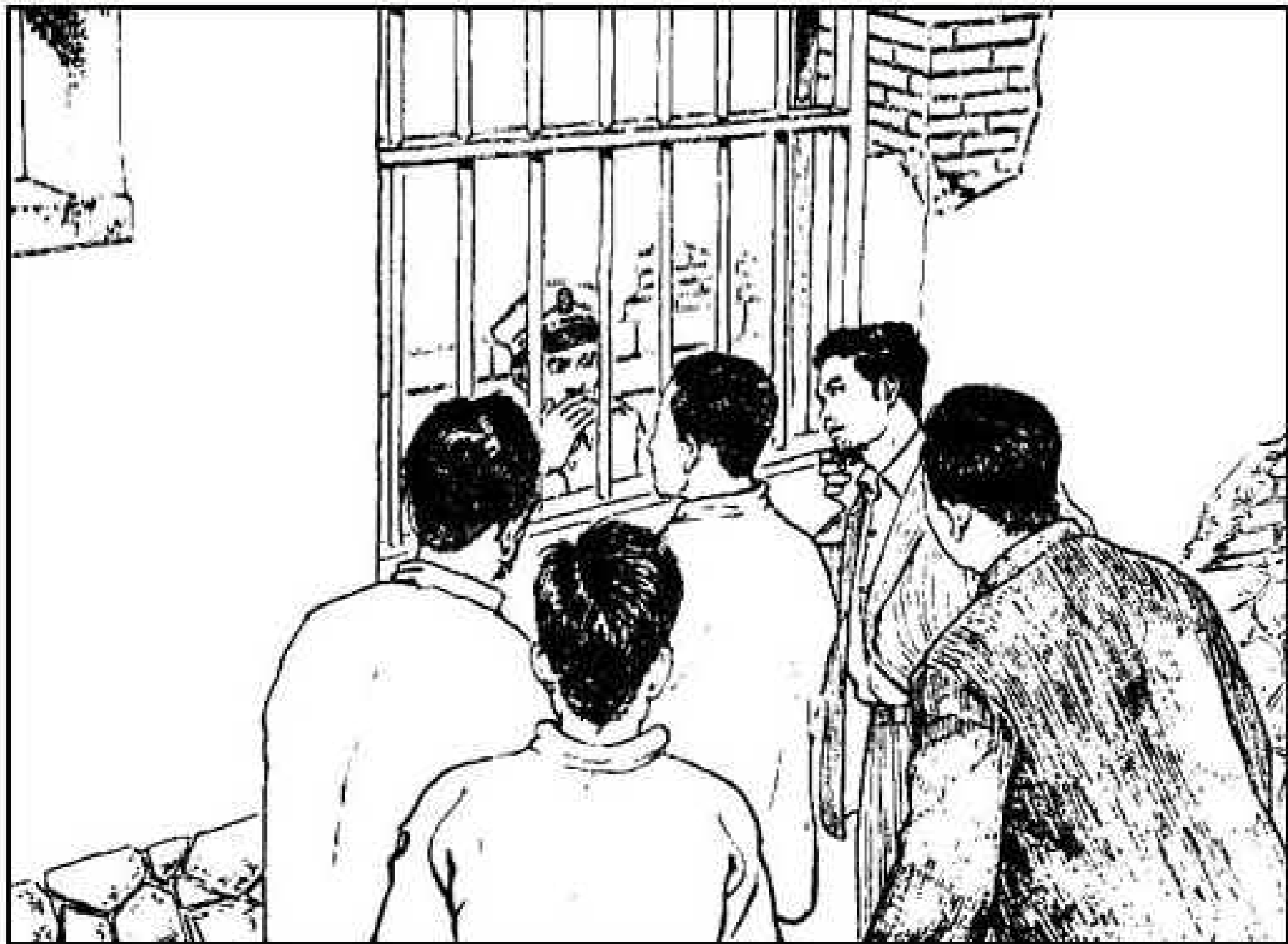
65. 她想，也许是吴坚派人前来联系吧！便连忙往日光岩走去。半路上，忽听有人问她：“洪珊吗？”她停下脚来，借着路旁的灯光看了很久，才认出是几年前在内地见过一面的郑羽。



66. 郑羽背后还站着—个驼背的男人，正是叫门的那人。郑羽替她介绍，这人就是老姚。洪珊意外的找到了党的关系，真是惊喜交集，忙邀请他们到寓所去谈话。



67. 他们谈了一会，老姚先告辞了。洪珊又说，赵雄常接吴坚去谈话，可以在路上劫车。郑羽说这样做很危险，怕得不偿失，应该请示吴坚决定。这夜，他们一直谈到天亮。



68. 第二天早晨，老姚把见到洪珊的经过告诉三号牢房。同志们又欢喜，又不好意思。因为昨晚他们还争辩一场，还批评四敏又犯了温情主义，谁知四敏的分析倒是正确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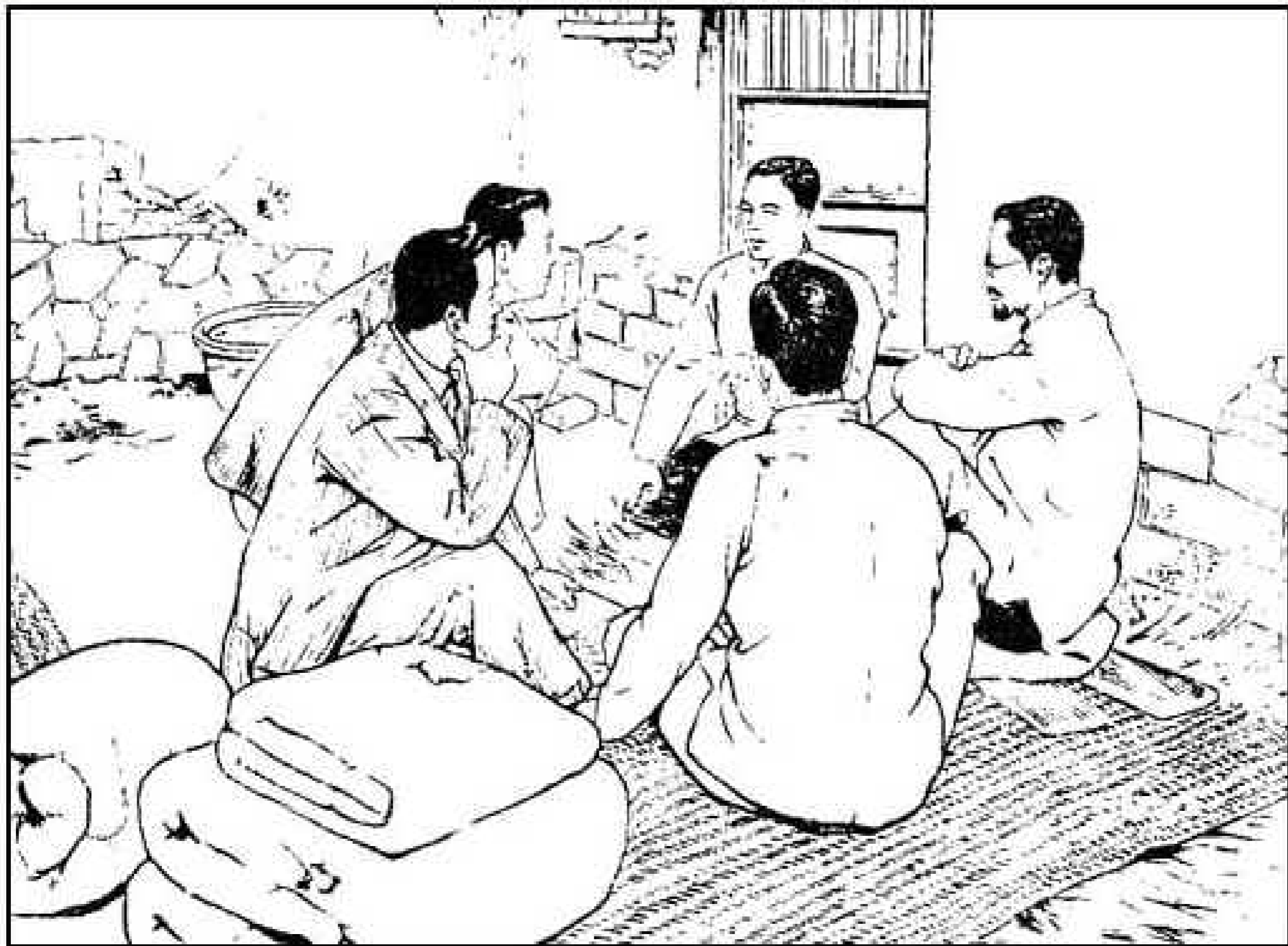
69. 吴坚要老姚马上通知郑羽和洪珊，不能劫车。要他们赶快和上级联系，把劫车计划改为劫狱计划；又要书茵仍旧留在侦缉处里，随时注意赵雄的动静。



70. 自从和郑羽、洪珊联系上以后，狱里的同志精神都很振作，他们按小组秘密讨论着越狱计划。这里的领导在三号牢房。三号牢房的同志讨论得最热烈，他们经常连夜讨论不休。



71. 一天夜里，他们在越狱的时间上展开争论。北洵说最好在夜半，因为警兵都睡了。四敏说：“最有利的时间上傍晚六点半，因为这时警兵开饭了，枪都搁在警卫室，是夺取武器的最好机会……。”大家都同意四敏的意见。



72. 最后剑平又提出，通知郑羽和吴七联系，叫吴七领他手下的人前来劫狱；里应外合，同时动手。吴坚同意里应外合的主张，但认为吴七是个没笼头的马，他手下的人也不可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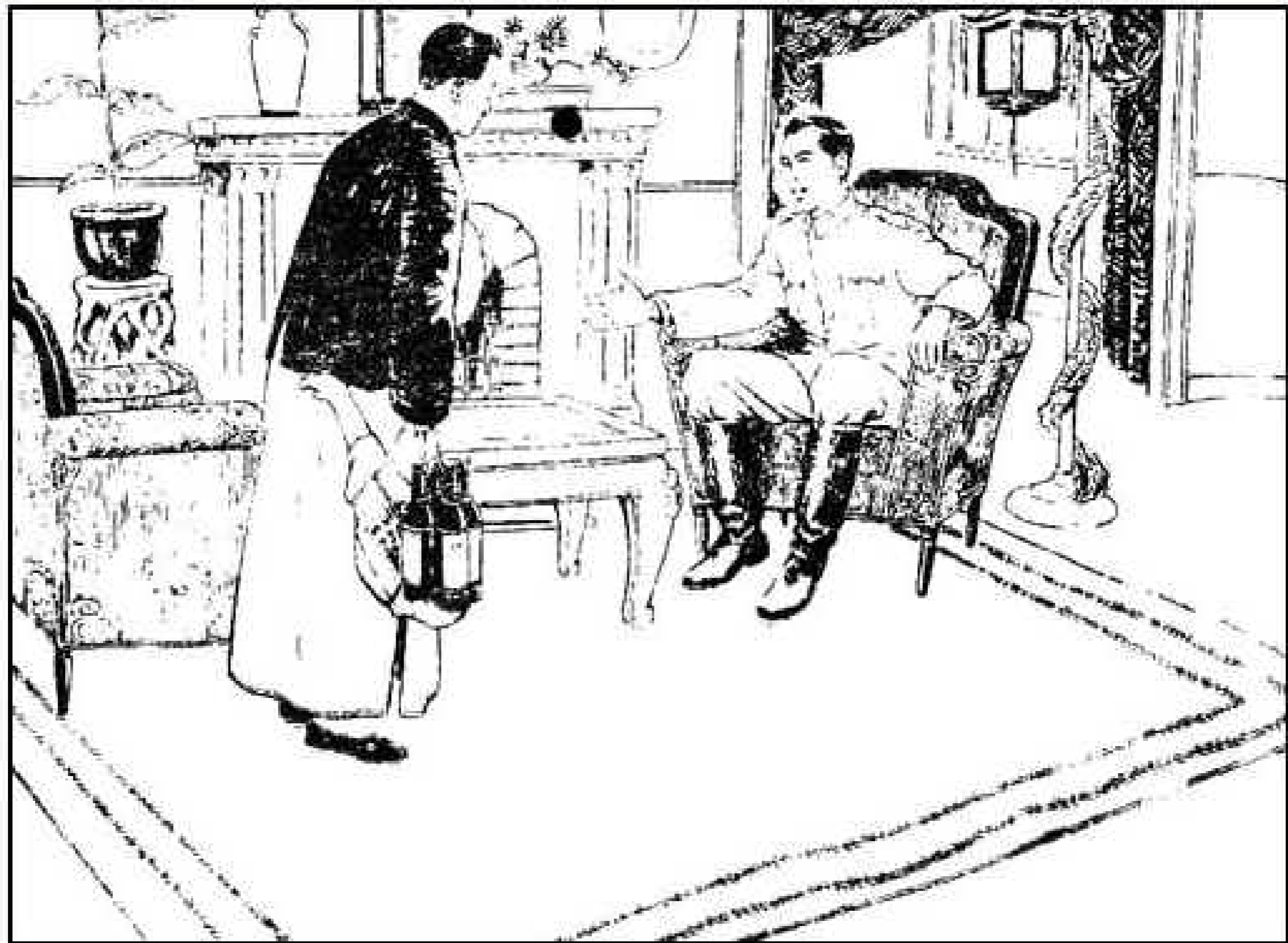
73. 大家都争着发表意见，只有仲谦很少讲话。四敏问他，他才说：“我觉得越狱没有什么把握。如果国民党被迫走上抗日，我们都有获释的希望……”剑平一听就火了，粗声粗气地骂他是机会主义，等死。



74. 吴坚批评剑平不该粗暴地对待同志，也指出仲谦见解的错误。接着他把监狱里有多少警兵、武器、犯人和政治犯，以及敌人的戒备等等介绍给大家听。这时大家才明白他过去为什么老爱跟警兵、看守闲扯，原来他心中早有打算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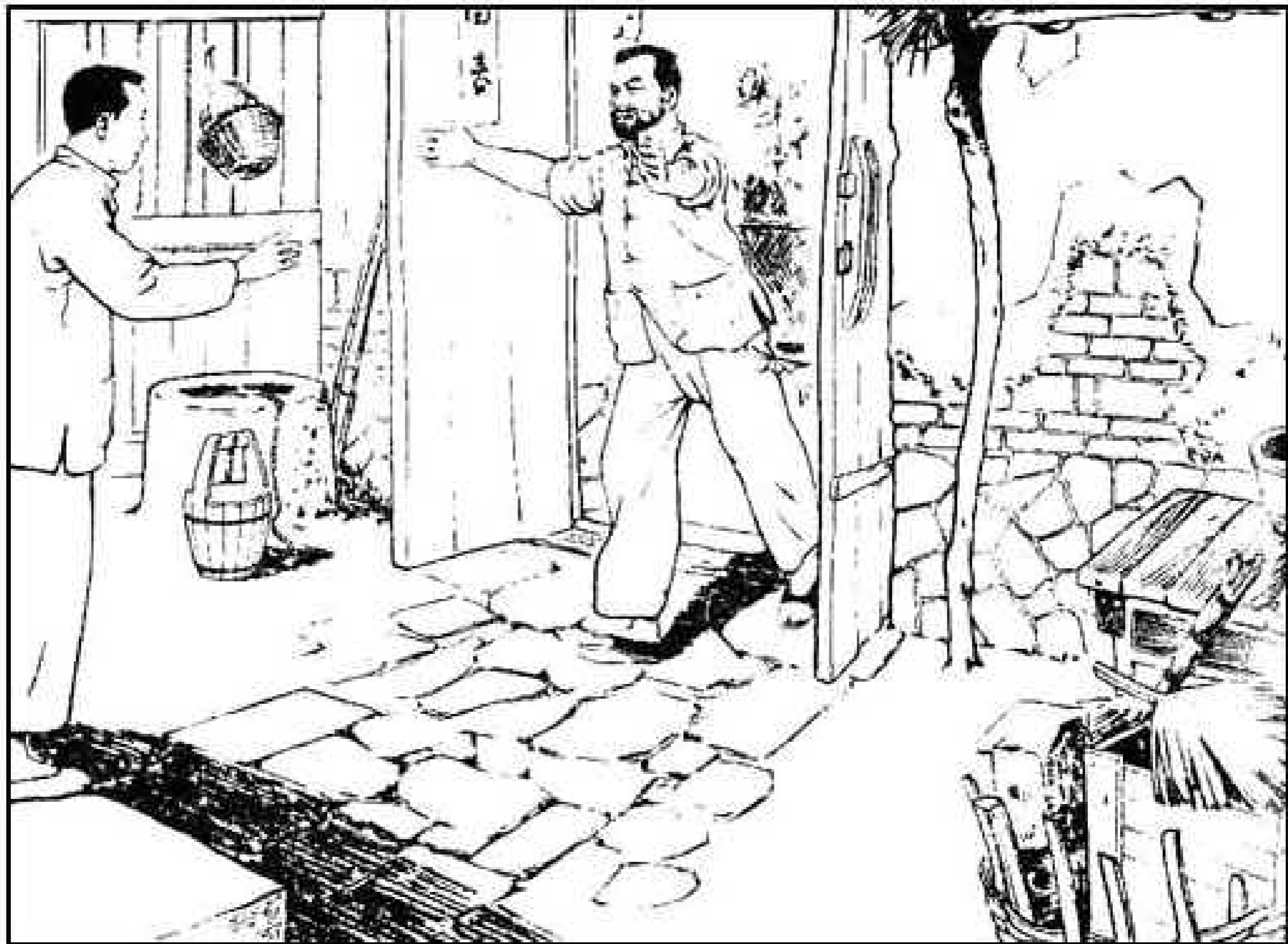
75. 过了几天，书茵约定时间来到洪珊家时，告诉郑羽、老姚，说赵雄因为不认得李悦，对李悦渐渐放松了，有获释可能；叫他们赶快用钱活动，并通知李悦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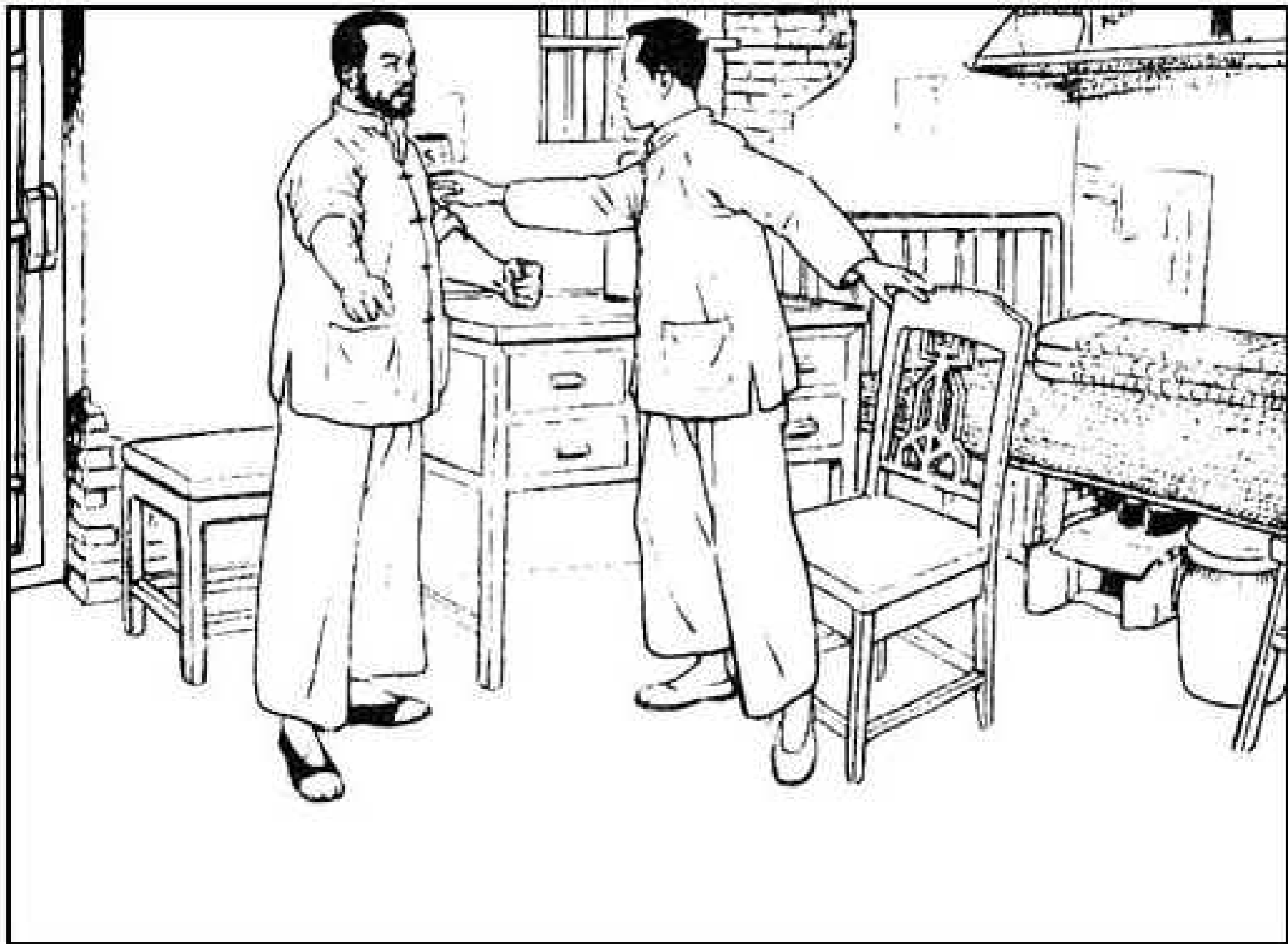
76. 于是郑羽他们就买了些礼物，凑了一笔款子，由李嫂托鹭江日报社长送给赵雄。赵雄卖了个人情，满意地把礼物收下。看样子已有八成希望了。



77. 吴坚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在下午散步的时候，就假装洗衣服，和李悦凑在一起，嘱咐他出狱后马上拟好劫狱的具体计划。最主要是人、武器和交通工具。时间紧迫，千万不要拖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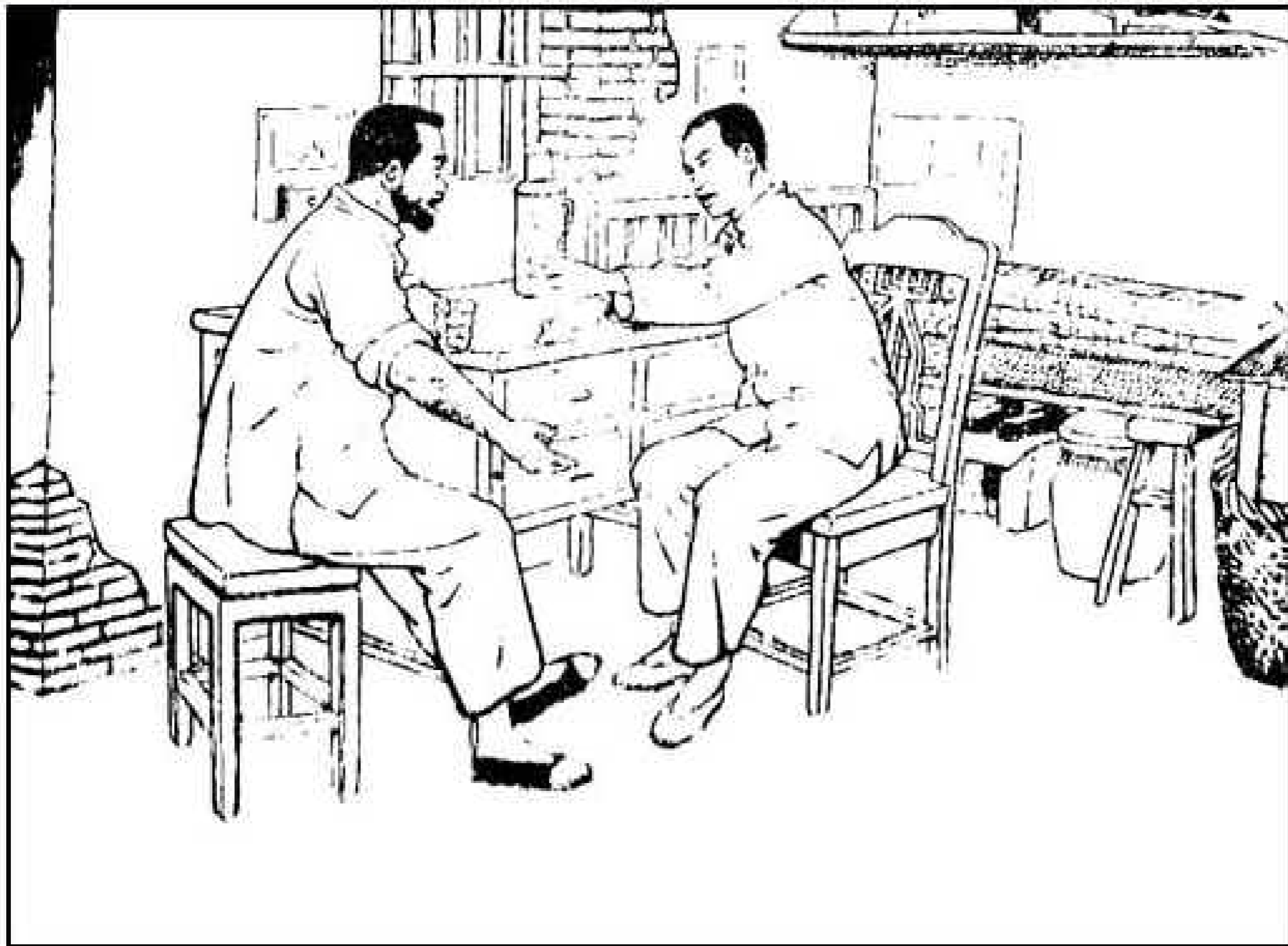
78. 过几天，李悦果然被释放了。他回家只待了一个钟头，就躲到半山塘一个亲戚家里。他当天就跟领导交换了意见，又和郑羽他们取得联系。随后他又把吴七找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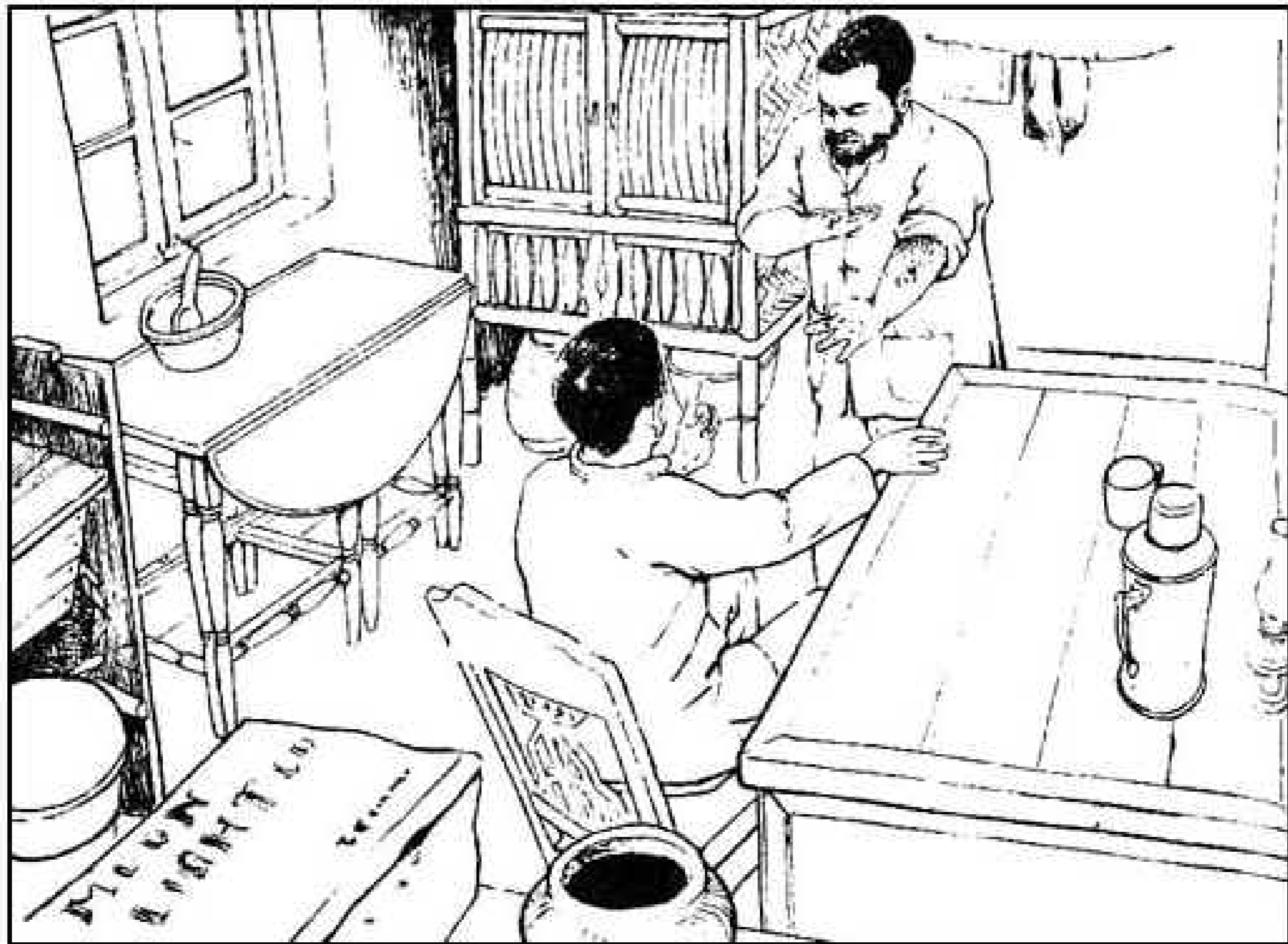
79. 吴七看见杨悦出狱了，心里非常喜欢。他又向李悦打听剑平在狱里的情况。当李悦告诉他吴坚也被捕并解来厦门的时候，他气得浑身直哆嗦，又要去找赵雄算账。



80. 李悦连忙把他拉住，说有话要跟他商量，他这才停下步来。李悦刚把劫狱被初步计划说了半截，他又跳起来，抢着说：“行，只要你下一道命令，我不把监狱砸了就不姓吴。”



81. 李悦说这次不能蛮干，不能用他手底下的人，只叫他准备武器和交通工具，且要严守秘密。吴七以为李悦瞧不起他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李悦好说歹说，才算把他说服下来。



82. 李悦最后问吴七，能不能弄到一只电船、二十把手枪和十个炸弹。吴七一本正经地答道：“三天就交出船来，手枪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炸弹却很困难，现成的只有两个，要再想办法……”他们约定好，隔天碰头计划。



83. 李悦出狱三天后，就草拟好了劫狱计划，交给老姚带到三号牢房去研究。劫狱时间决定在十月十八日下午六点四十分。吴坚同意这个计划，叫老姚通知各小组暗中准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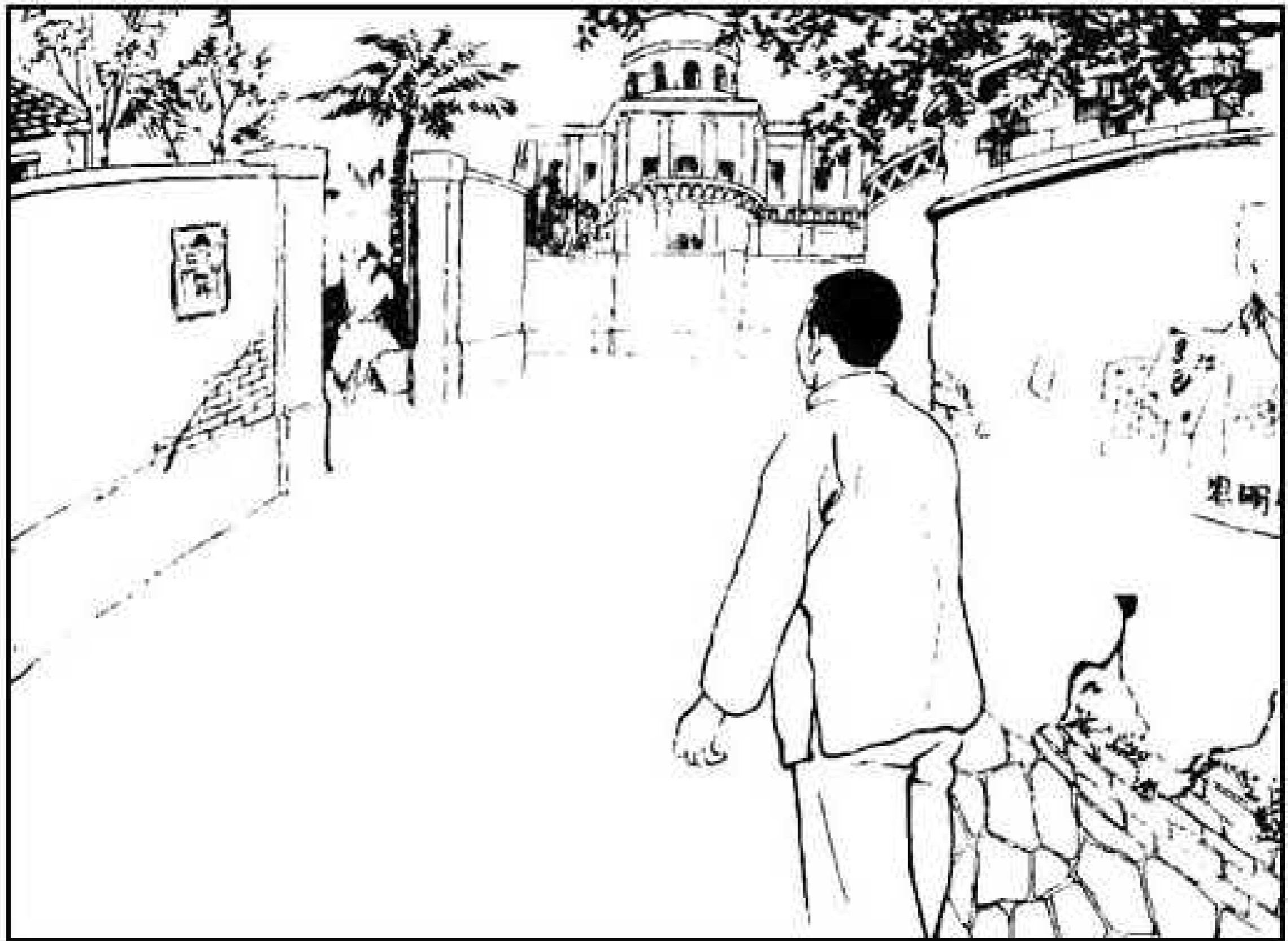
84. 十月十三晚上，牢里摇过睡铃以后，老姚却又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。这是书茵告诉他的：昨天福州来了密令，要把吴坚、陈四敏、刘仲谦、祝北洵，马振成、罗子春等六人立即解省。动身时间就在十八日的上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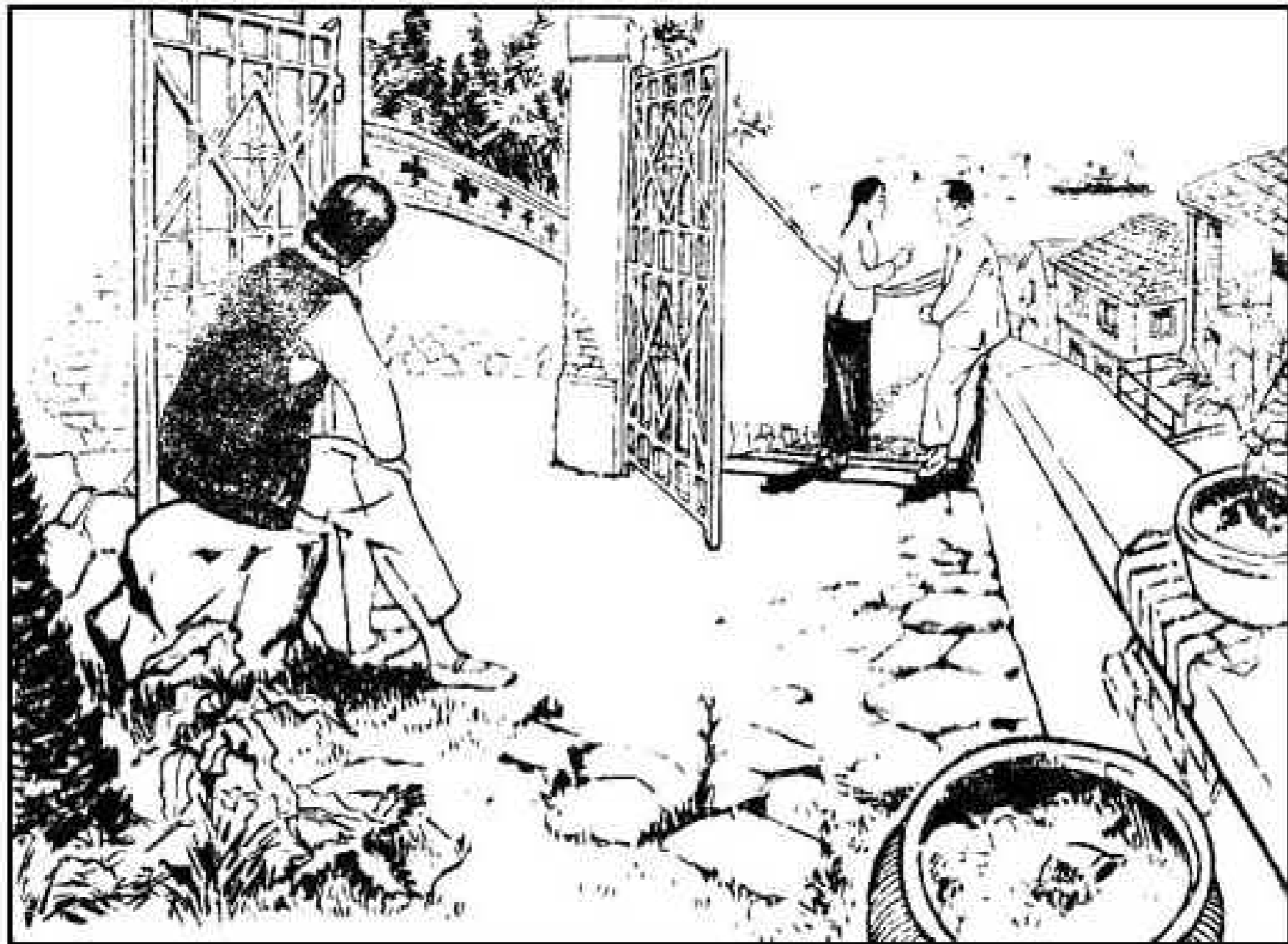
85. 吴坚问老姚，李悦是否知道这件事。老姚说。他还不知道。吴坚马上写了个字条，要老姚去送给李悦，并嘱咐说：“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到他，我们等着回信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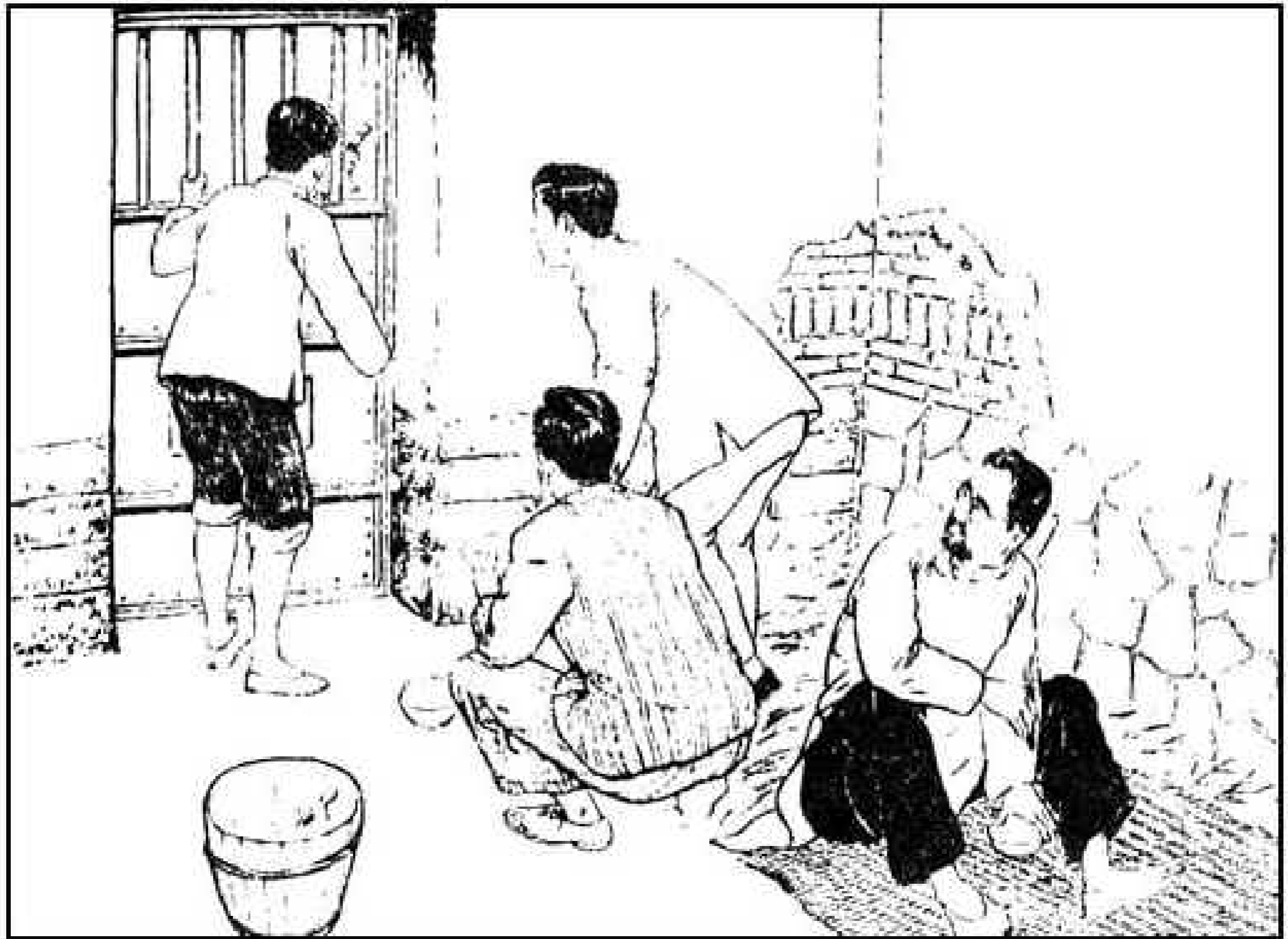
86. 午夜一点钟，老姚回来了。他转达李悦的决定：劫狱时间提前一天，就在十七日。其他一切照旧。这下子，大家才放下心来。



87. 谁知十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，老姚忽然接到洪珊的电话，约他谈话。他赶到约定地点，却见书茵也在那里。书茵的脸色很难看，老姚猜得出，大概又出了什么事情了。



88. 书茵告诉老姚：今天上午她看到一封福州保安处寄来的密件，叫就地处决何剑平。后来又打到处决的时间就在今晚八点三刻。要老姚马上去通知吴坚。



89. 老姚急得出了一身汗一口气跑回监狱，把这消息报告给三号牢房。这时大家正在吃午饭，同志们一听都呆住了。



90. 吴坚对老姚说：“赶快去通知李悦，叫他改期，就在今天！”老姚刚要走，却又被剑平喊住，剑平平平静静地对吴坚说：“不能为我一人，影响大伙。”吴坚拉着剑平的手说：“让李悦去决定吧，他敢改期，他就有把握。”



91. 老姚走后，同志们谁也吃不下饭。剑平却结结实实地吃了一碗，态度坦然，默默地翻阅一本线装的“离骚”。后来，吴坚像是安慰剑平，又像是很有把握地说：“李悦一定会改期，大家放心好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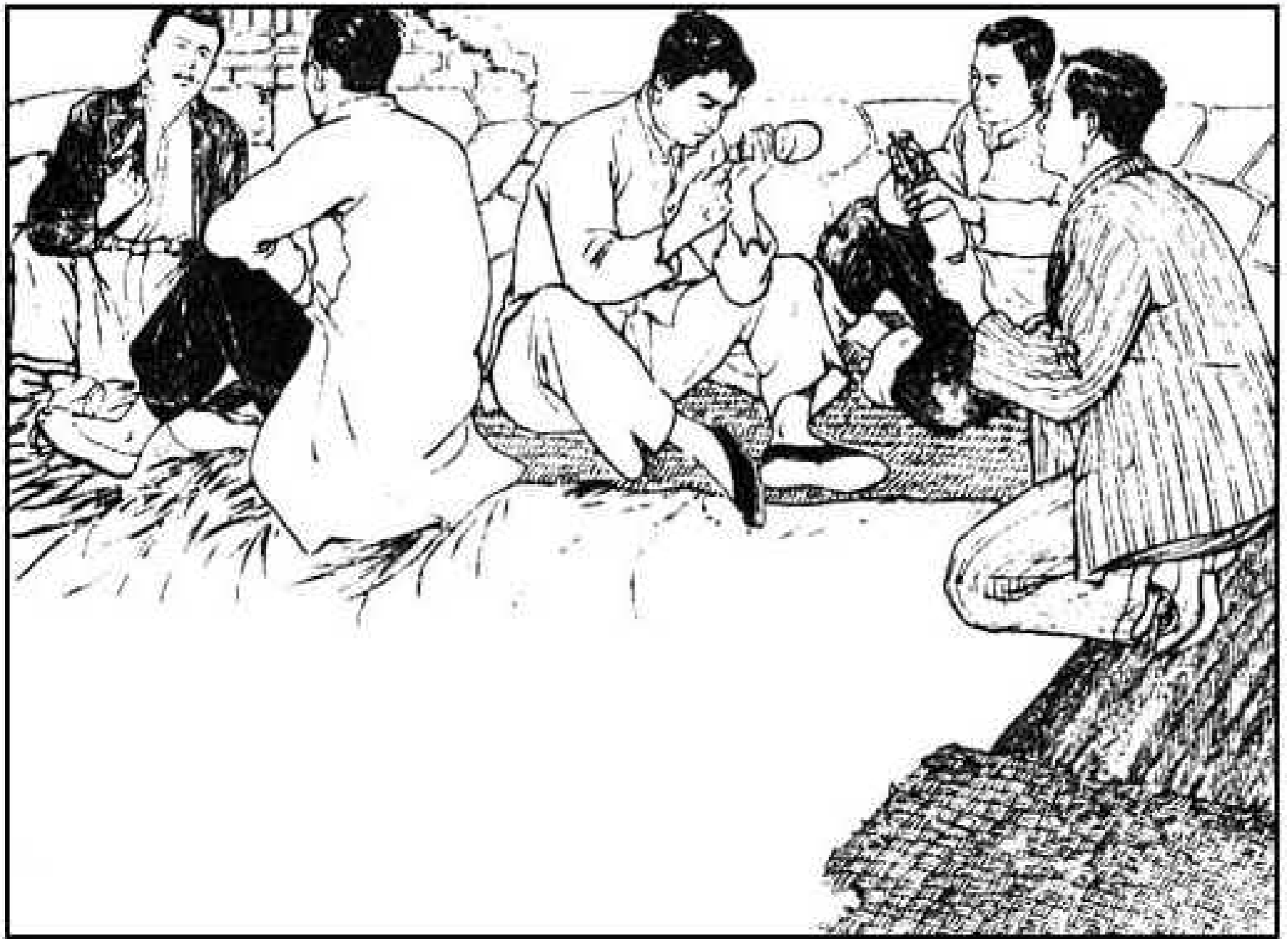
92.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四点钟，老姚回来了。他站在铁栅门外，颤声说：“改了，今天。”这时只听吴坚说了一声：“好！”四敏激动得掉下眼泪。仲谦和北洵也都差点儿跳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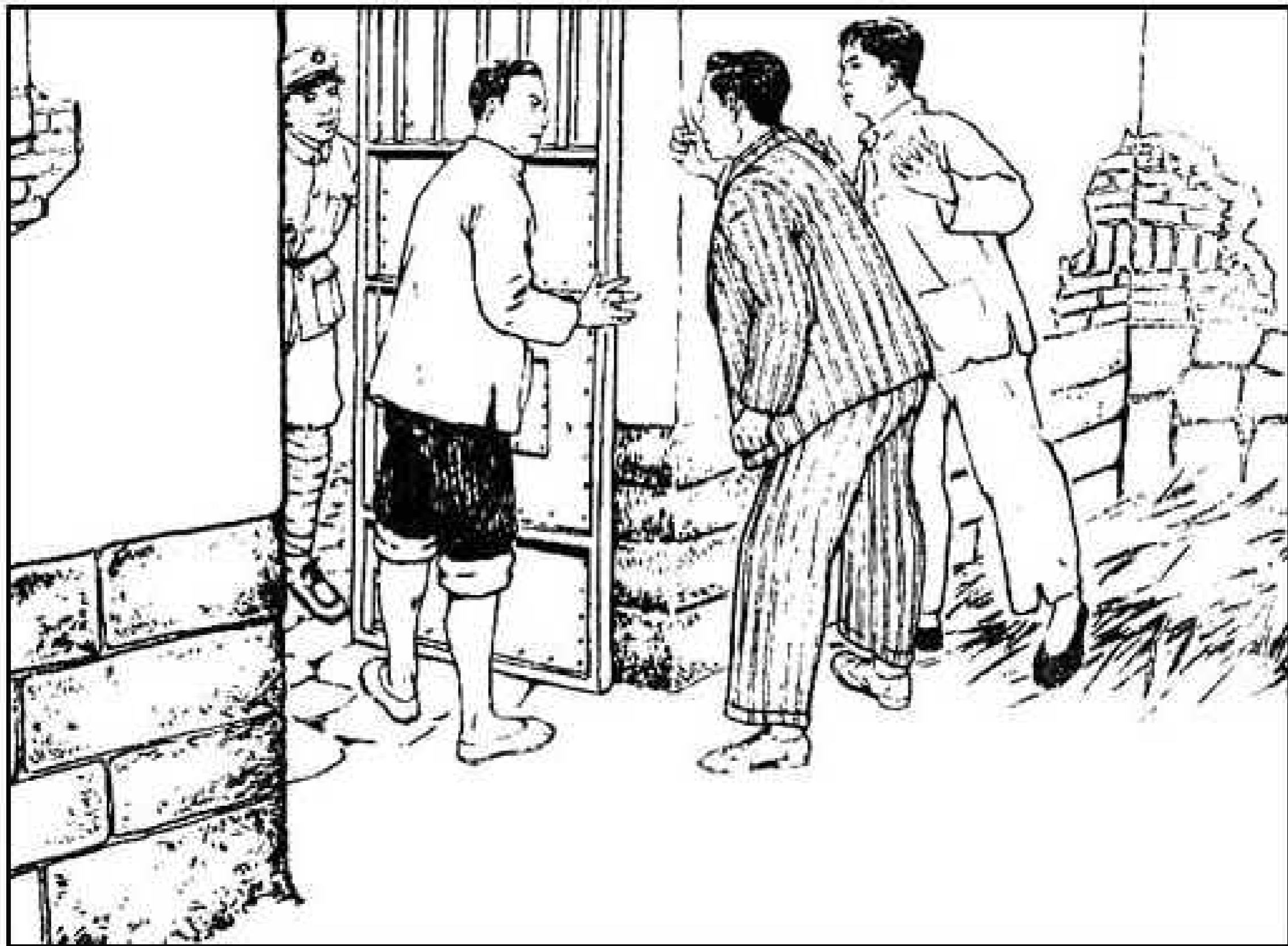
93. 老姚接着说：“时间照旧是六点四十分。不过，炸弹中仍两个。”
吴坚坚定地说：“行，两个有两个的办法，我们可以随机应变。现在就通知各小组马上动手准备。”



94. 这光景，监狱里跟平时一样。每个牢房照样是下棋的下棋，看书的看书，但每人心里都紧张。这时正是老姚值班的时间，他巧妙的塞给各个牢房几个小布包，里面都包着武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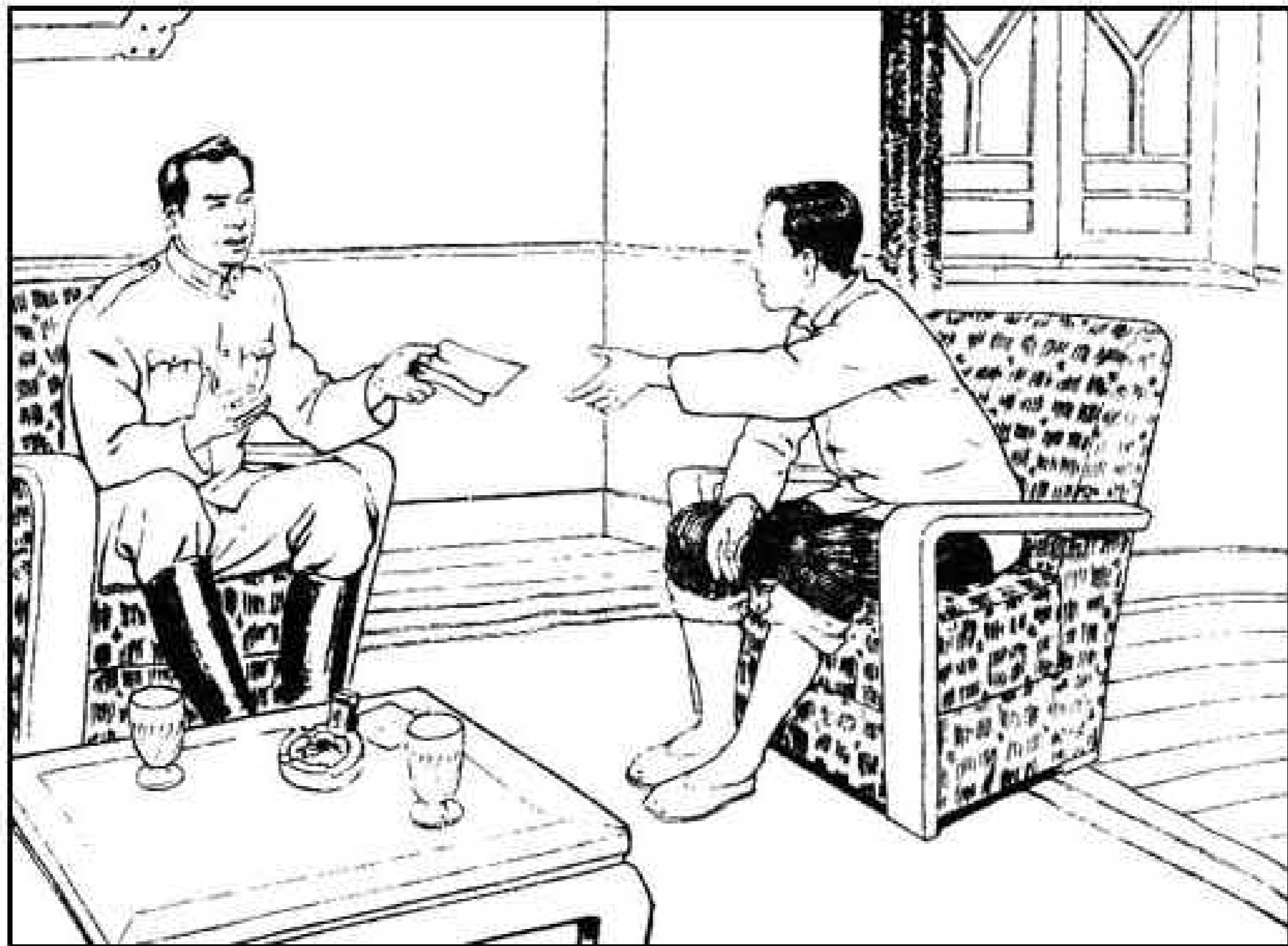
95. 三号牢房除仲谦一人外，大家都有手枪。剑平和四敏每人还拿着一个炸弹，他们的任务是攻袭守望楼。



96. 谁知这时老姚又匆匆走来，告诉吴坚说，赵雄又派特务来请他。剑平叫吴坚不要去，四敏叫吴坚装病。吴坚说：“不要紧，还有两个多钟头，我去敷衍一下，免得引起他的怀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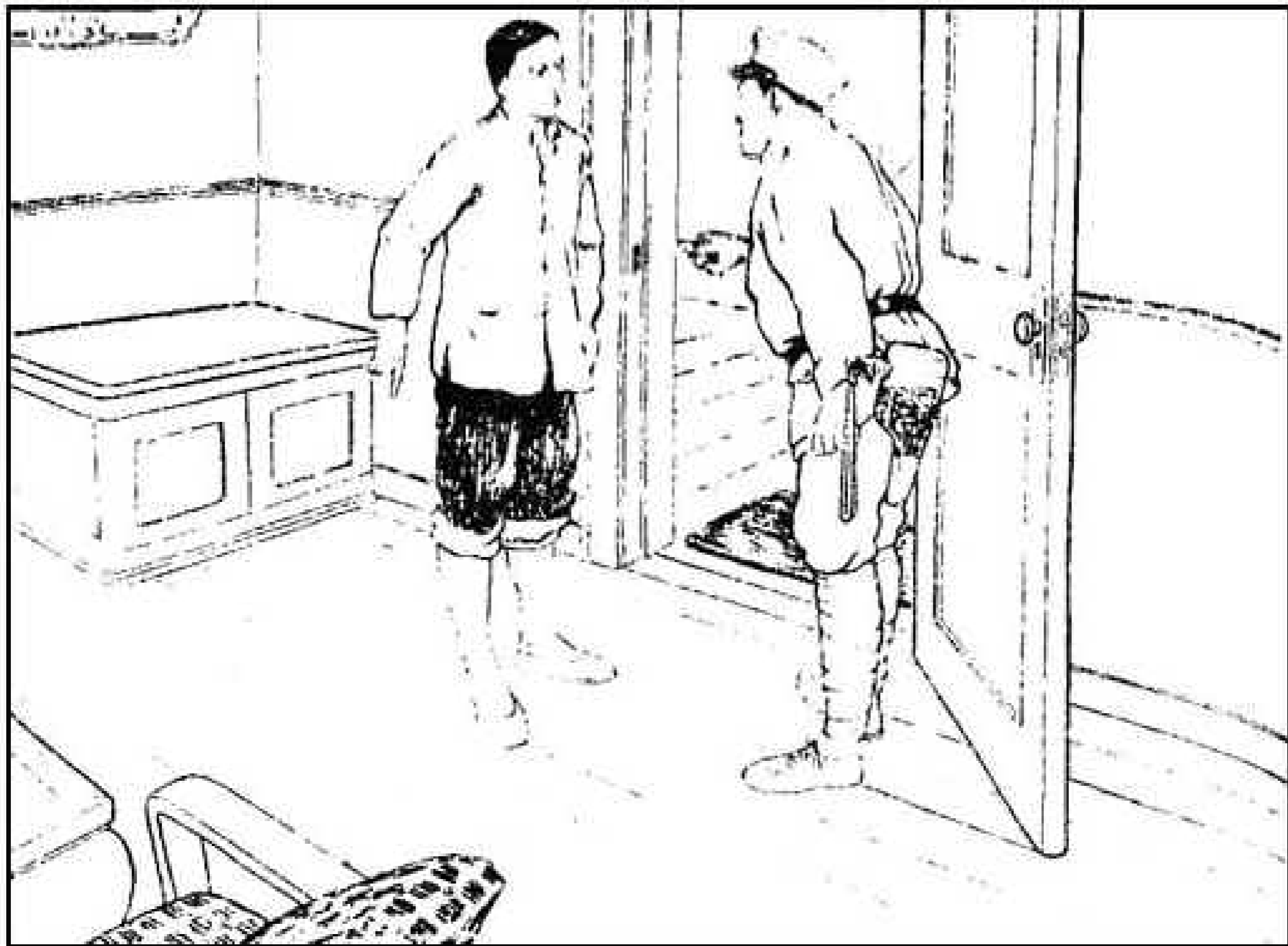
97. 剑平无论如何也不让吴坚走。吴坚说：“赵雄这家伙疑心很重，不去反而不好，我会见机行事。万一我回不来了，就由四敏指挥，不要管我。”说完便决然地跟着特务去了。



98. 到了侦缉处，赵雄早已在那里等着他，赵雄说：“吴坚，怎么办！上边来了命令，要把你解省。你一解福州，我就无能为力了。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解省，一条……”吴坚回答说：“我当然不去福州。”



99. 赵雄的脸上顿时露出阴险的微笑。他装模作样地说：“那么你就办个自新的手续吧，现在还来得及……”吴坚说：“我明天答复你。”赵雄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行，我知道你向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……”这时一个卫兵进来报告，说市府有电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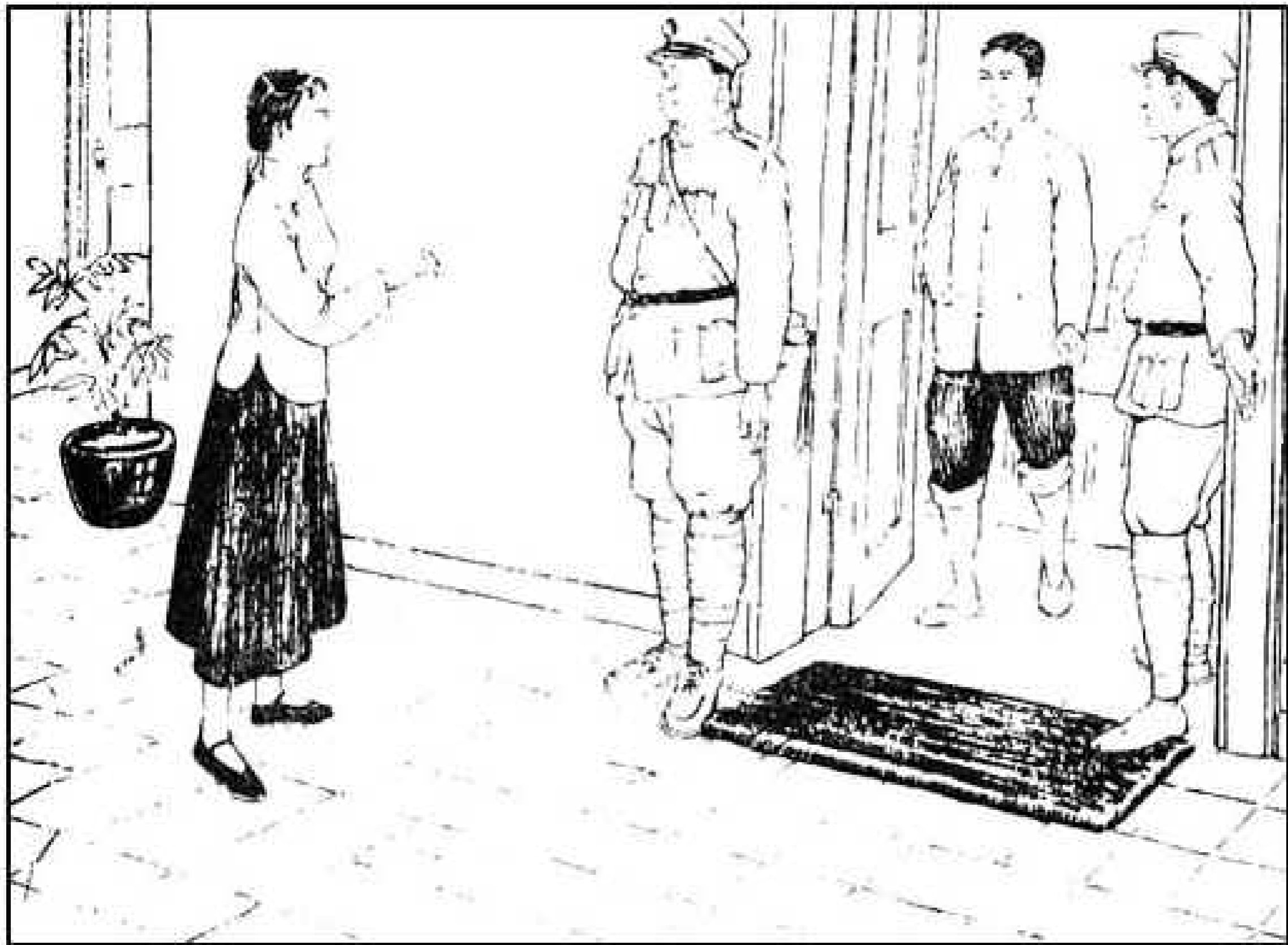
100. 赵雄接电话去了。一会儿，卫兵又进来对吴坚说：“处长吩咐，他有要紧的事情出去一下，请你等一等。”吴坚心里急得像火烧。他告诉卫兵，说自己有急性痢疾，要马上回去吃药。卫兵没接到命令，不敢放他走。



101. 卫兵出去后，吴坚看看壁上的挂钟已经五点四十五分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。忽然，他从会客室窗口，看见书茵的背影在对面走廊一闪，便连忙大声把她喊住。



102. 书茵转过身来，见是吴坚叫她，不禁吓了一跳。吴坚故意嚷着说：“请你打个电话给处长，说我有病，要马上回去吃药。”书茵会意地应道：“好，请你等一等，吴先生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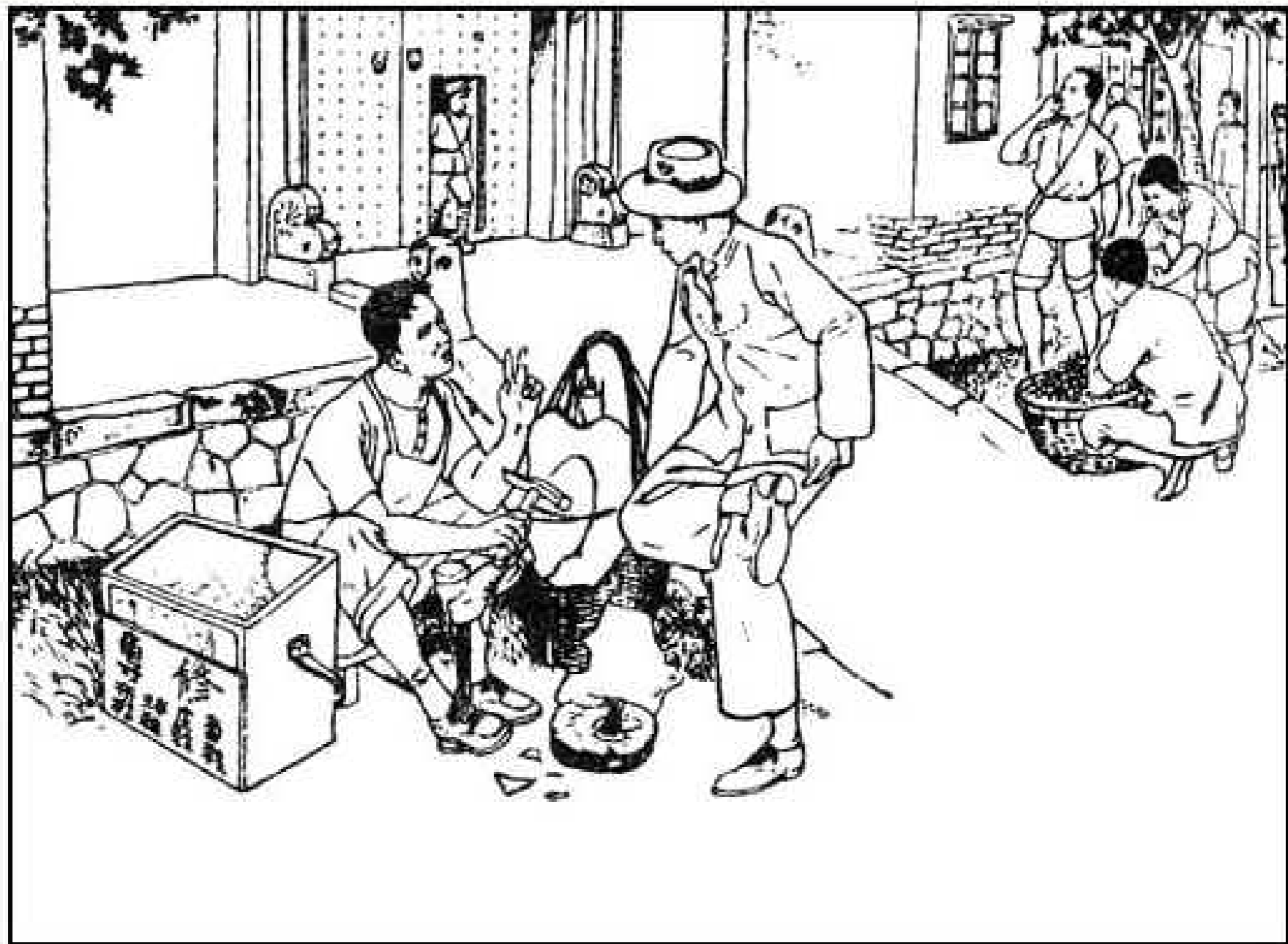
103. 书茵到处长室外去假装打了个电话，出来对两个守门的卫兵说：“处长说他来不及赶回来，叫你们先送吴先生回去。”两个卫兵答应一声，就把吴坚送回监狱。这时书茵也溜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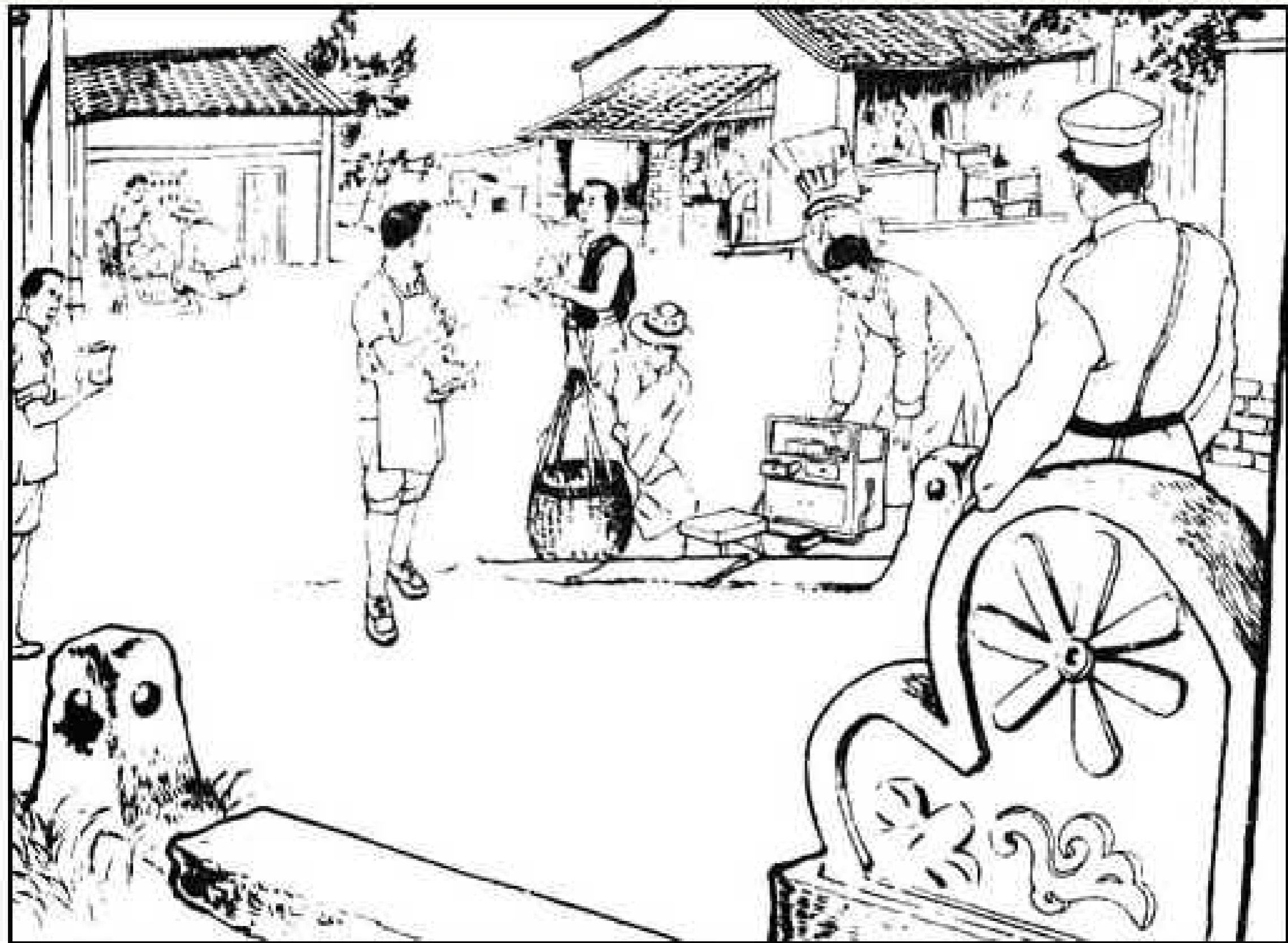
104. 吴坚回到监狱时，已经是六点廿分了。三号牢房的同志见他回来，都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一齐把他包围起来，问长问短。吴坚说：“现在顾不得谈这些，马上就要动手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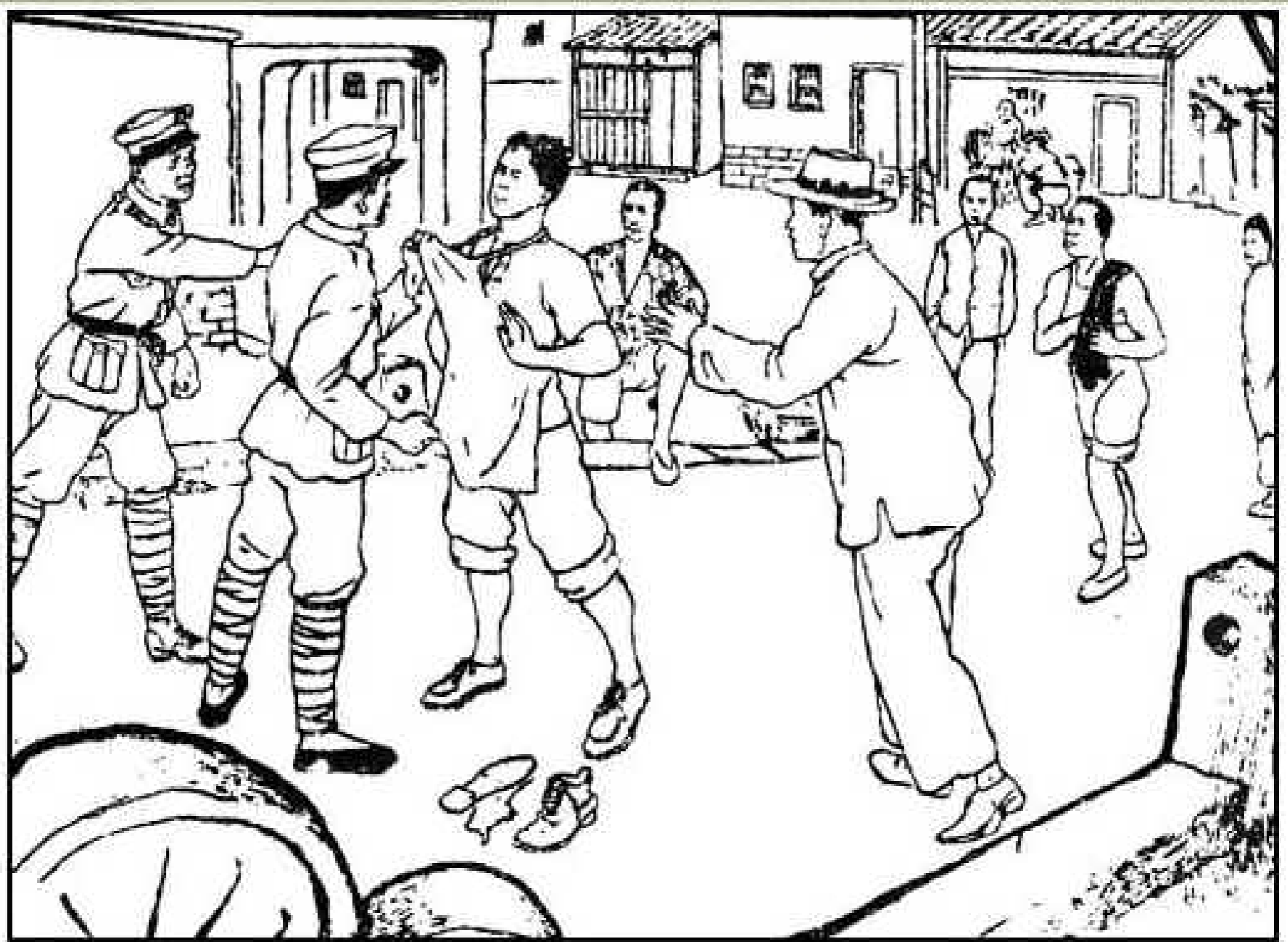
105. 已经轮到三号牢房的同志出去散步了。老姚打开铁栅门，并低声吩咐他们：“注意锣声！”于是，老姚到厕所去；四敏和剑平到小龙头旁边洗衣服；吴坚和仲谦在院子里散步…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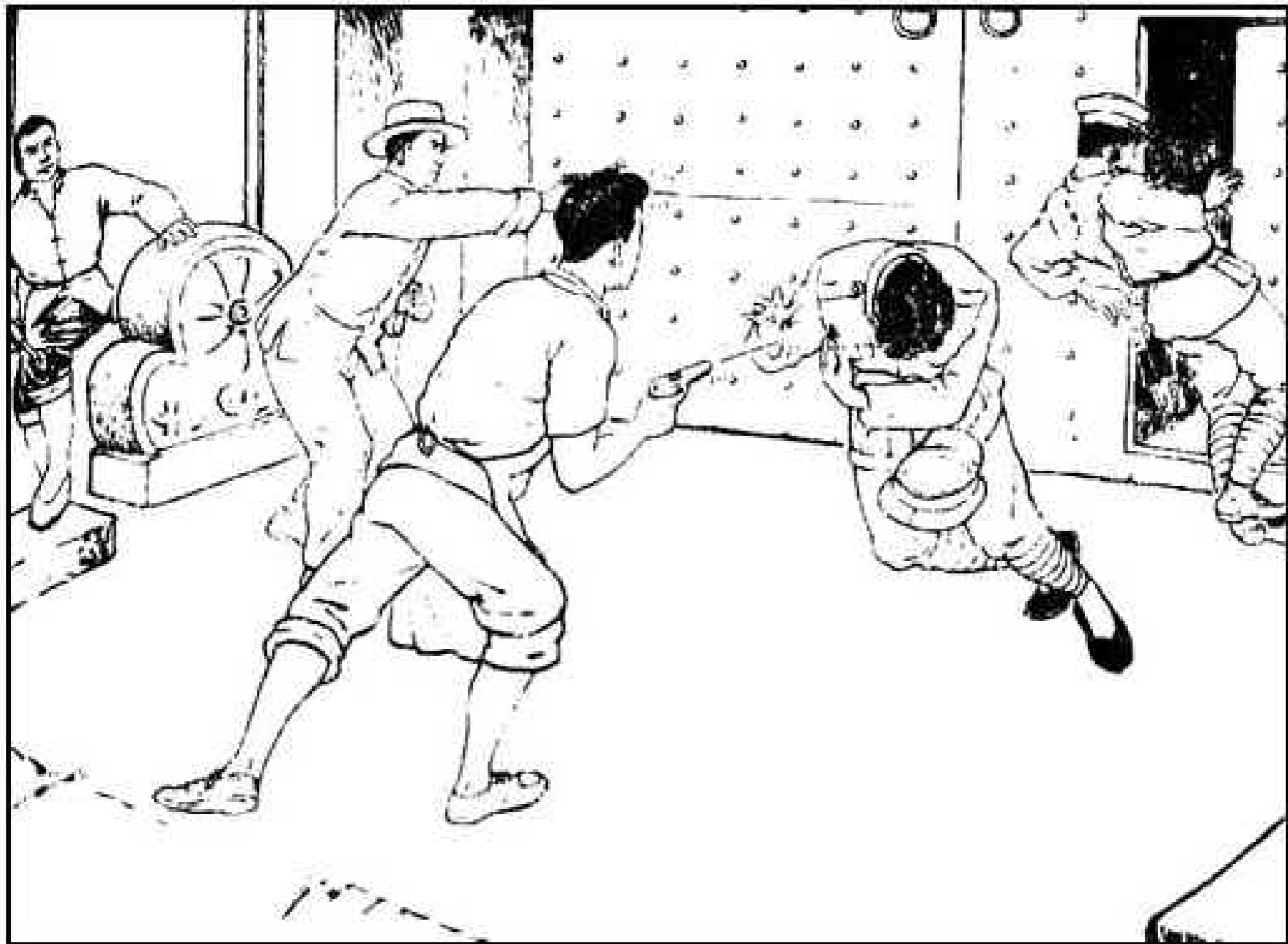
106. 眼看就要到六点四十分了。第一监狱的大门口，从左边街口走来一个大公司推销员模样的青年，慢慢地走到路旁一个补鞋匠的跟前，坐下来补起鞋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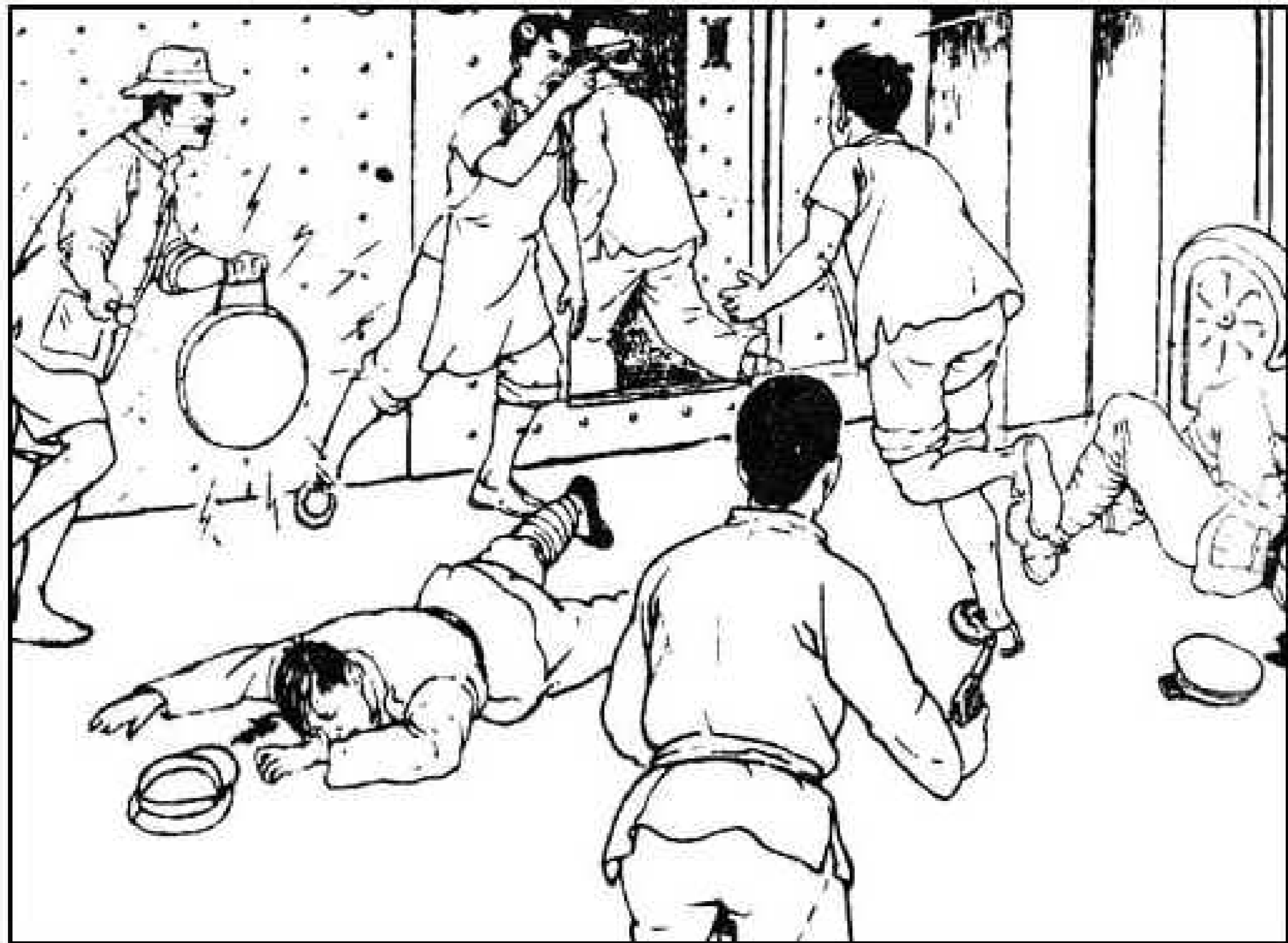
107. 这时右边又来了一个“码头工人”，也走到“补鞋匠”跟前，要在鞋子上打个包头儿。“补鞋匠”说：“请你等一等，我先把这双鞋子送过来。”说完，就拿了一双皮鞋，向监牢门口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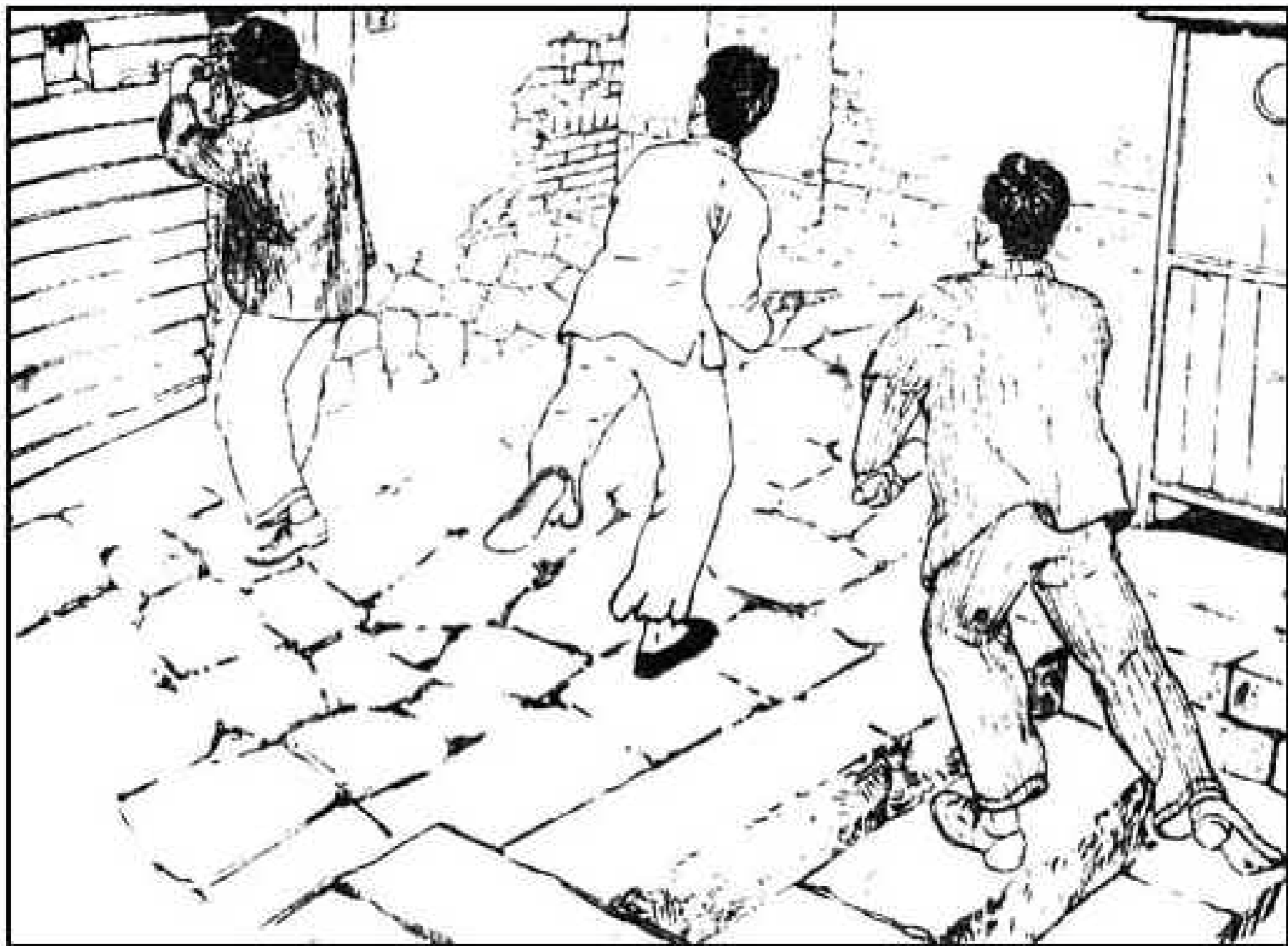
108. “补鞋匠”走到监狱门口，冲着守门的一个警兵没好声地说：“补好了，拿去！”警后把鞋子接过来一看，骂道：“你开什么一块儿玩笑，好好的一双鞋被你扎上这么大个窟窿！”另一个警兵也凑过来说：“捧他！叫他赔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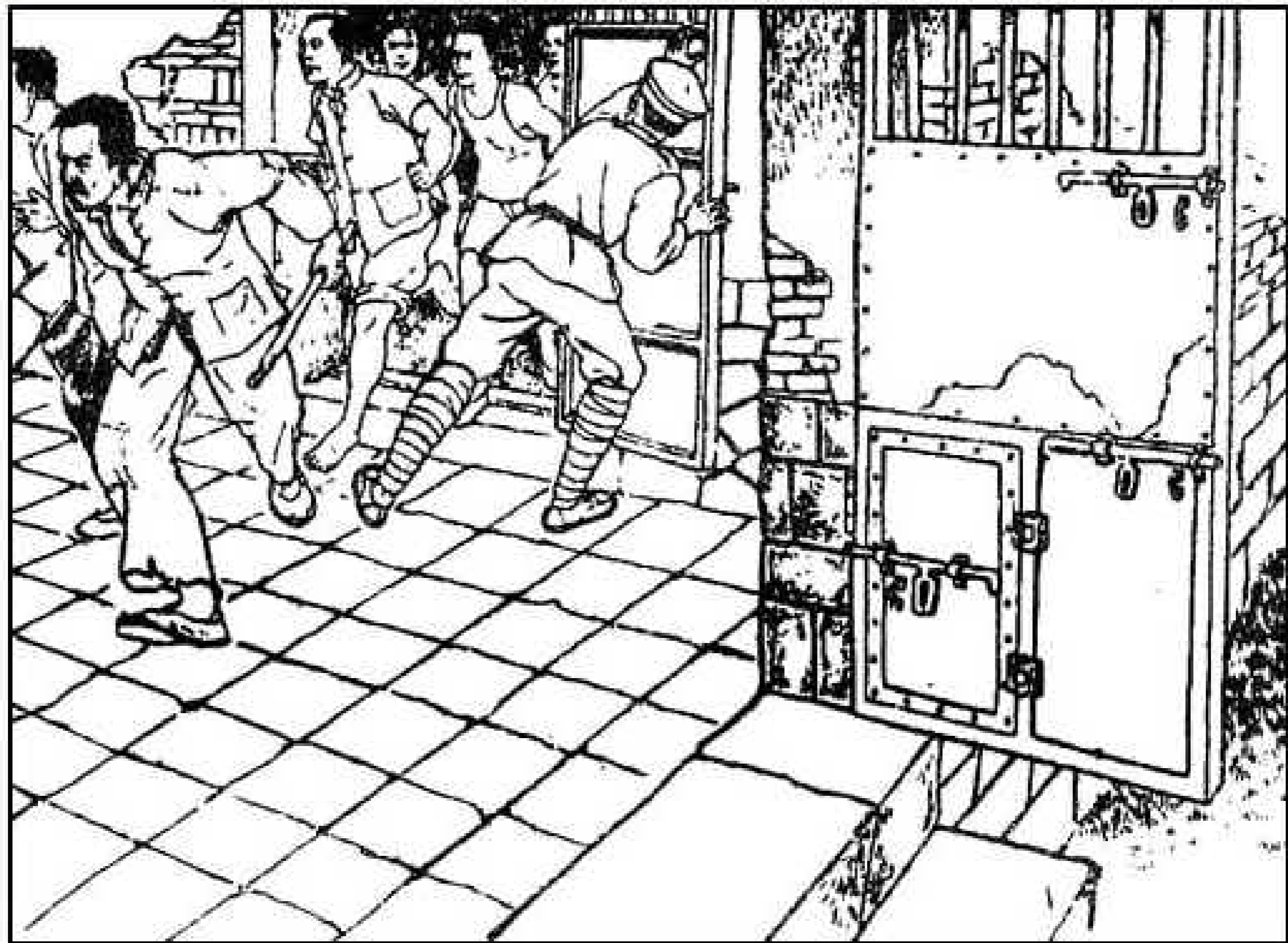
109. “补鞋匠”和警兵争吵起来。那个“推销员”和“码头工人”忙过来劝解。附近忽然有人敲了几声锣。只见“推销员”和“补鞋匠”亮出枪来，啵！啵！两声，就把两个警兵打倒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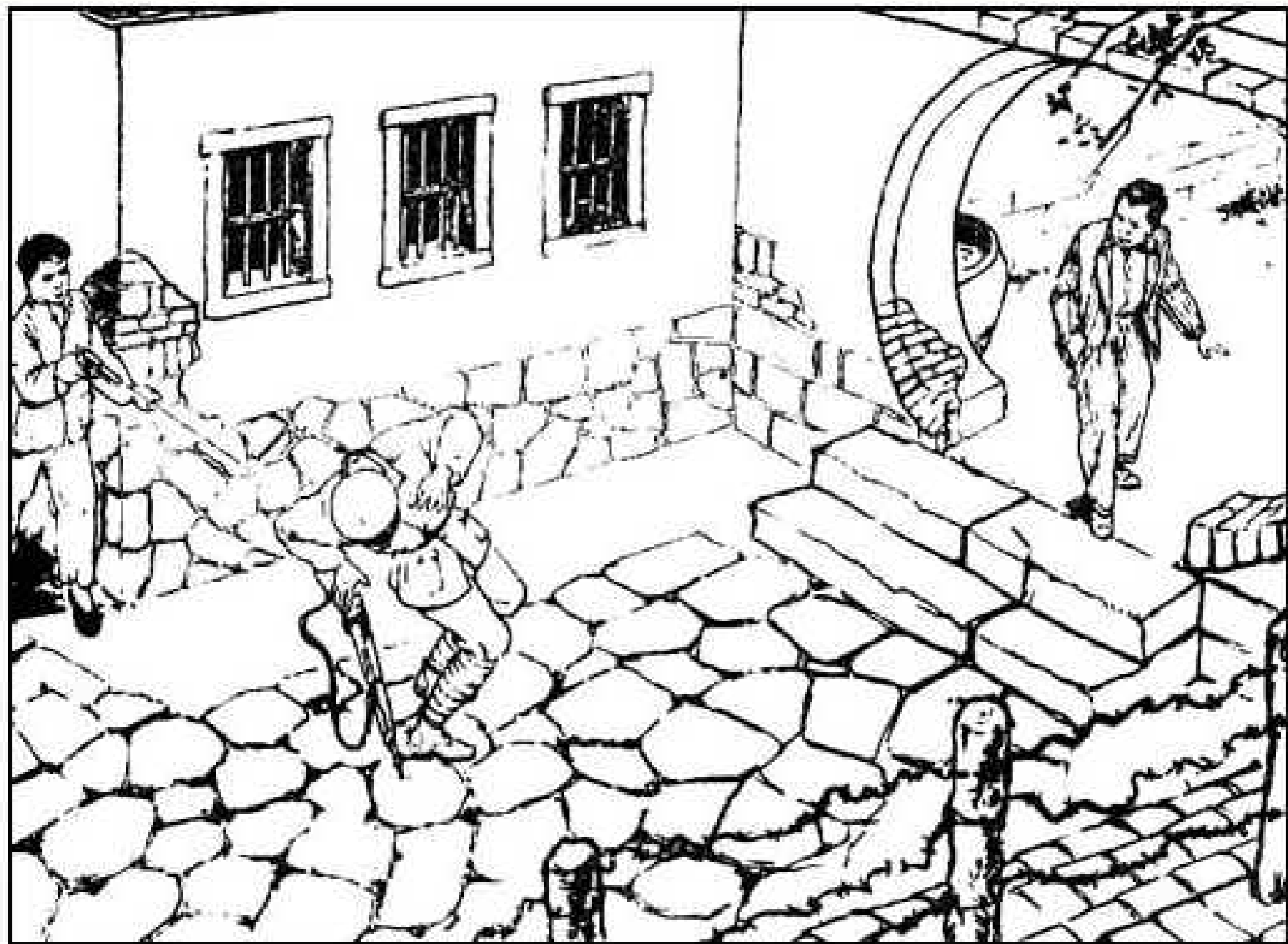
110. 监狱门口打响后，左右两边路上突然闪出十多渔民打扮的大汉，提着手枪，猛虎下山般地跟着“补鞋匠”朝监狱大门冲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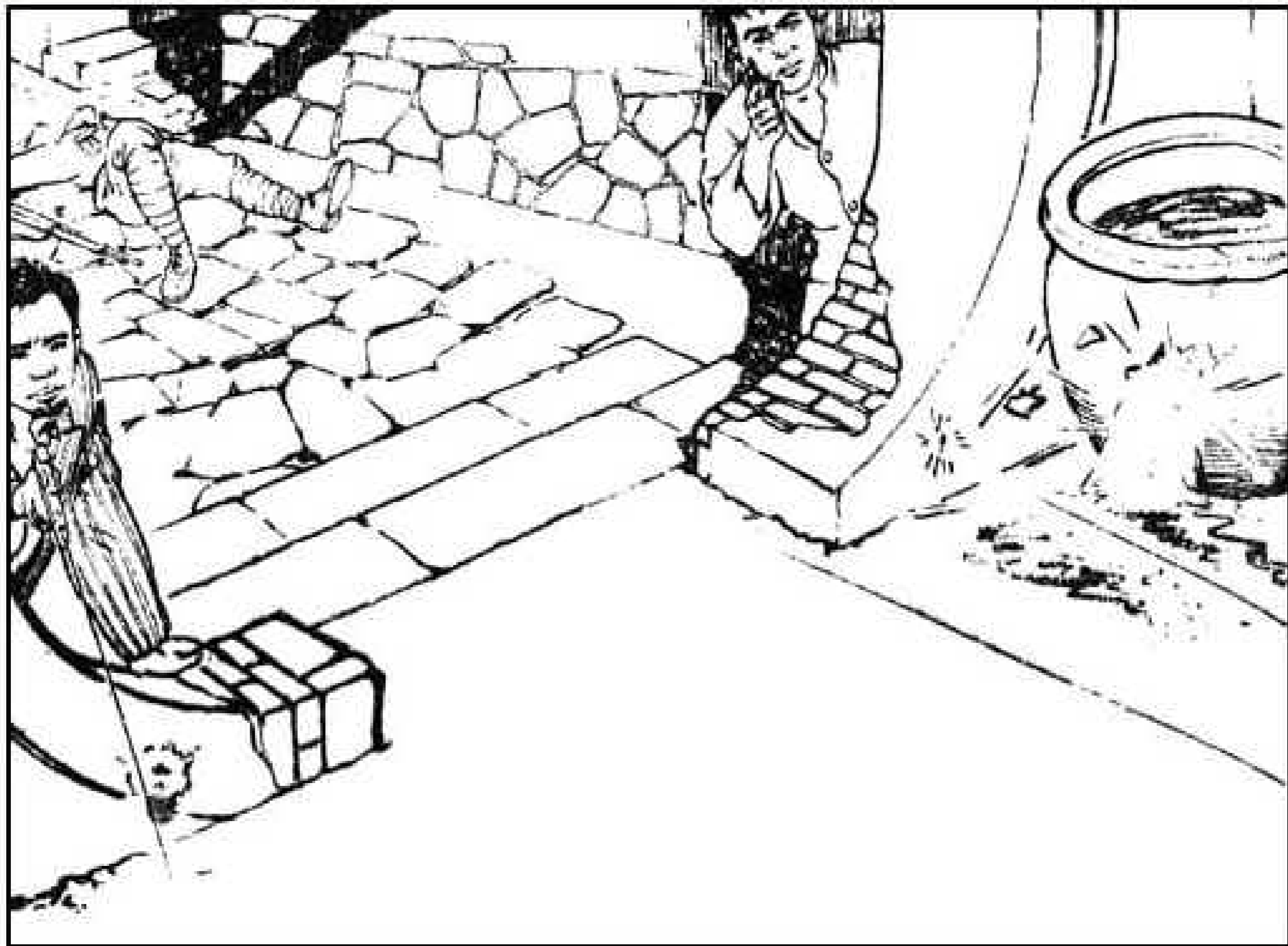
111. 就在刚才敲锣的那一分钟里，牢里也动起来了：北洵搁下洗了一半的衣服，跨前几步，轻轻地把饭厅大门一拉关上，二十多个正在吃饭的警兵便被关在里面了。



112. 老姚听到锣声，手忙脚快的打开四个牢房的铁门，立刻，愤怒的人群，像急风暴雨似地朝警卫室冲去；他们是去夺枪的。



113. 剑平和四敏也急忙向守望楼。四敏刚跨过圆拱门，忽听身后有人大喊：“站住！”一个警兵正提枪向他瞄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剑平把手一扬，噹！的一声，就把那个警兵打倒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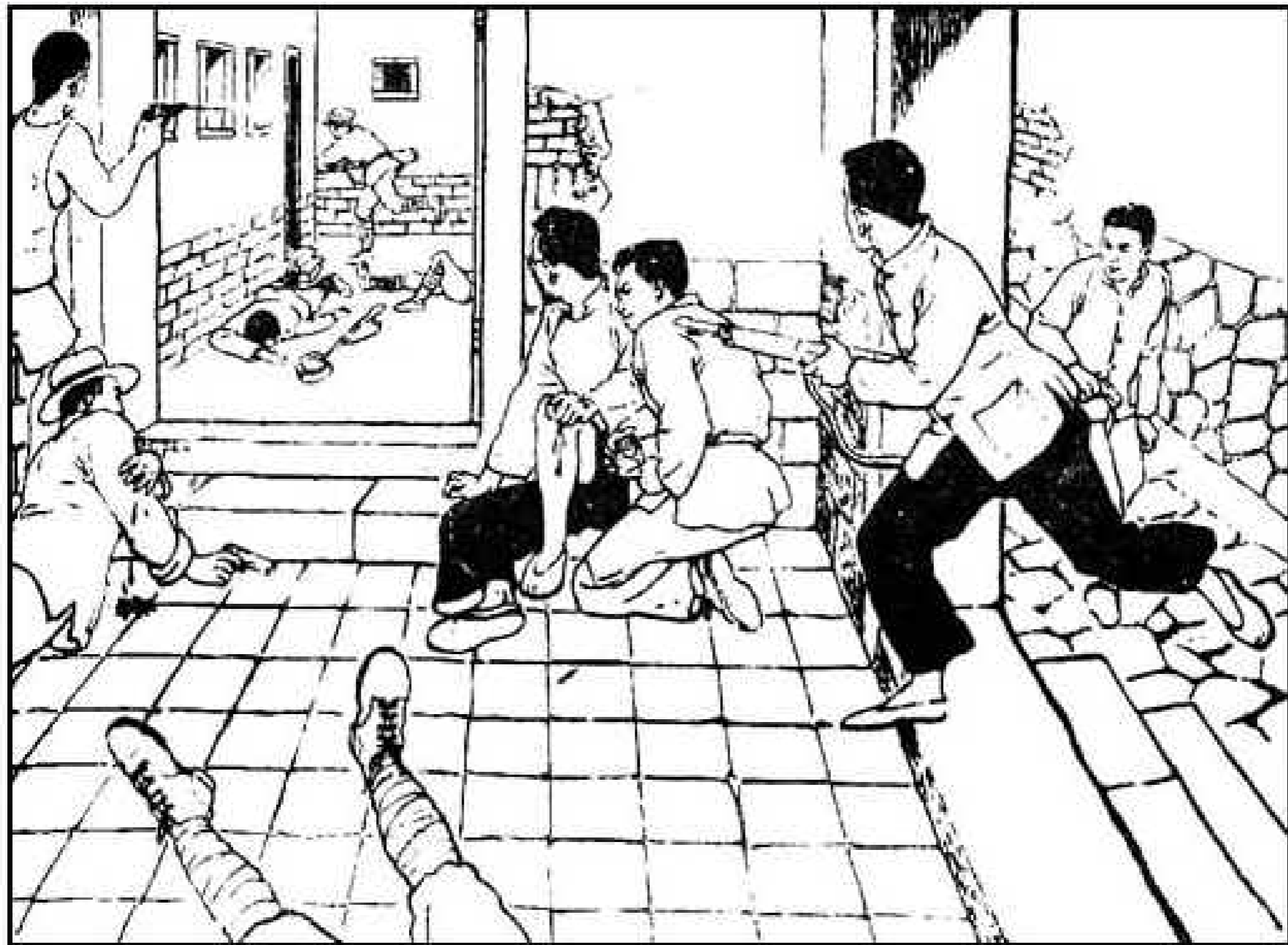
114. 这里，守望楼下两个警兵发现四敏他们冲来，立刻向他们开火。四敏和剑平分别躲在圆拱门后还击，刹时，一个警兵被打倒了，另一个忙退回屋里，把守望楼的大门关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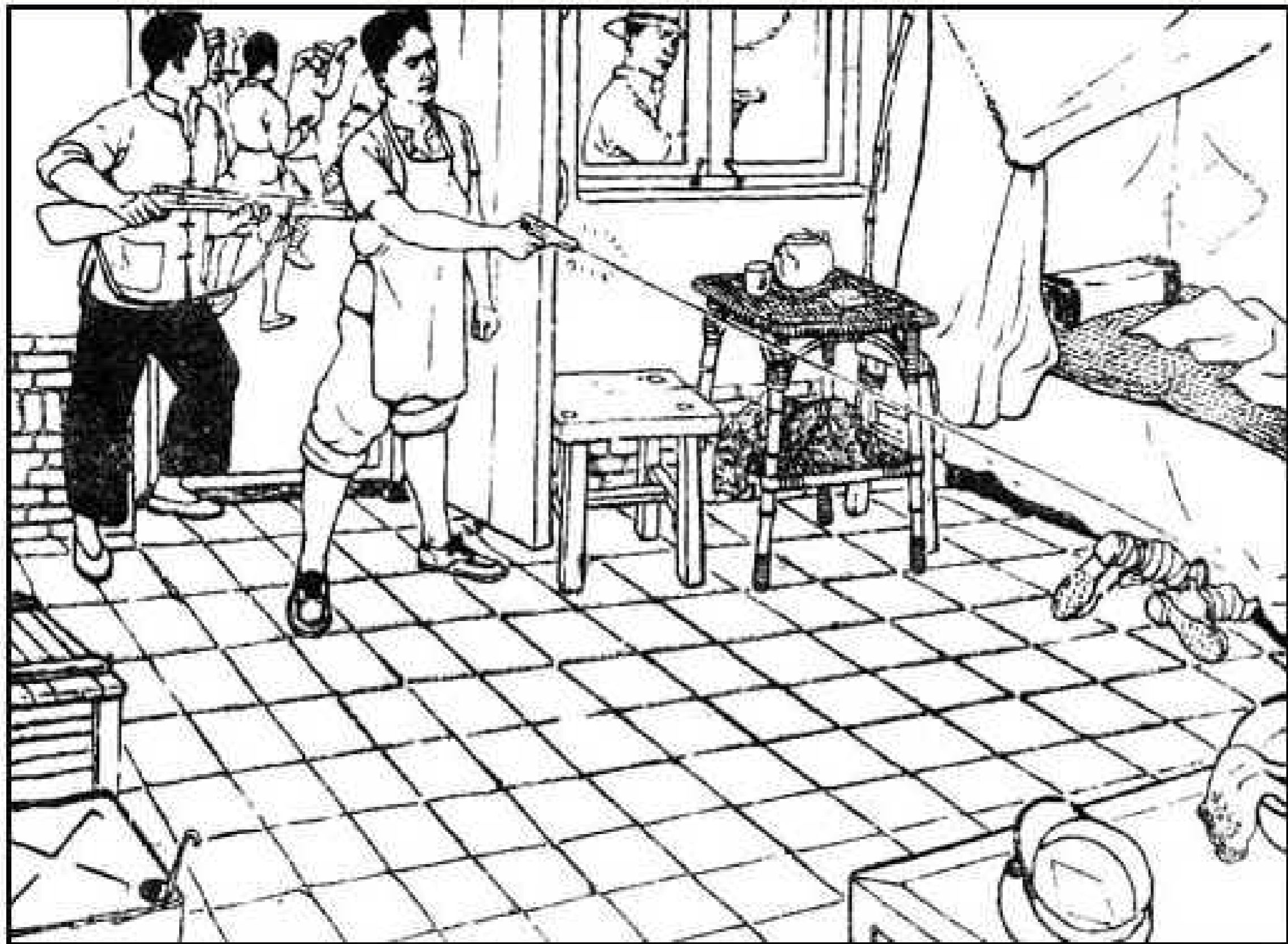
115. 冲到警卫室的同志夺到武器后，分成六个队。第一队十五人，配合四敏、剑平攻打守望楼。躲在里面的警兵，吓得跑上跑下，慌忙敲起警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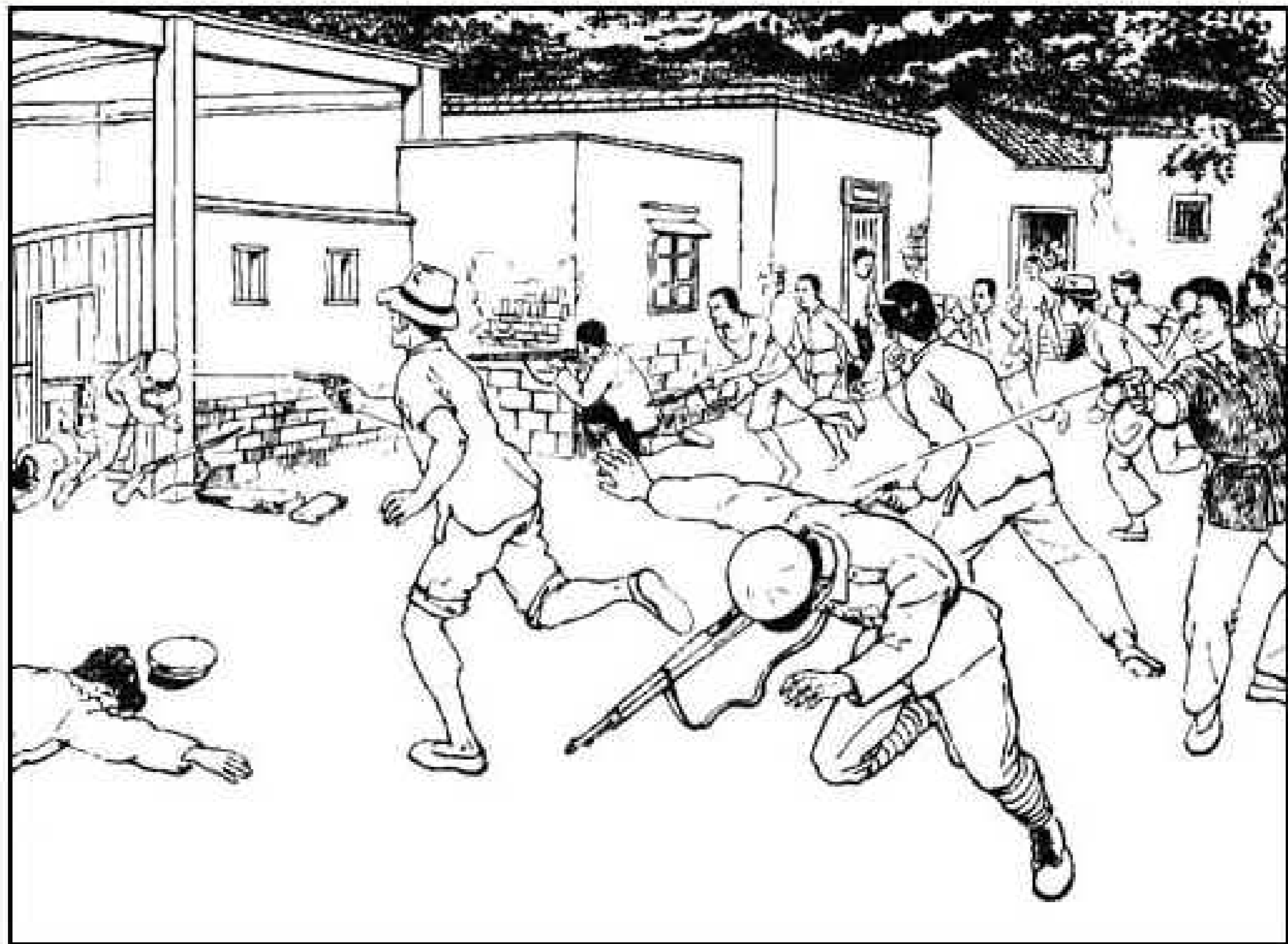
116. 第二队五个人，配合北洵去包围饭厅。被关在饭厅的警兵，正吵着闹着要出来。北洵朝窗口开了一枪，才把他们锁压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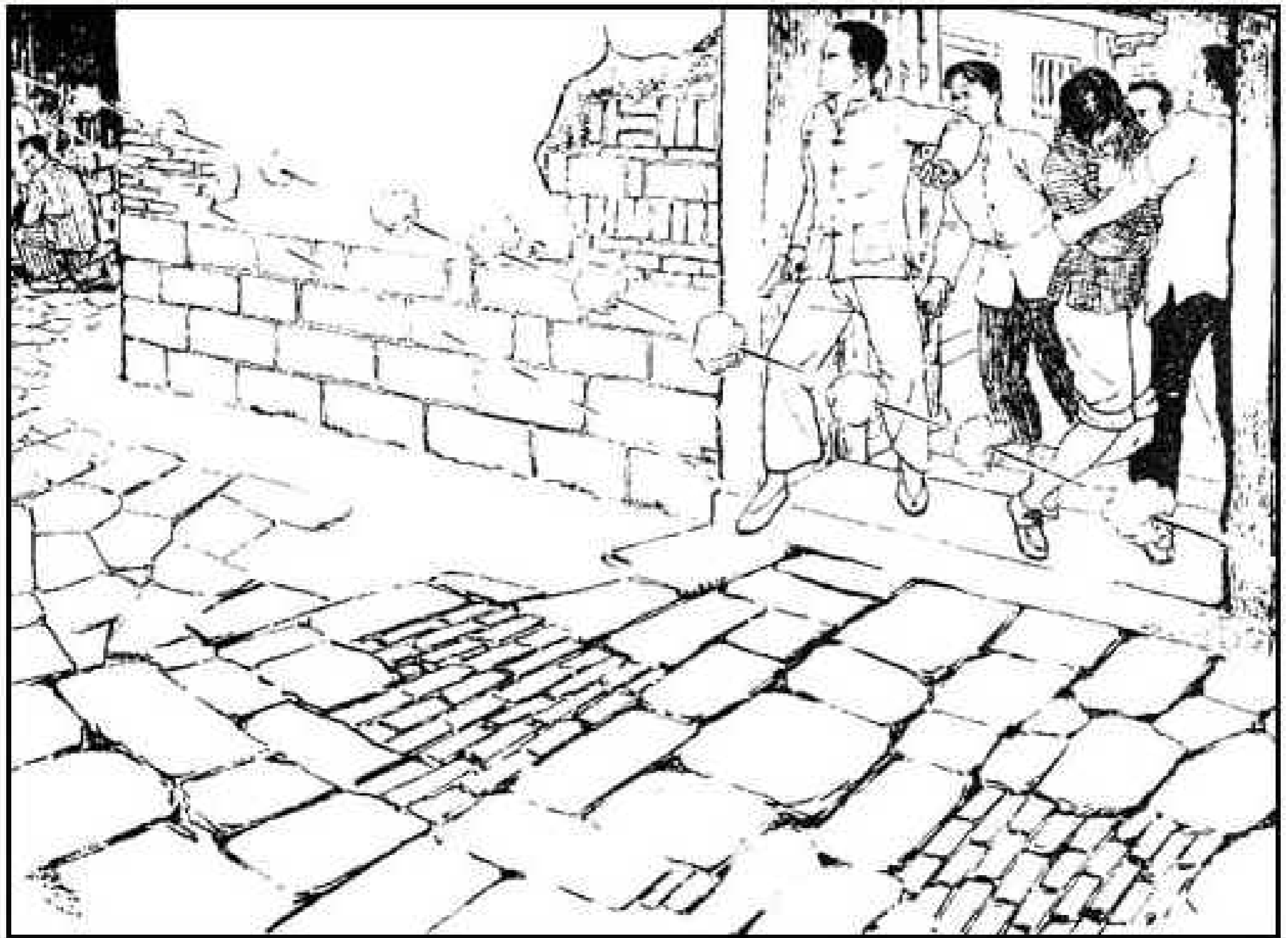
117. 第三队二十来人，与外攻的队伍汇合，冲过一道又一道的门；跟警兵拼火了。不多时，就打倒四个警兵，缴了六支枪。这边“推销员”也挂了彩，仲谦也负了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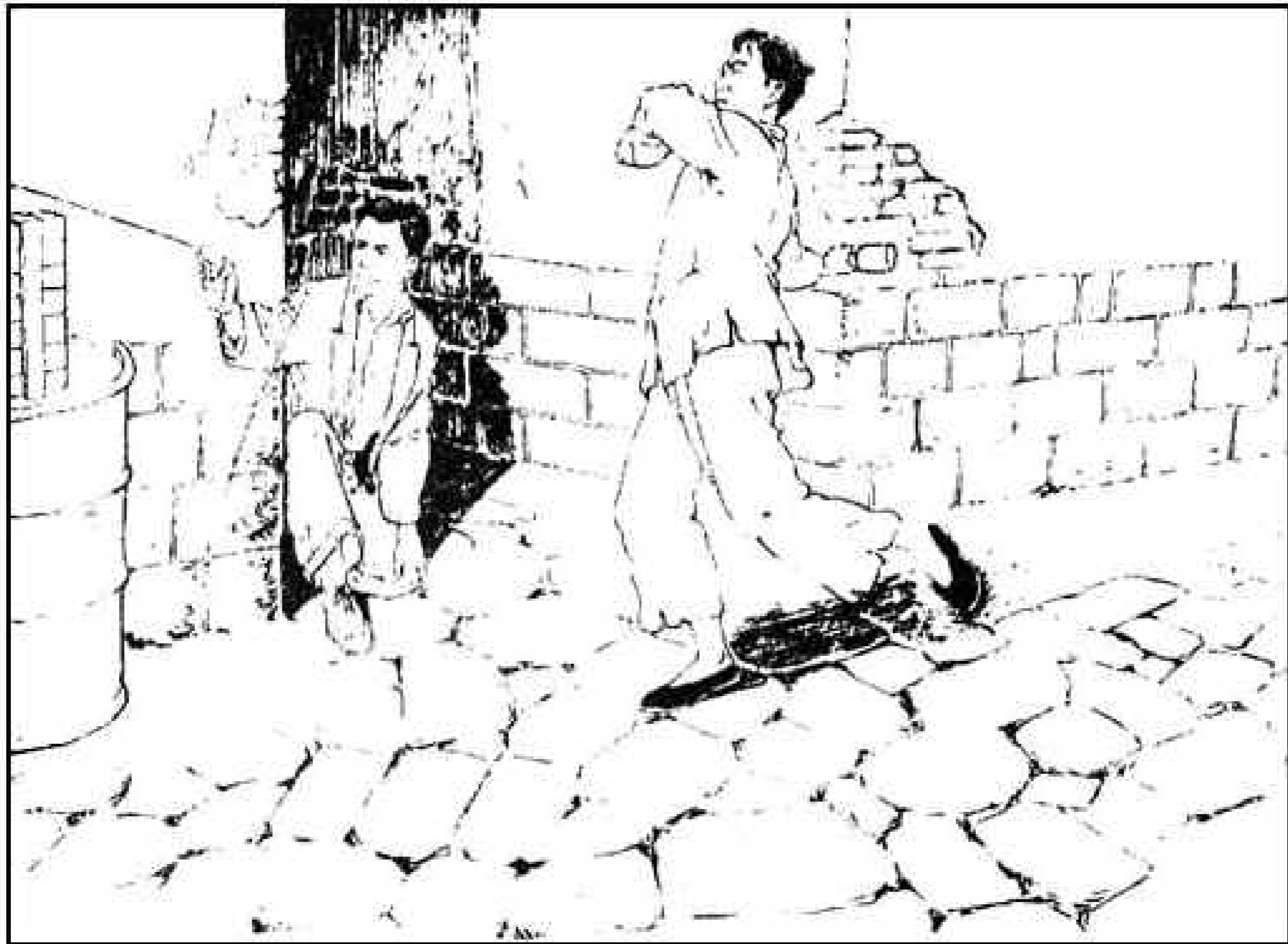
118. 第四队七个人。攻袭狱长和营房。当他们进攻营房时发现看守长躲在床底下。叫他出来，他死也不肯。“补鞋匠”朝他开了一枪，就把他搁在里面了。



119. 第五队负责断电话线。第六队负责救伤员。这时，除了守望楼外，战斗基本结束，俘虏都被关进六号牢房。吴坚就吹起哨子，领着队伍往外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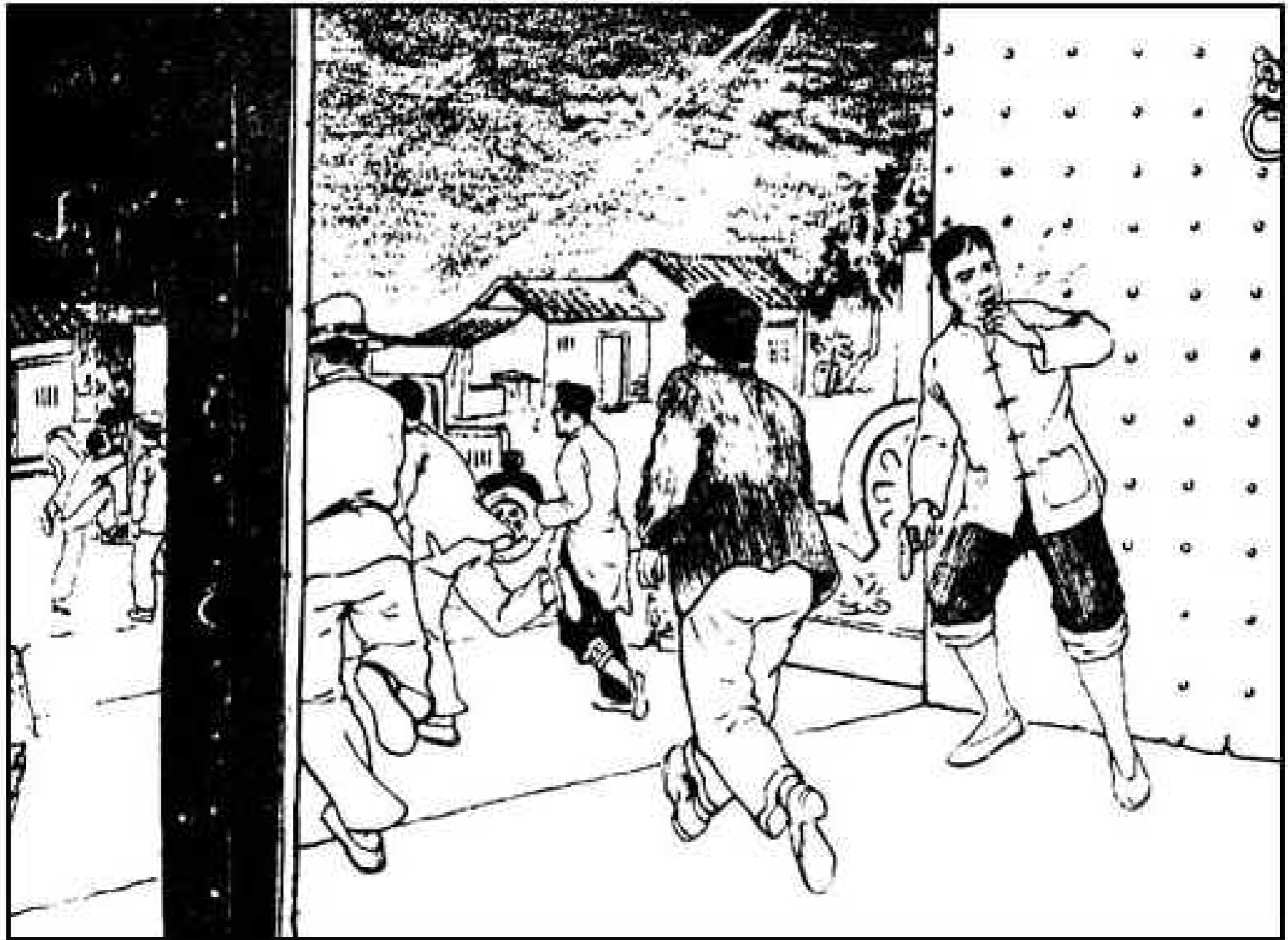
120. 剑平和四敏把住守望楼前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墙角落，打算等大家都冲出去了再最后撤退。谁知这时守望楼上的机枪响了，有一些同志还没冲出，有的负伤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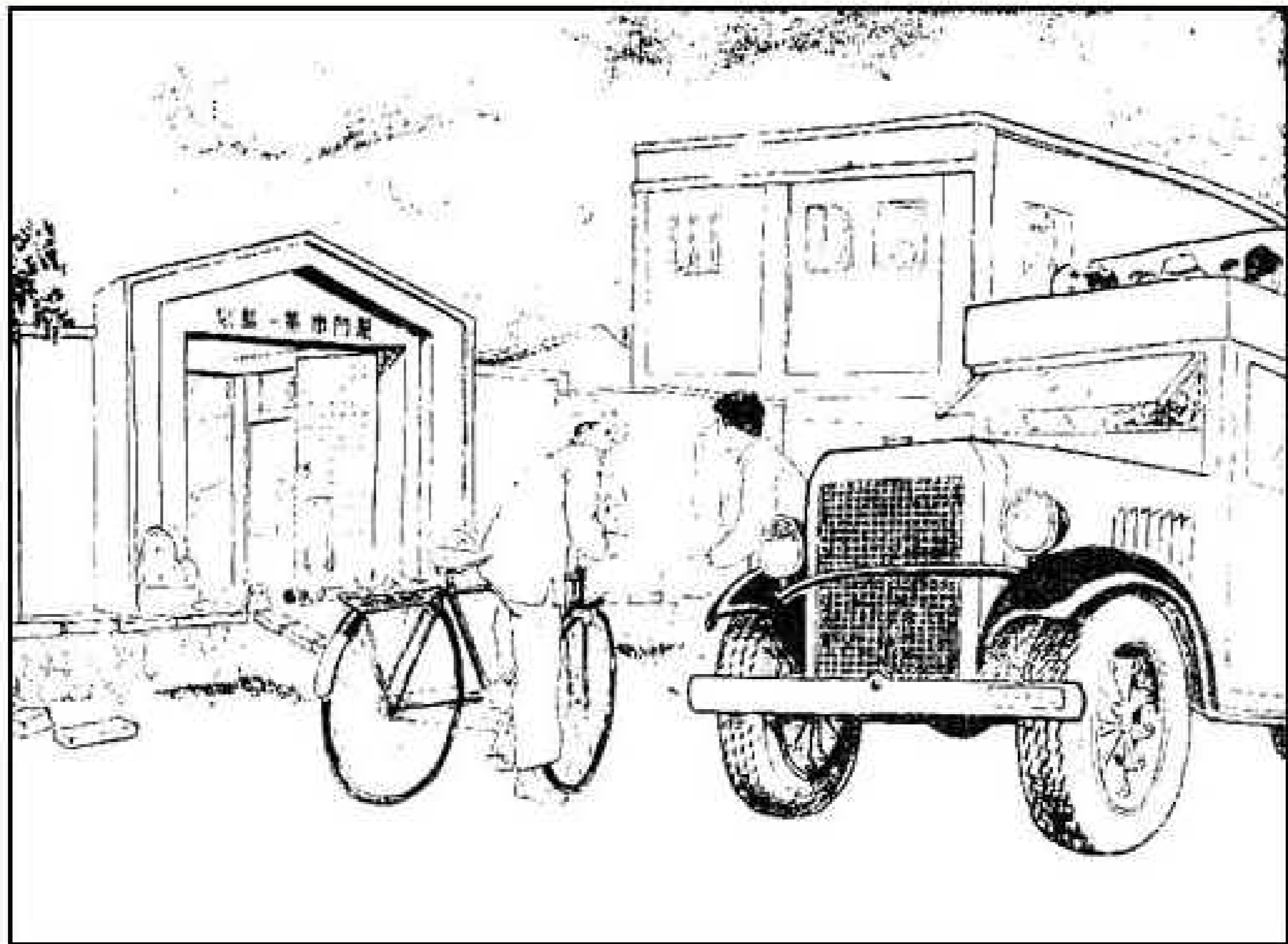
121. 剑平见情况危急，便对四敏说：“咱们得干了！”四敏掏出一个炸弹，刚要往上扔，剑平说声：“我先来！”便先将一个炸弹扔进守望台的黑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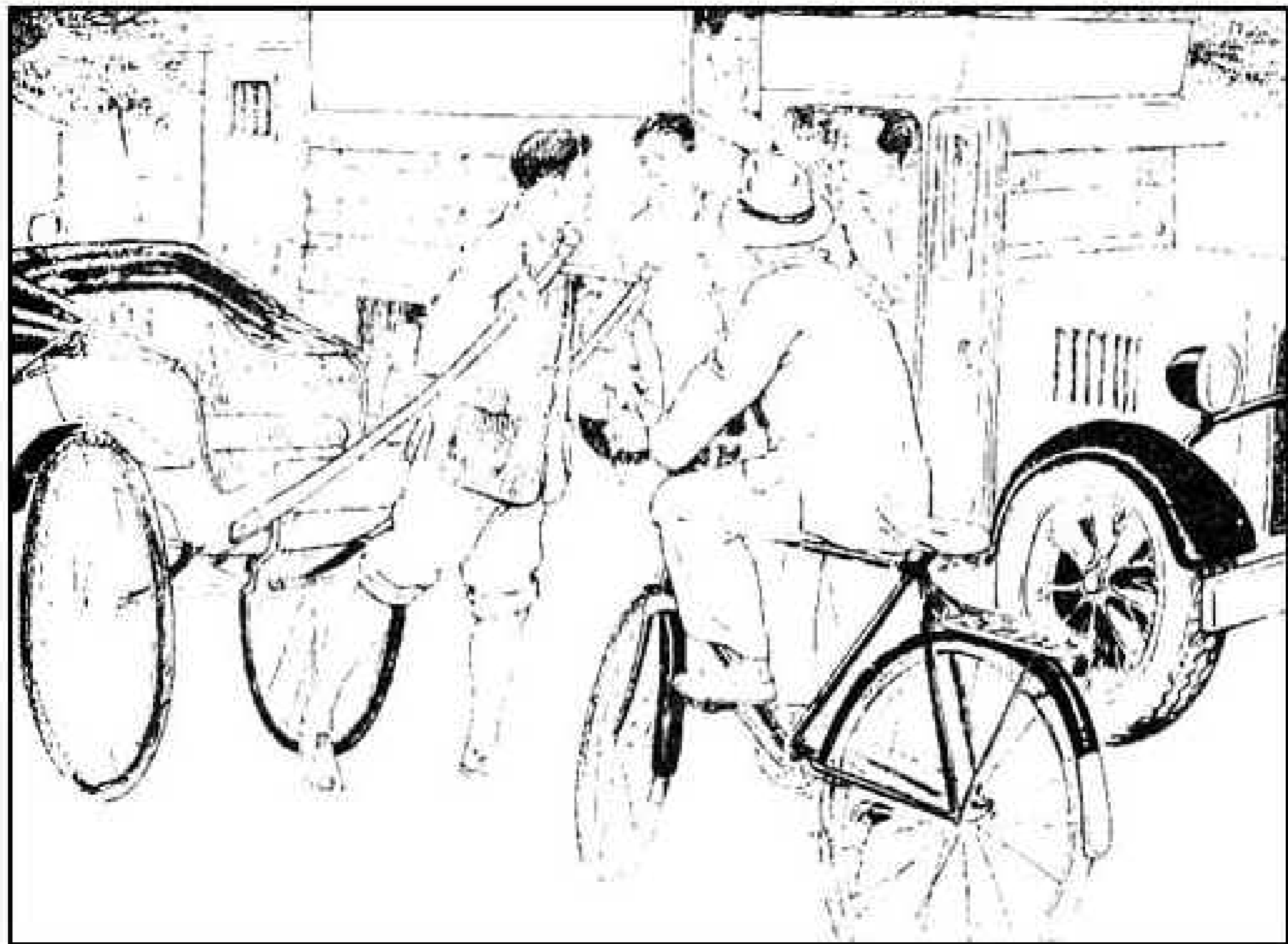
122. 这个炸弹没响，剑平可恼火了，他夺过四敏手中的一个说：“还是让我来，我瞄得准。”只见他用力一扔，轰隆一声，守望台被炸翻了，机枪不响了，队伍又往外冲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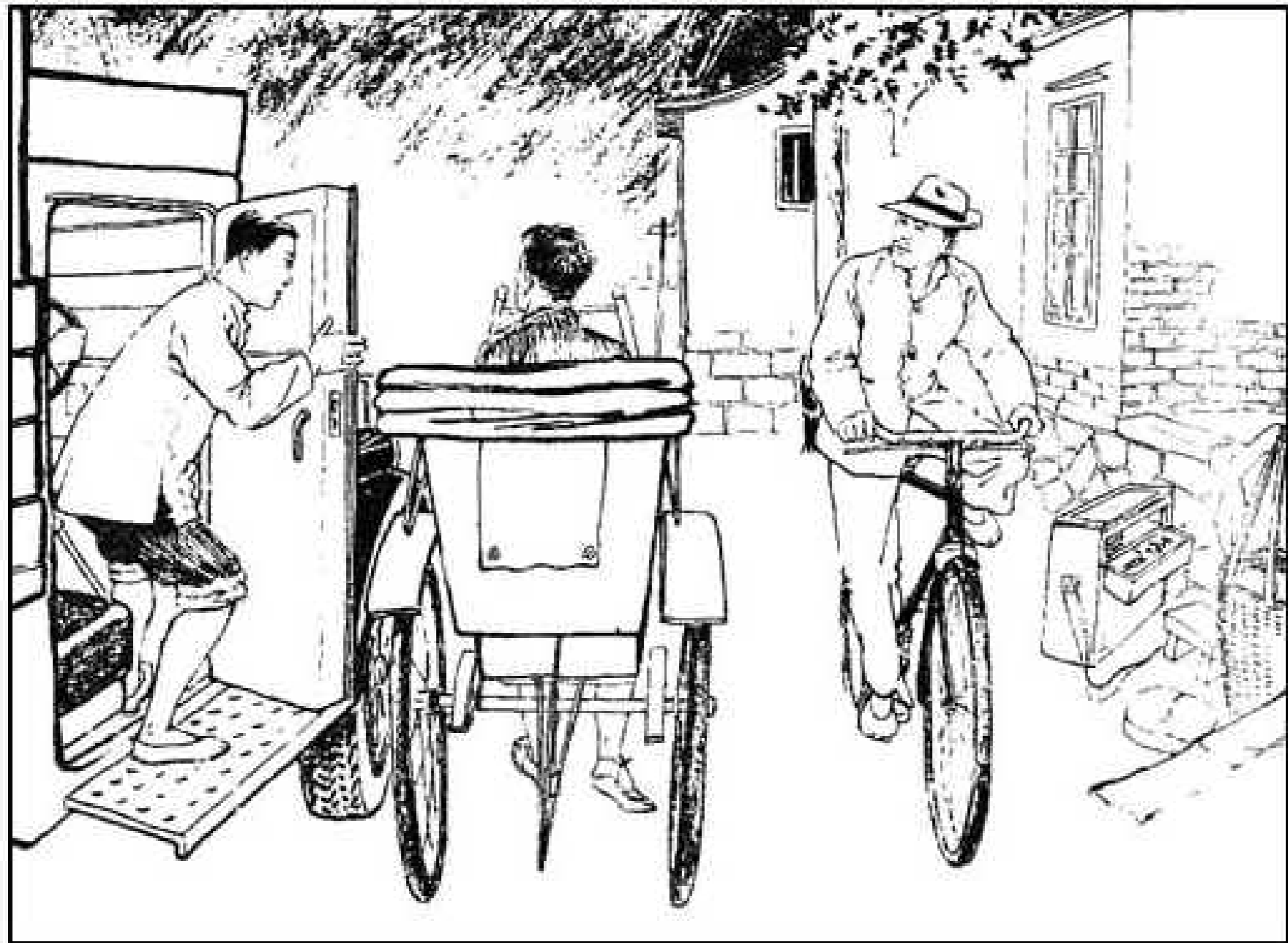
123. 第一监狱门口早有两辆搭篷的货车在等着。同志们顺序地上了车。受伤的同志就在车上包扎。吴坚点一点人数，只有四敏和剑平没到，可真把他急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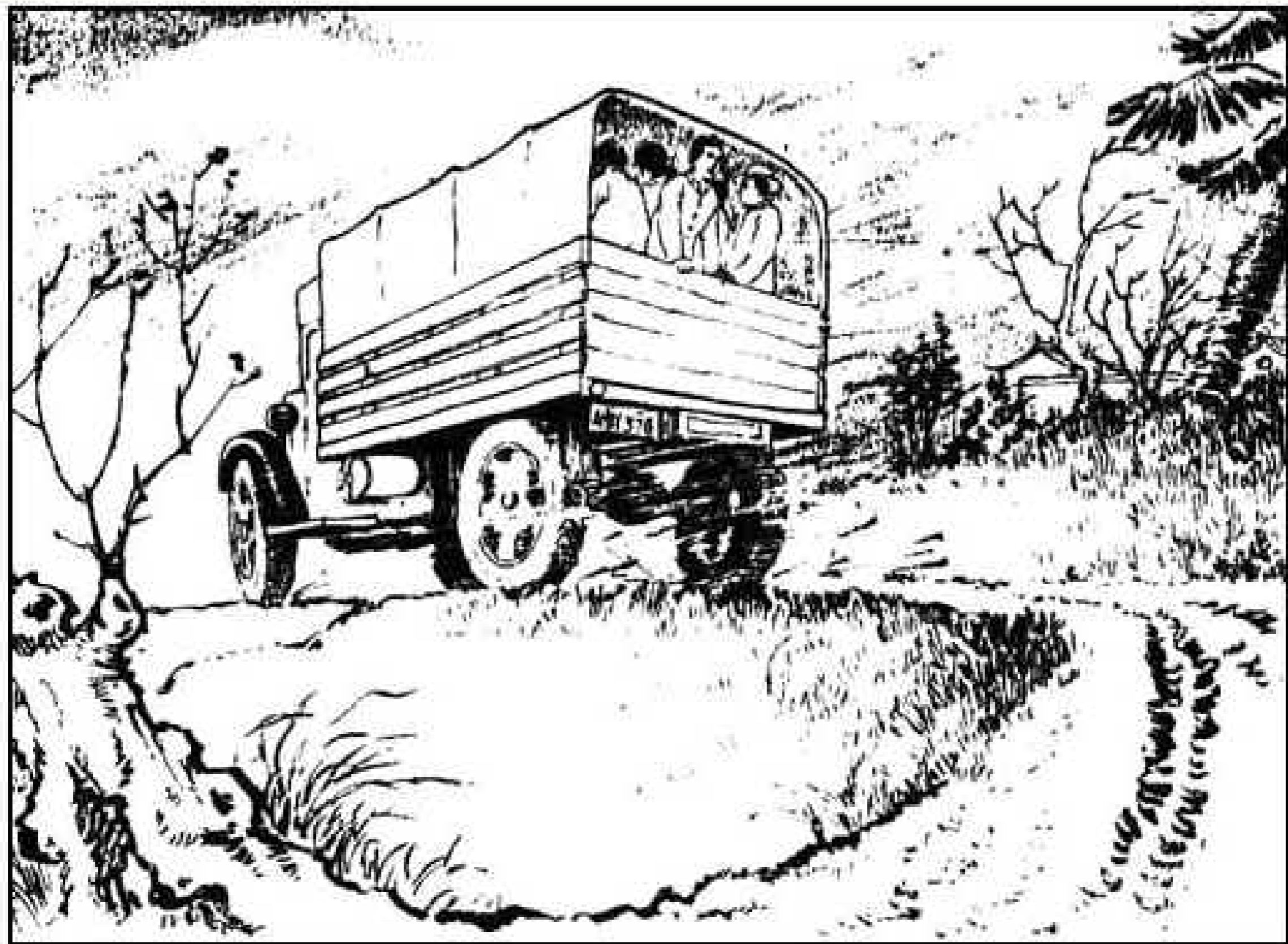
124. 远处市区钟楼也响起了警钟，再也不能耽搁了。走，还是不走？忽见前面路口一辆自行车箭也似地飞过来，骑在车上的老戴同志对吴坚说：“刚才接到电话，警卫队已出动了，要马上开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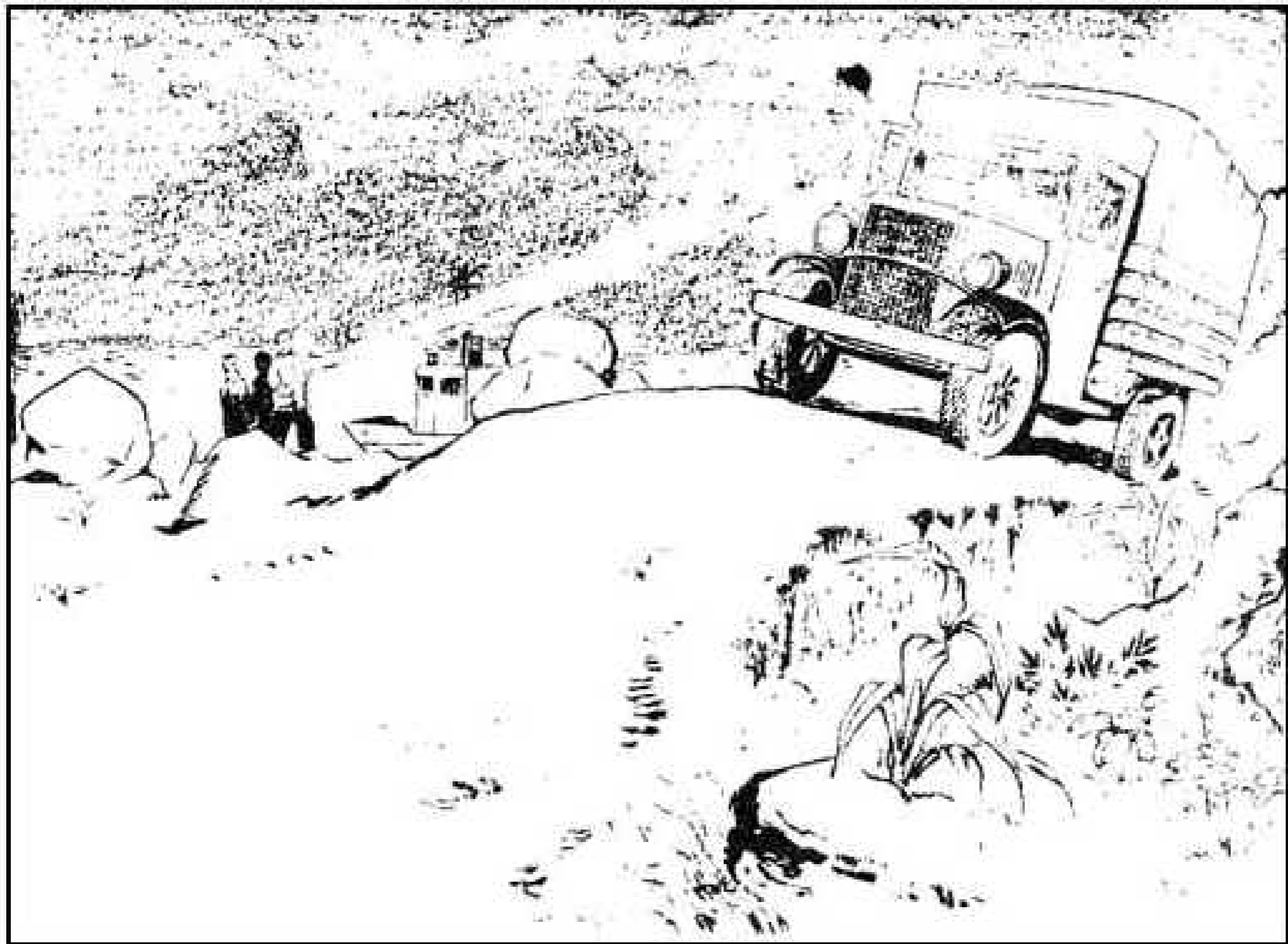
125. 司机老贺也催着要开车，仲谦却坚持再等一等。正议论着，又见乔装人力车夫的翼三同志跑过来说：“你们先走吧！我和老戴在这里等，老戴的车给剑平骑，我可以拉四敏……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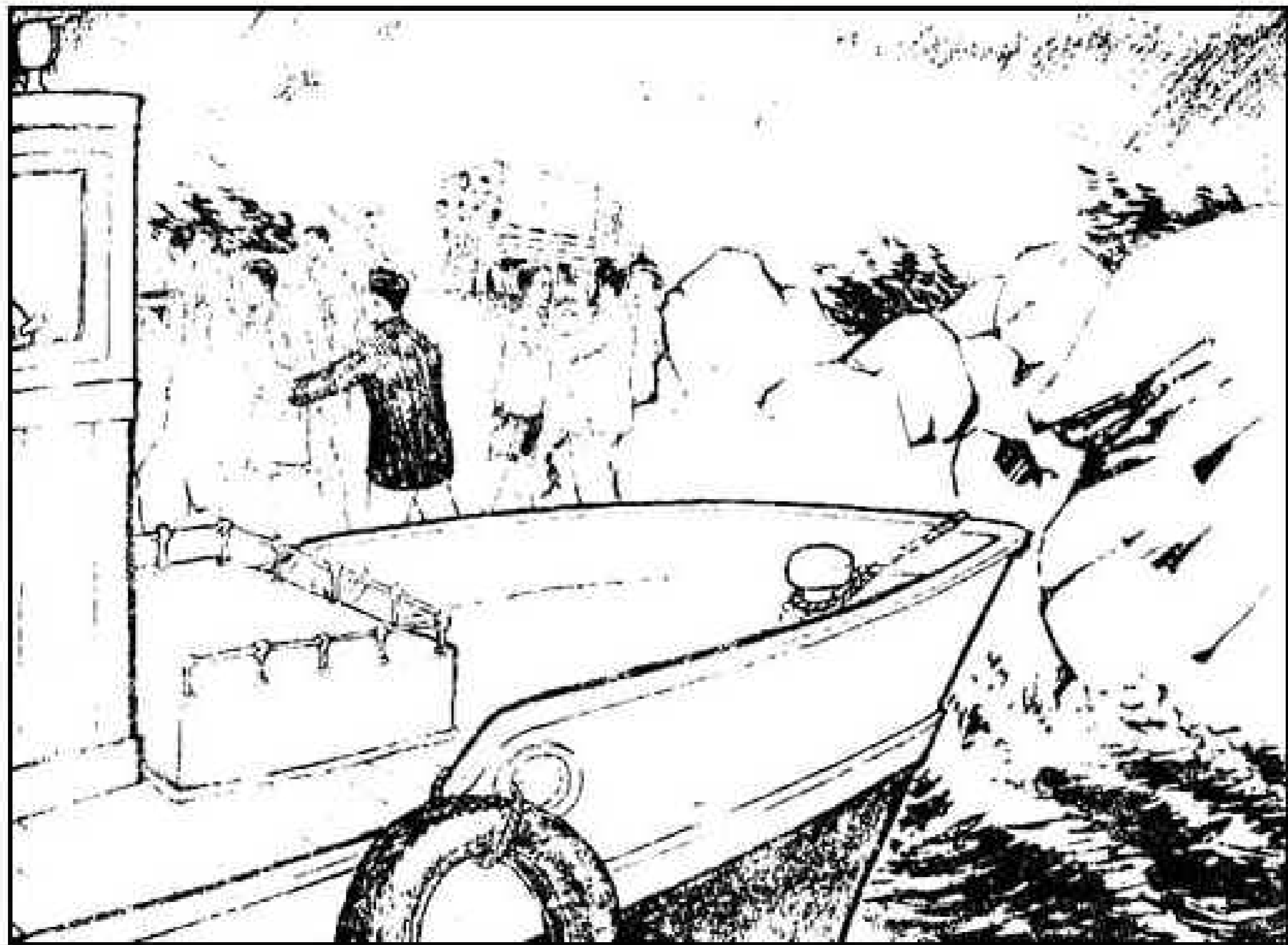
126. 大家同意翼三的主张，吴坚眉头一皱，遏制着内心的焦灼和痛苦，弯下身去又向翼三嘱咐几句，才下令开车。



127. 这时天已渐渐黑下来，接着乌云四布，又下起暴雨来了。两辆汽车飞也似的往郊外开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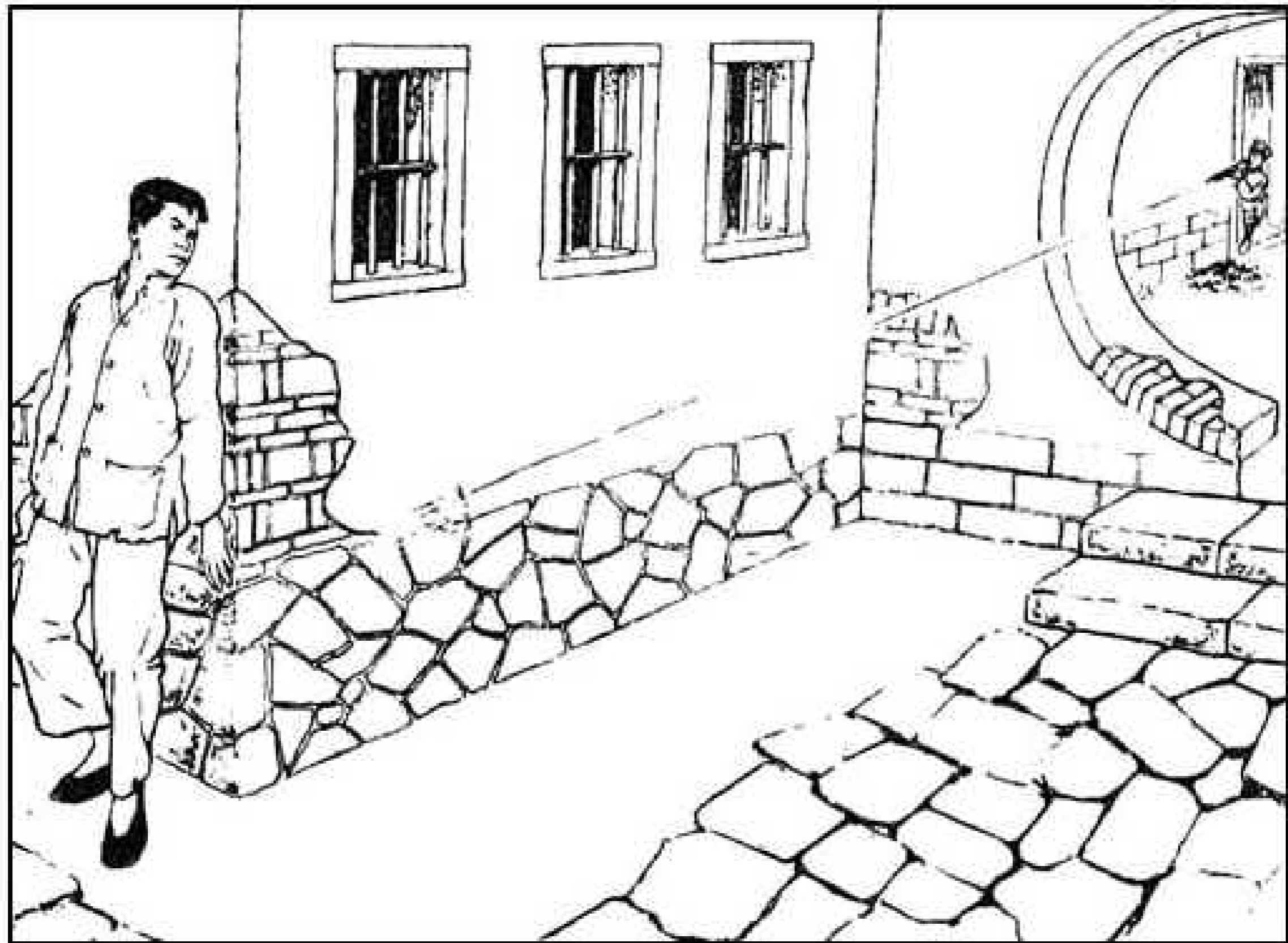
128. 汽车开到郊外一个荒僻的路上煞住。老贺关上车灯走下车，对面有人用手电向这边打着灯语。老贺也用手电对答几下，对面便有人走过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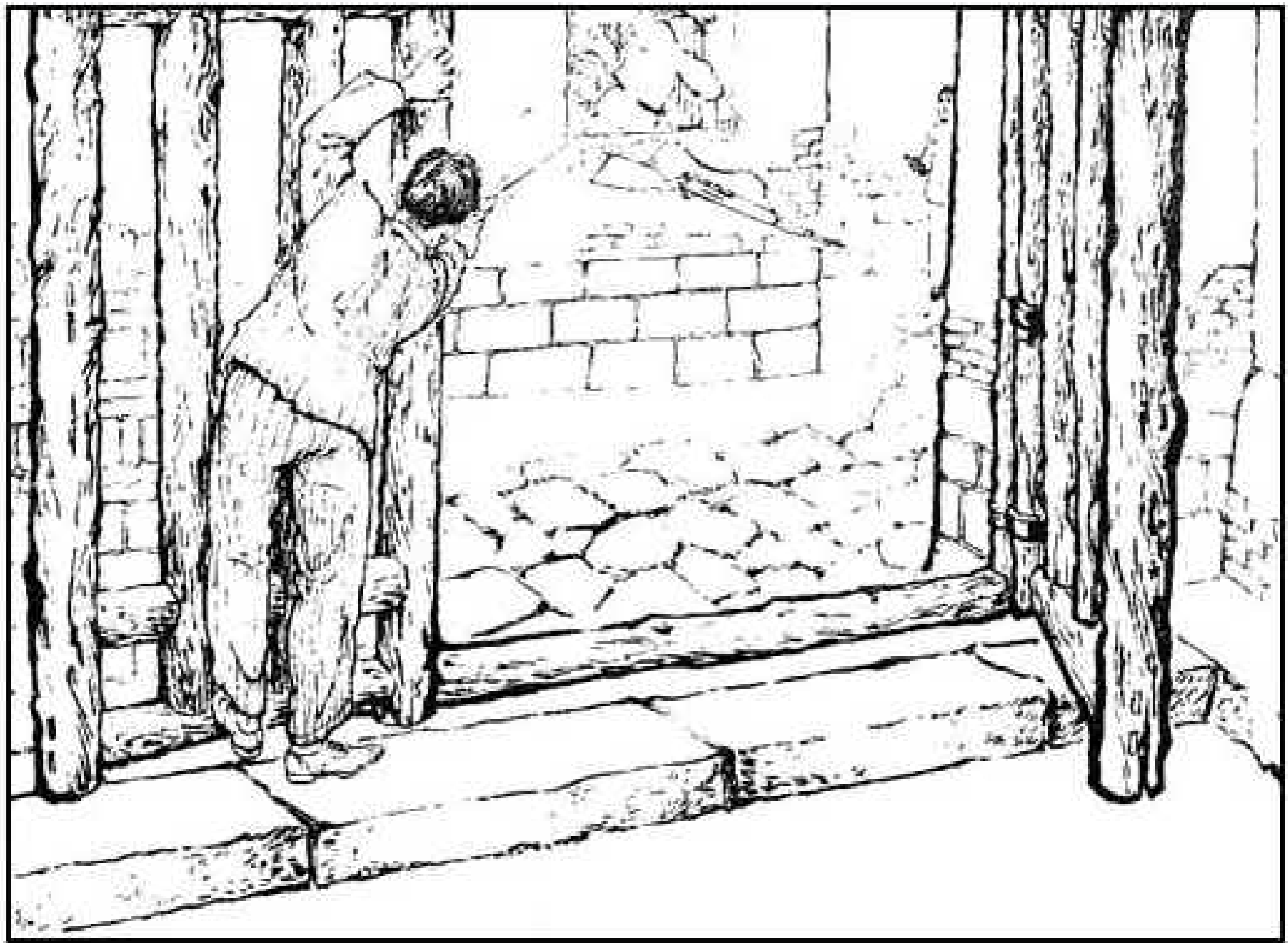
129. 对面走来的是李悦、吴七和郑羽。吴七和吴坚只在打闪电时交换了一眼，也没顾得谈话。这时，同志们都下了汽车，上了电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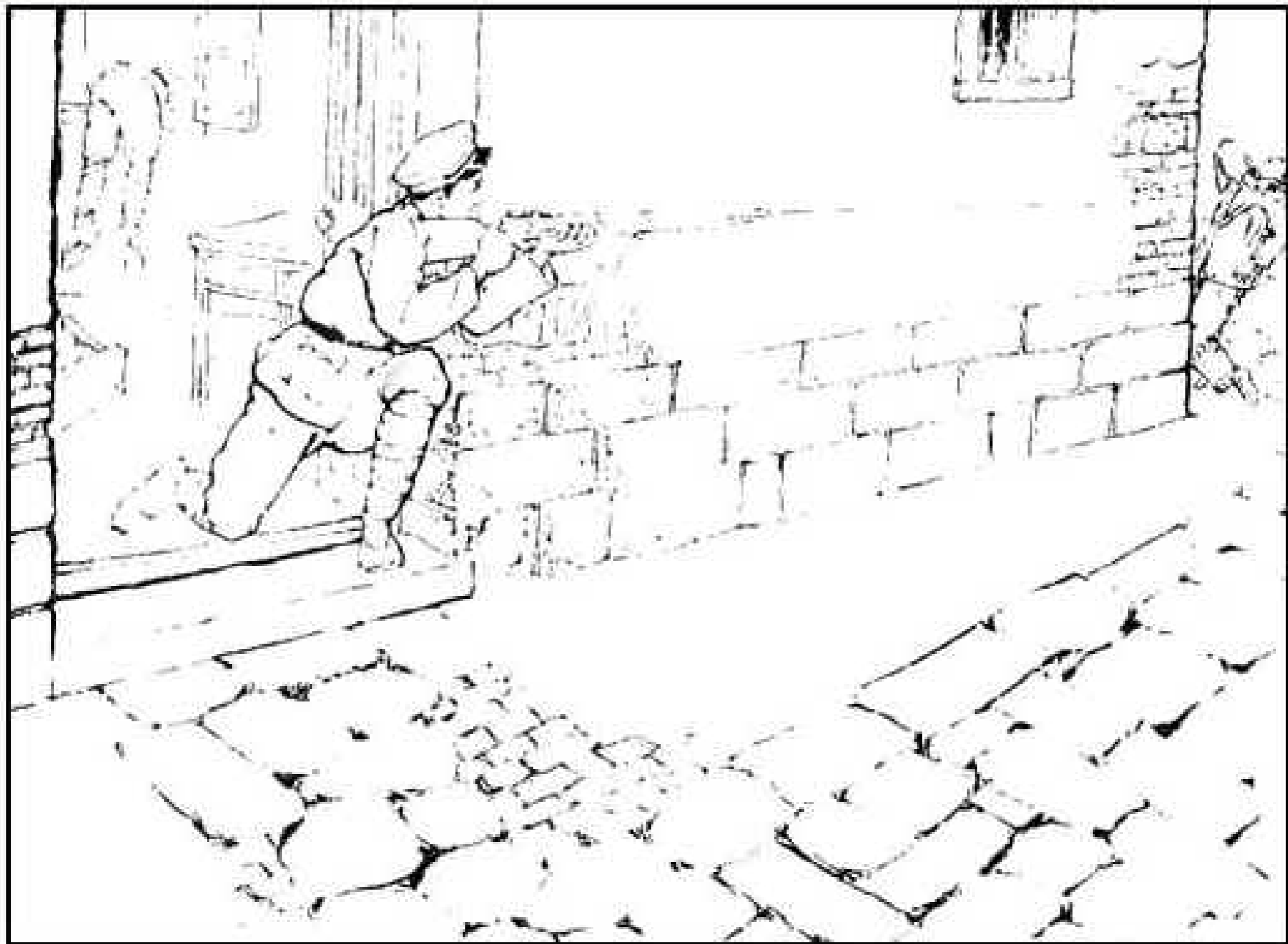
130. 不一会，电船开动马达，突突的叫着绕过鼓浪屿，向白水营开去。李悦和吴七也跟着撤退了。郑羽和另外几个留下的同志，绕着小巷回原路去找四敏和剑平。



131. 再说四敏和剑平炸毁守望台后，刚要往外冲，突然又响起了枪声。剑平往墙角一躲，却不见四敏了。这枪是个从守望楼里跑出来的警兵打来的。剑平回了几枪，都没打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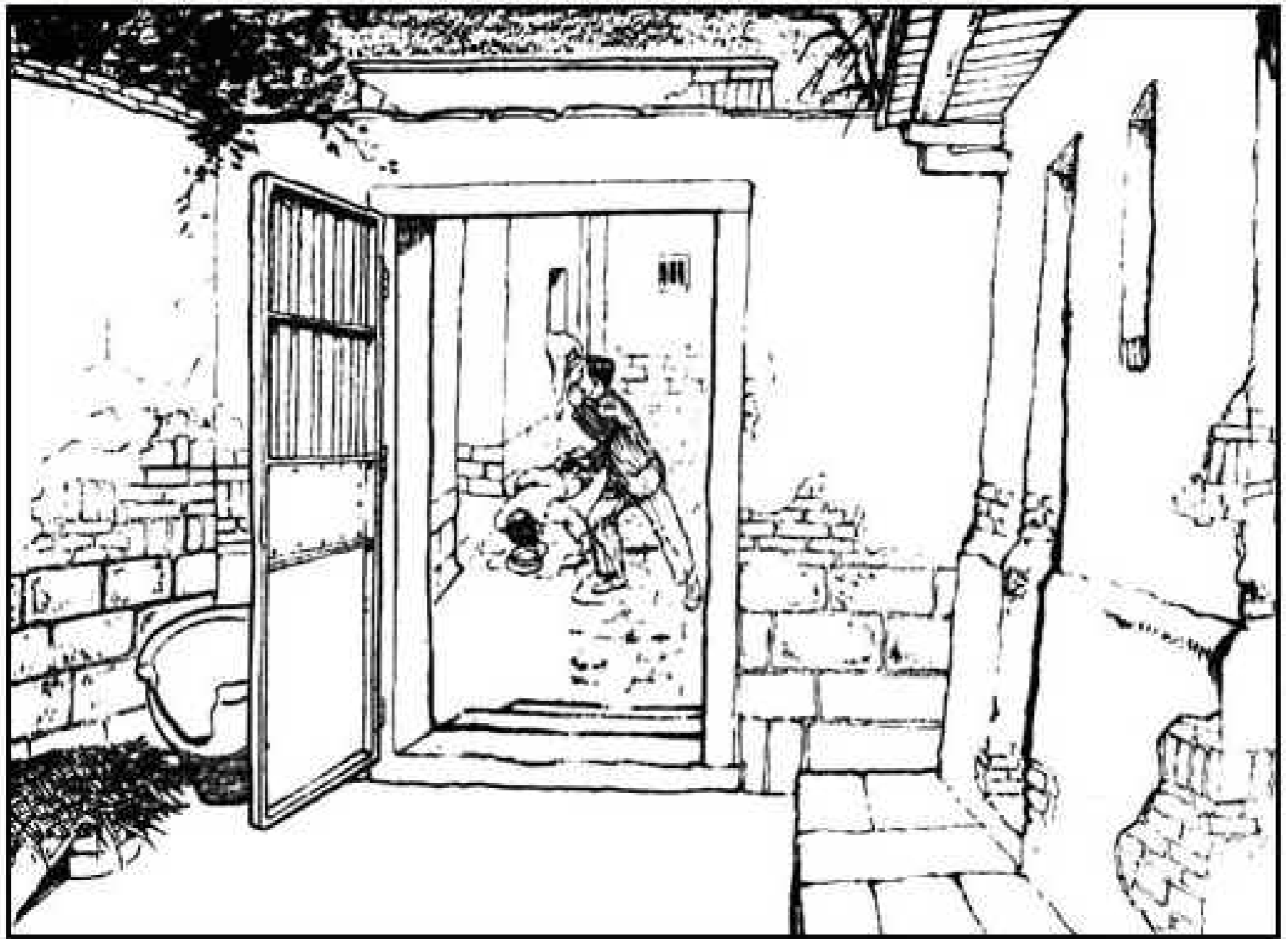
132. 这时剑平也听到市区钟楼已响起了乱钟，正想偷个机会跳开，背后小屋里又有两个警兵朝他开枪。危急间，只听侧面墙角枪声一响，警兵就给打死了一个。这枪原来是四敏打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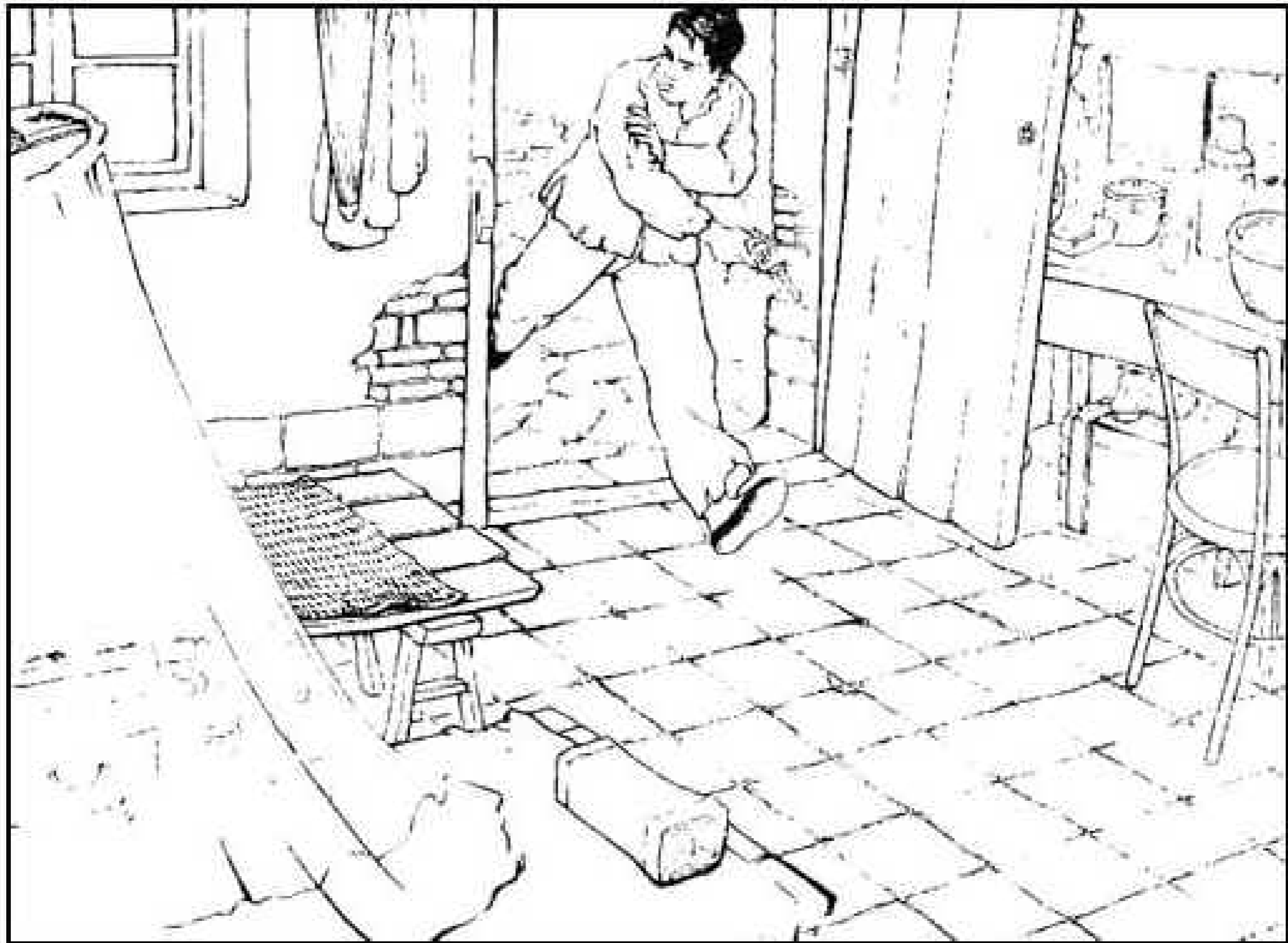
133. 四敏换了个位置，想从后面袭击另一个警兵。他和那个警兵绕着房子跑，谁也打不中谁。半响，四敏不小心露出身子，中了一弹，倒了。



134. 那个警兵以为四敏死了，放心地冲过来，却不防被四敏躺着打了一枪，把他送进了鬼门关。



135. 四敏忍着伤痛，爬了起来。看看四周不见剑平，急得喊了几，也不见动静，只好一个人趁机冲出去。



136. 刚才剑平躲在墙角，跟守望楼跑出来的警兵对打了一阵。数一数子弹，只有两粒了，便偷偷地贴着墙角走了几走，一个猛劲冲到后面屋子里。谁知就在此时，他右臂也中弹了。



137. 剑平穿过一间一间的警兵宿舍。到最后一间，踢开窗户也离开监狱。



138. 剑平到了街上，既找不到四敏，也不见老贺的货车；他也不知道翼三和老戴正焦急地在附近等他们，便顺着小路往郊外跑去。



139. 天下着雨，路上很滑。他吃力地跑到一片荒凉的旷野上，对面一道长堤挡住他的去路。他想到长堤边去找只熟悉的渔船，忽听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四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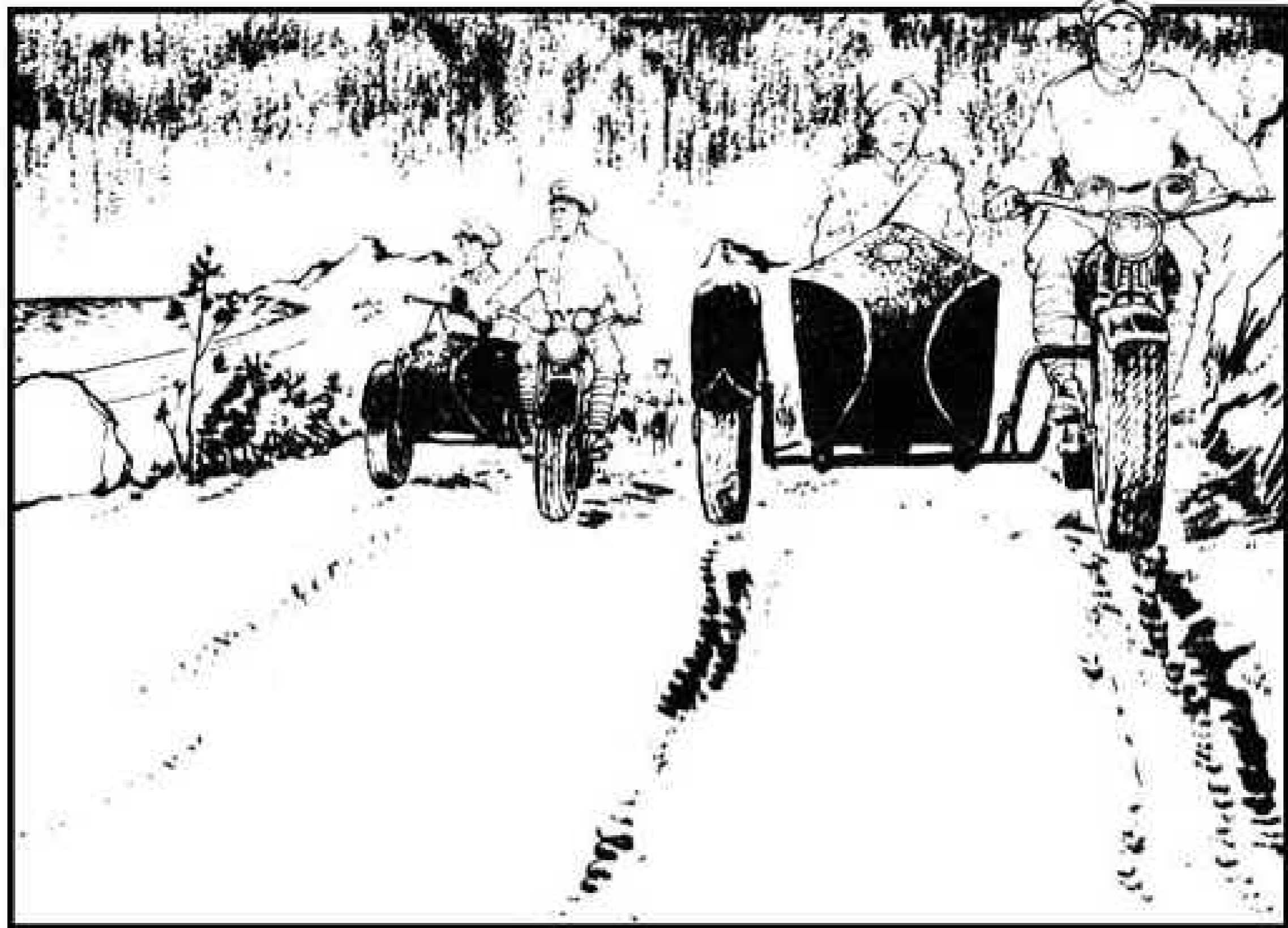
140. 四敏躺在滴水的灌木丛下，浑身都湿透了。他问剑平要往那儿逃，剑平说，只要找只渔船，顺水下去，到金沙港，就可以到秀苇家里躲一躲。



141. 剑平知道四敏伤很重，要背着走，他总是不依，只让剑平搀扶着，走了一会，四敏实在吃不消了，蹙了几蹙才说：“歇……一会”。他一坐下，就像被泥浆粘住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

142. 一阵咆哮的雷声过后，远处公路上传来了突突突的摩托车的急响。剑平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使个劲把四敏背上，迈开大步又往前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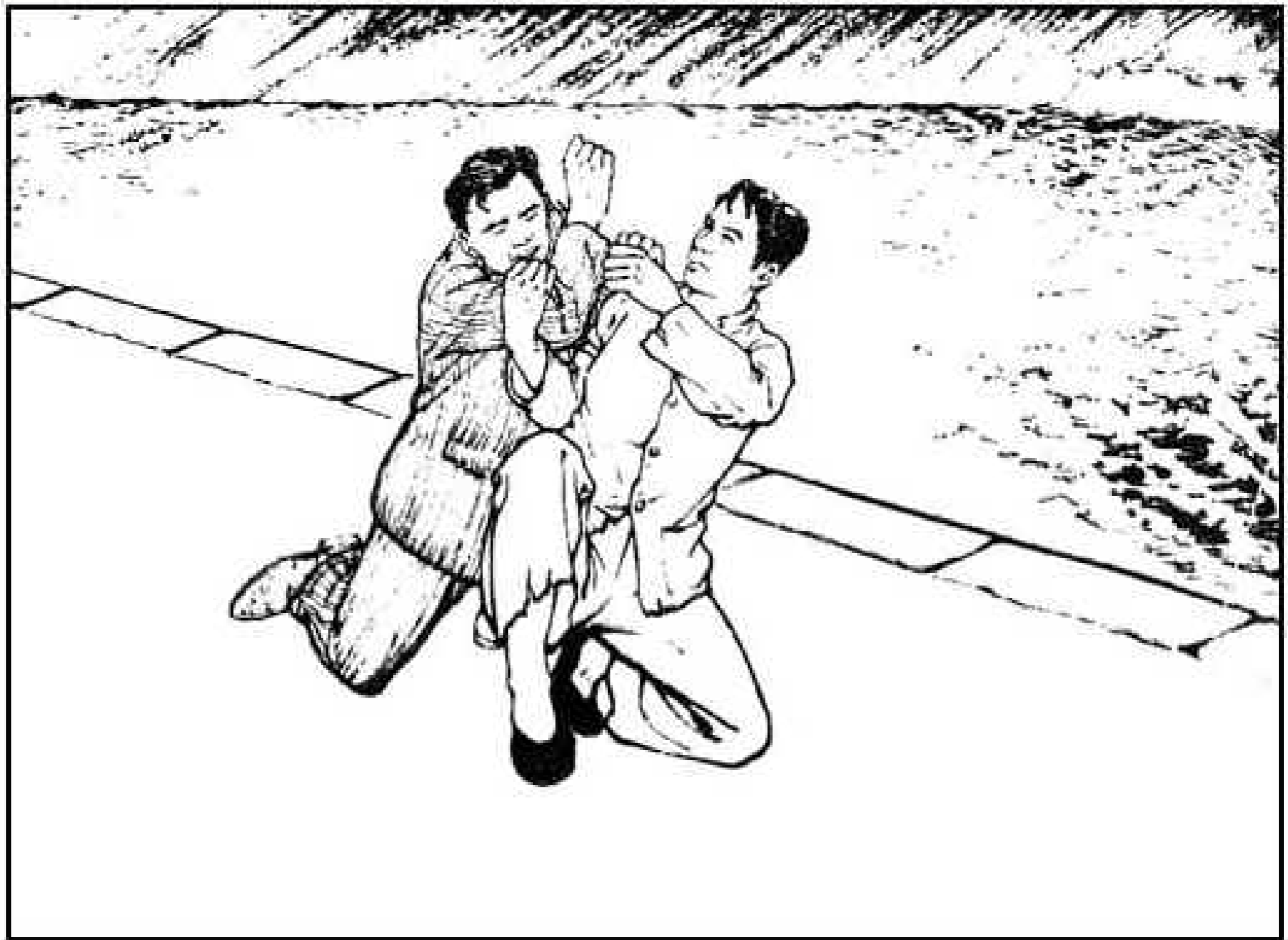
143. 这时，一队架着机枪的摩托车，吐着白光在公路上出现了，又嚎叫着飞奔过去了。一道道电光，尽在山腰、旷野和海边交叉扫射着。



144. 剑平背着四敏一个猛劲跃下大水洼子；等摩托车走远了，又一个猛劲跃上长堤。但他也是负伤的人，忽然觉得天旋地转，两眼冒金星，只一个踉跄，栽倒了。



145. 这一摔真不轻。剑平咬咬牙，一翻身坐起来，问四敏：“怎么样？”四敏苦笑着说：“没什么。”四敏借着闪电的亮光看一看长堤一带的海面。连一只船的影子也没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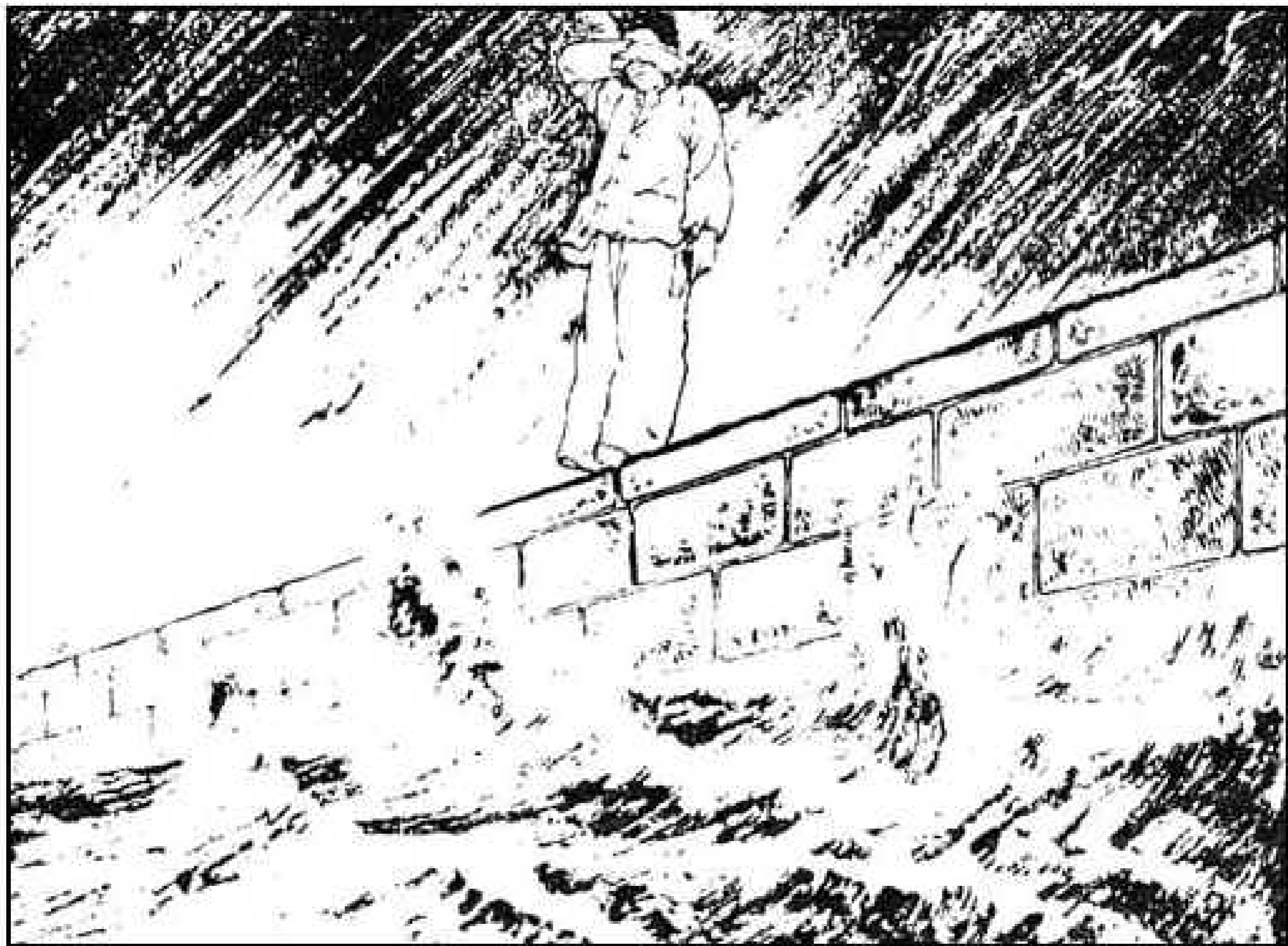
146. 四敏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就叫剑平独自逃走。但是剑平死也不肯把他撇下，甚至跪下哀求他一起走。最后，剑平弯下身去想把他硬拖在肩上。他却把剑平的手咬开了。



147. 四敏意识到，要硬叫剑平撤下自己是办不到的。他便和缓下来对剑平说：“好吧！一起走。你去找船，划过来，我在这儿上船。”剑平迟疑了一下，才匆匆地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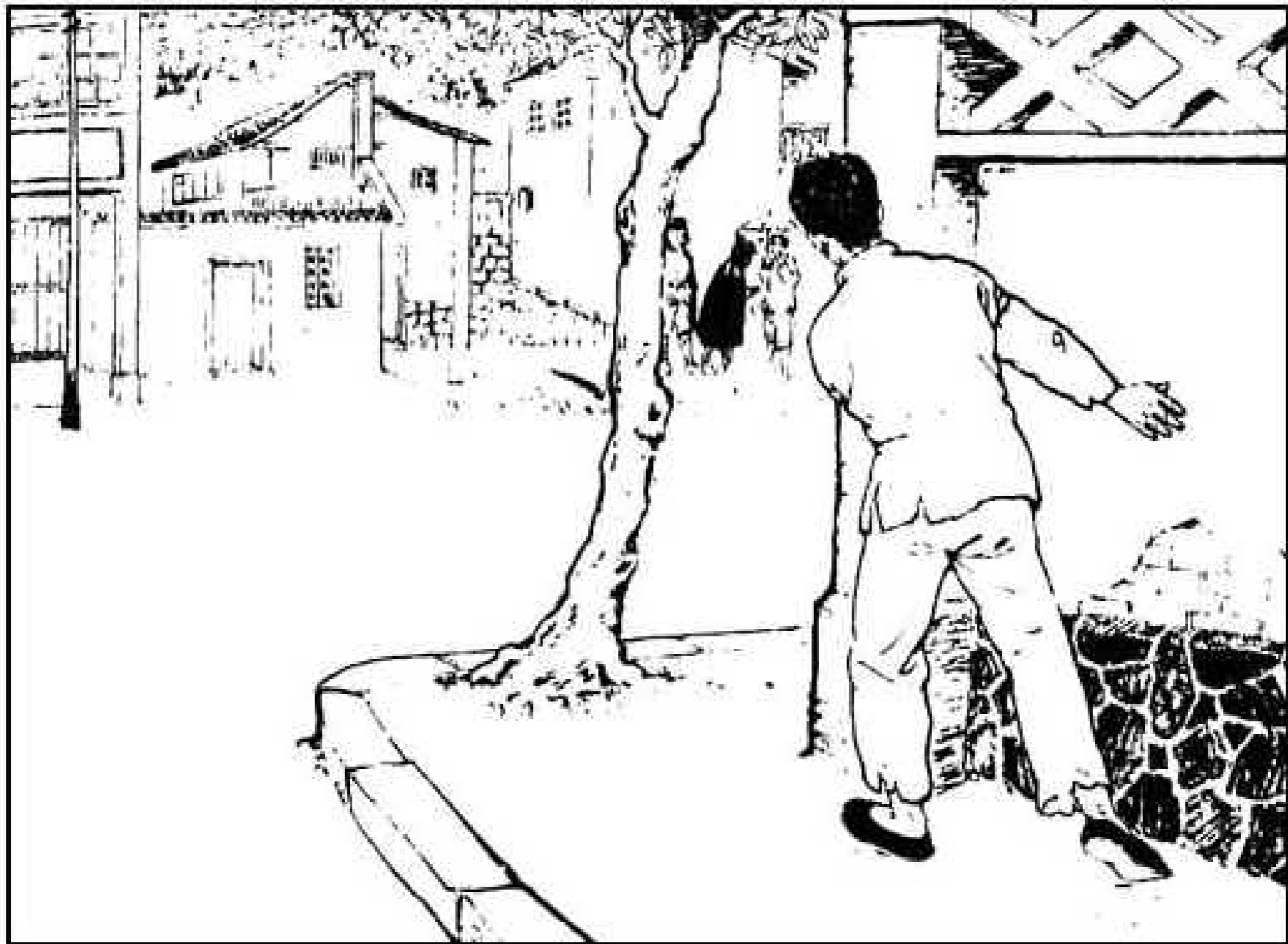
148. 剑平一走，四敏立刻掏出手枪，用他没有受伤的一只胳膊爬到堤的边缘，叫了一声：“回来！枪留给你。”说完，把手枪搁在堤上，便滚下咆哮的浪涛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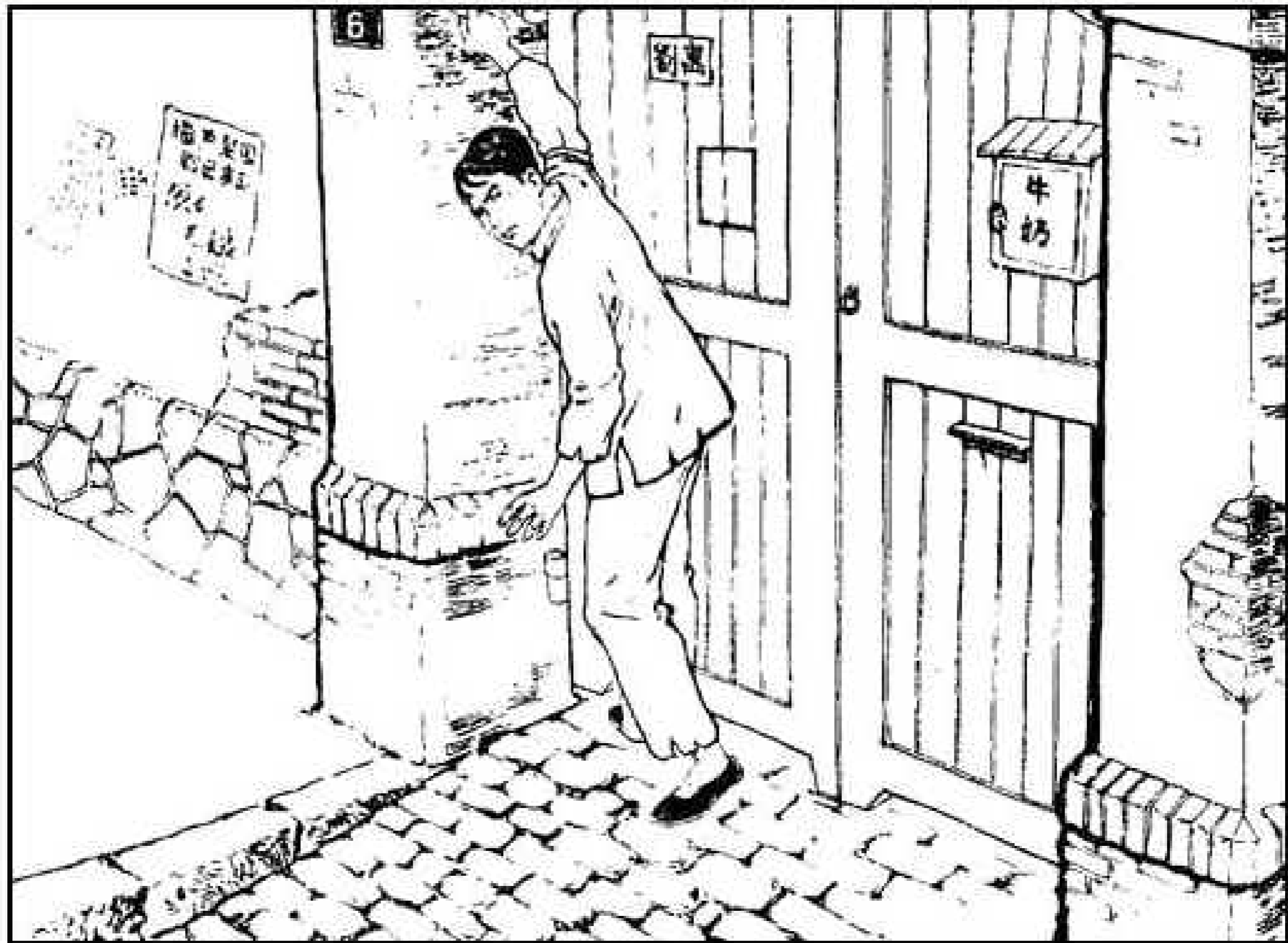
149. 剑平赶快跑回来，四敏不见了！剑平扑倒在岸石上，喊着，哭着，但是回答他的，只有海潮惨厉的呼啸。他只好把四敏留下的手枪藏在腰里，孤单地独自向前逃走。



150. 剑平走完长堤的尽头，连一只船影也没见到。他赶紧抄着黑暗的便道跑，想溜到荔枝湾，到越狱前党组织安排好的接纳掉队同志的秘密地点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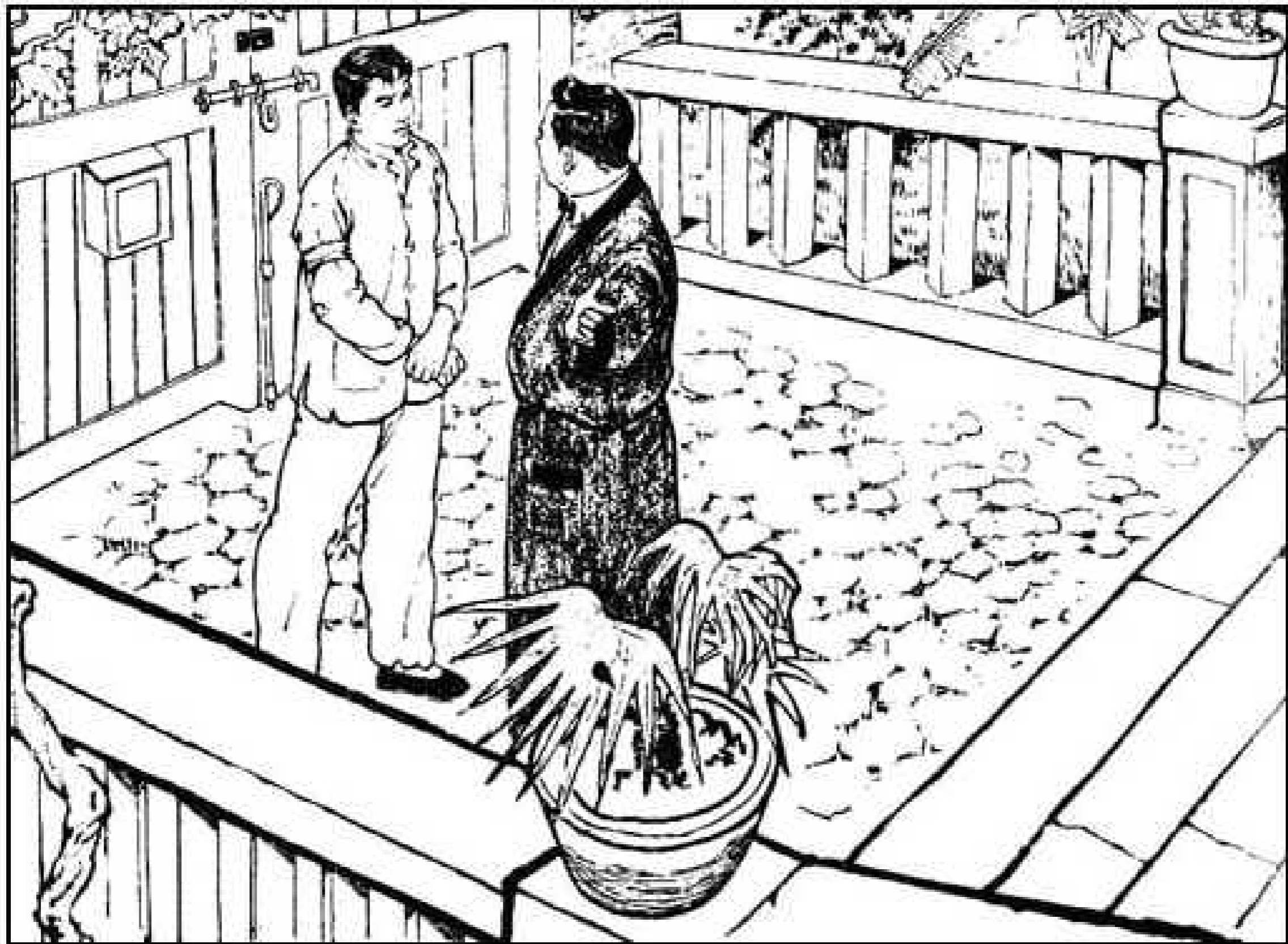
151. 这时雨已经停了。他绕着小街僻巷走了一阵，到了金圆路，发觉大街要道都被封锁了，几个警兵正在搜查行人。他机灵地躲到路旁的树荫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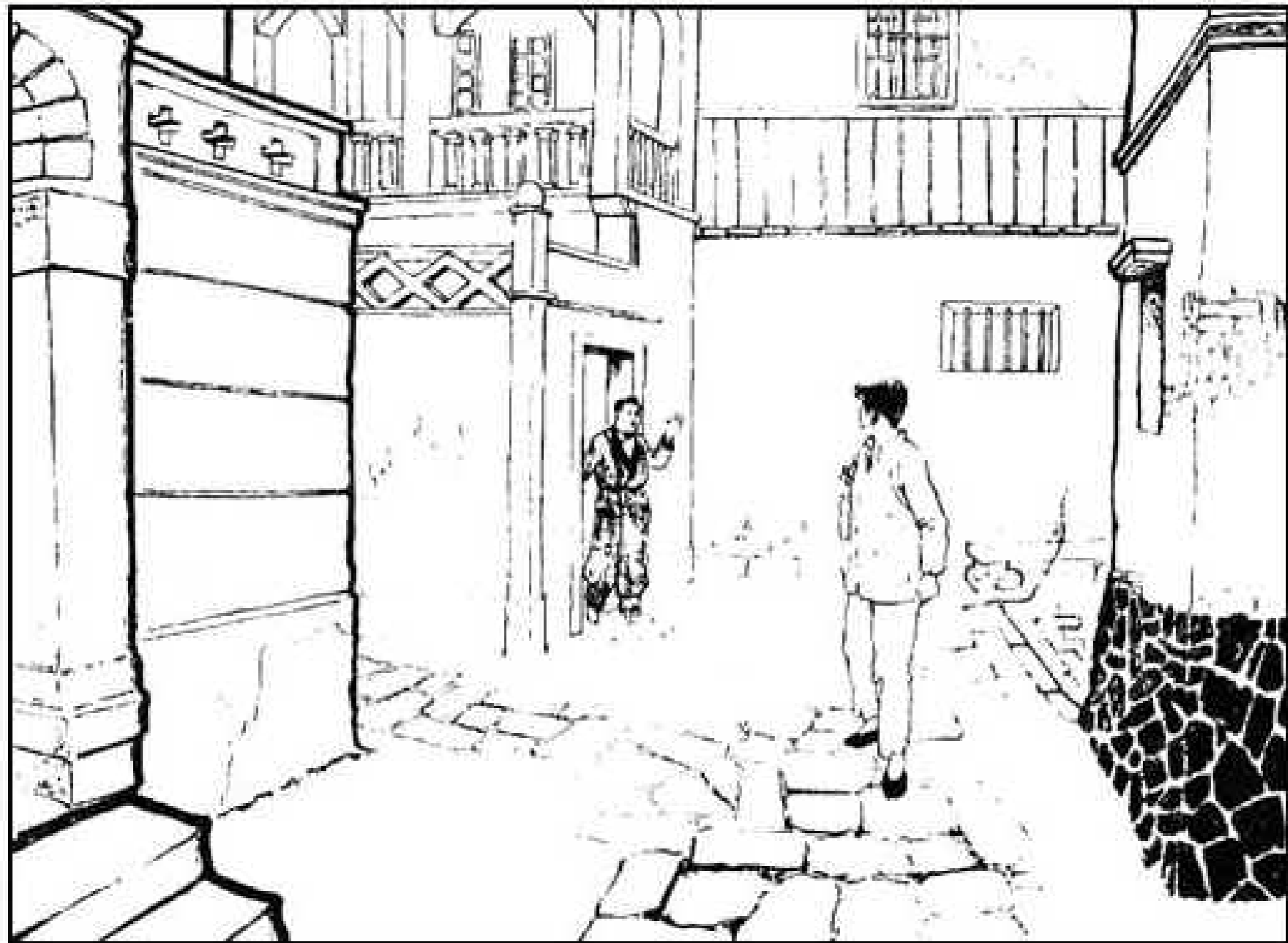
152. 剑平正在焦急，忽听到一阵清脆的钢琴琴的从人行道旁一座楼房里传出来。他抬头一看，记起这是刘眉的家。就赶快过去按门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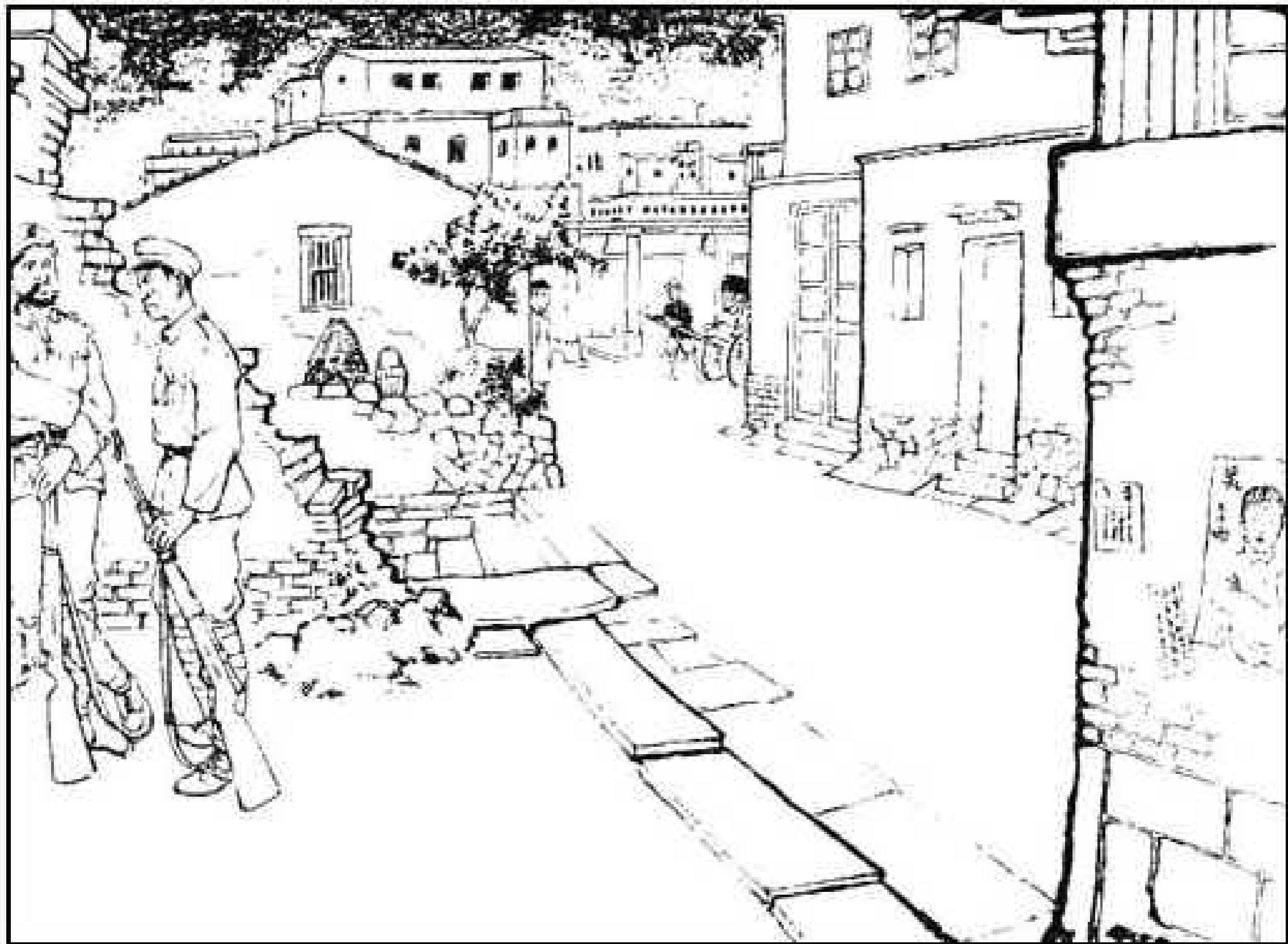
153. 一会儿，大门口的小洞门旋开了，从里面露出两只惊异的眼珠子，问他找谁。他说找刘眉。又停了一会儿，刘眉出来了，一见是剑平，忙打开大门让他进去。



154. 刘眉还是老样子，见了剑平就嚷开了：“恭喜你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？”剑平赶快止住他，告诉他自己是逃出来的，要在他家躲一下。刘眉一听，却害怕了，忙推说恐怕父亲不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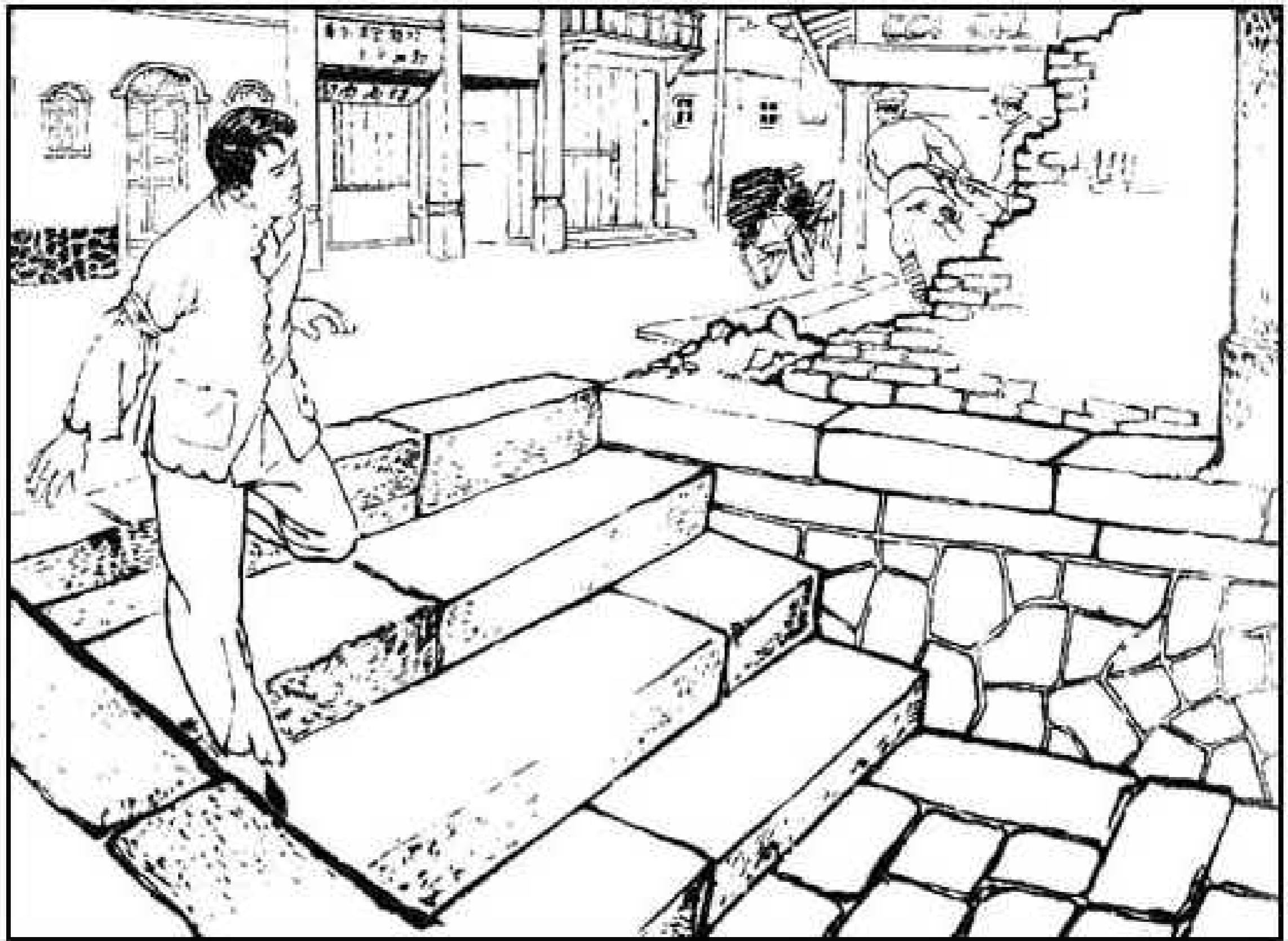
155. 剑平见他胆小怕事，也不愿多说，只叫他领着从后门出去。临分别时，这胖子忽又难过起来，掏出一卷钞票塞给剑平。剑平先不肯收，后来见他态度恳切，也就收下了。



156. 剑平离开刘眉家，摸索着到金沙港去找秀苇。十五分钟后，他到了金沙港的街口。刚要冲过去，却见两个警兵正站在靠近秀苇家的那条巷口。这下子，剑平冷了半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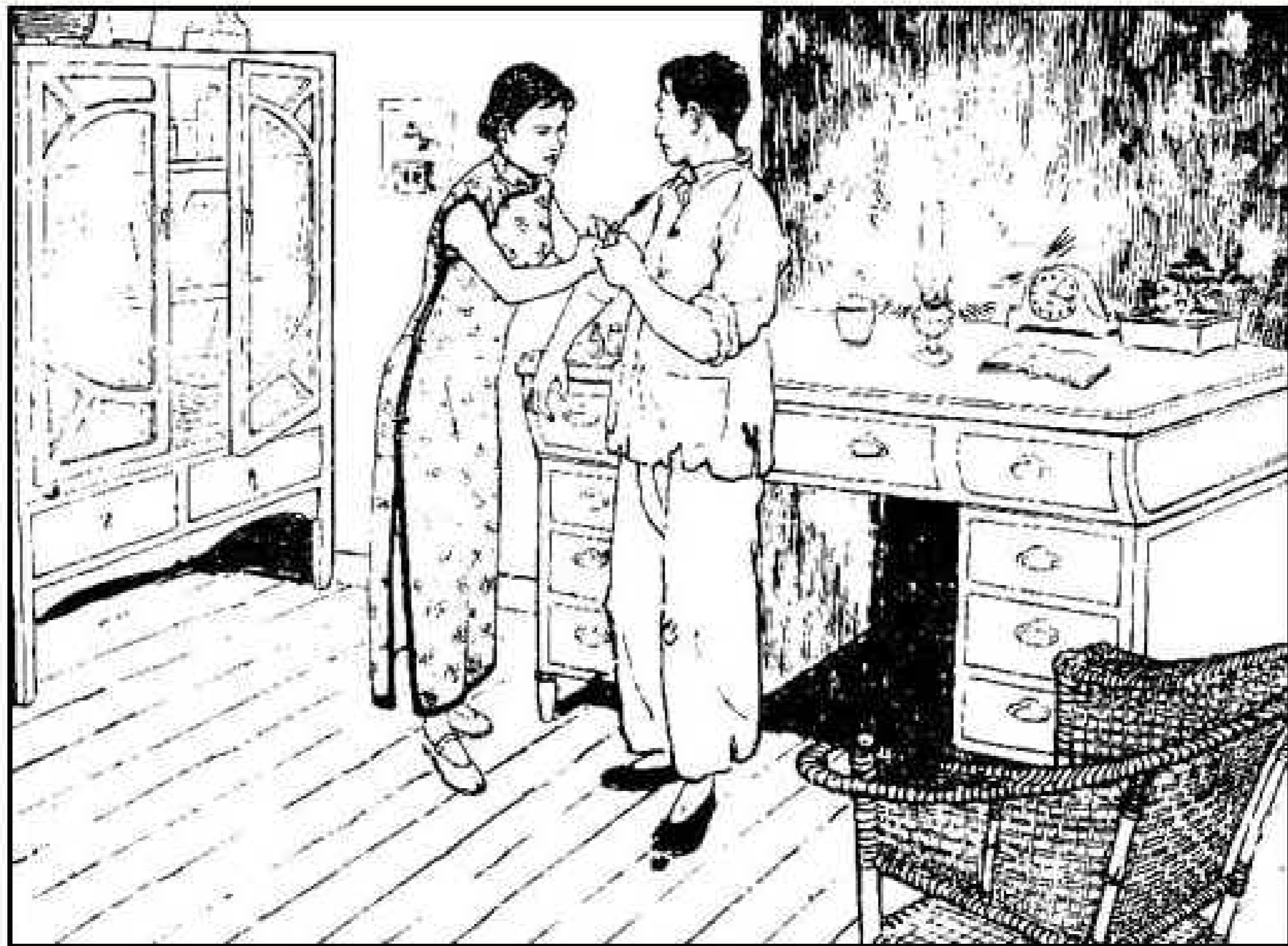
157. 剑平正在焦急，忽然迎面走来一辆人力车，剑平仔细一认，原来是翼三。这一下，剑平又得救了，他乐得差点儿叫出声来。他和翼三小声交换了几句，翼三又拉着车往前走了。



158. 翼三拉着车走到警兵跟前，警兵把他身上、车上搜索个遍，忽然才放他过去。他把车子拉到路口拐角地方，突然大喊救命，那两个警兵赶忙奔去，剑平却趁机从容地溜直巷里。



159. 剑平走到秀苇家门前，轻轻敲了几下门，秀苇便出来开门了。当她看到剑平这个模样时，不禁两眼噙满了泪水。她赶忙把剑平扶进院子，又小心地关上大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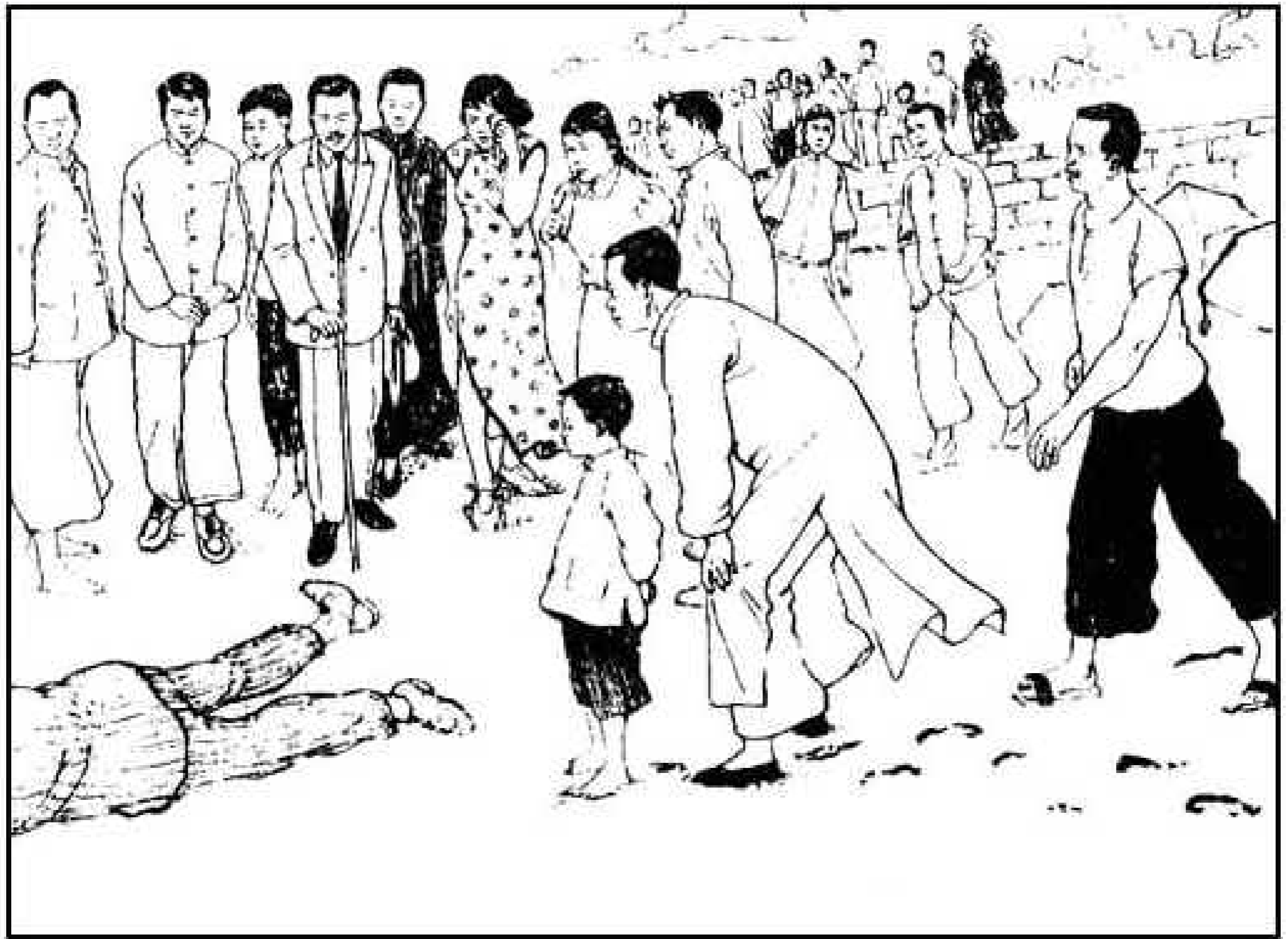
160. 秀苇把剑平扶到自己房里，连忙替他敷药包扎。秀苇问他：“四敏是否跟大家一起走了！”剑平犹豫了一下，才别转脸答道：“是的……他走了。”



161. 秀苇瞒着父母，把剑平留在自己房里住了一夜。第二天，组织上便派人来接剑平，秘密用船把他送往内地。



162. 剑平走的那天早晨，郑羽来找秀苇，告诉她四敏牺牲的真实情况。秀苇一听，登时就哭出声来。郑羽接着又说，四敏的尸体今早已被潮水冲到长堤尽头的沙滩上。



163. 秀苇一口气跑到海边，挤进人丛，看见四敏的脸一半贴在沙上，脸色虽然死黄，却仍像他活着时那样安静而善良。她恨不得马上爬在四敏身上痛哭一场。



164. 第二天，厦联社给四敏开了个追悼会，接着就出殡了。孽嘉黍老校长，流着热泪，也拄着拐杖送了一程。秀苇跟着送殡的队伍，经过侦缉处，经过市政府。路上有许多人加入到队伍中来。这是送殡，但也是示威。



165. 四敏出殡后一连好些日子，特务和警探就忙着搜人逮人。厦联社和滨海中学又遭到两次搜查。参加送殡的好些学生和治丧委员会的委员都被逮捕了，秀苇也在里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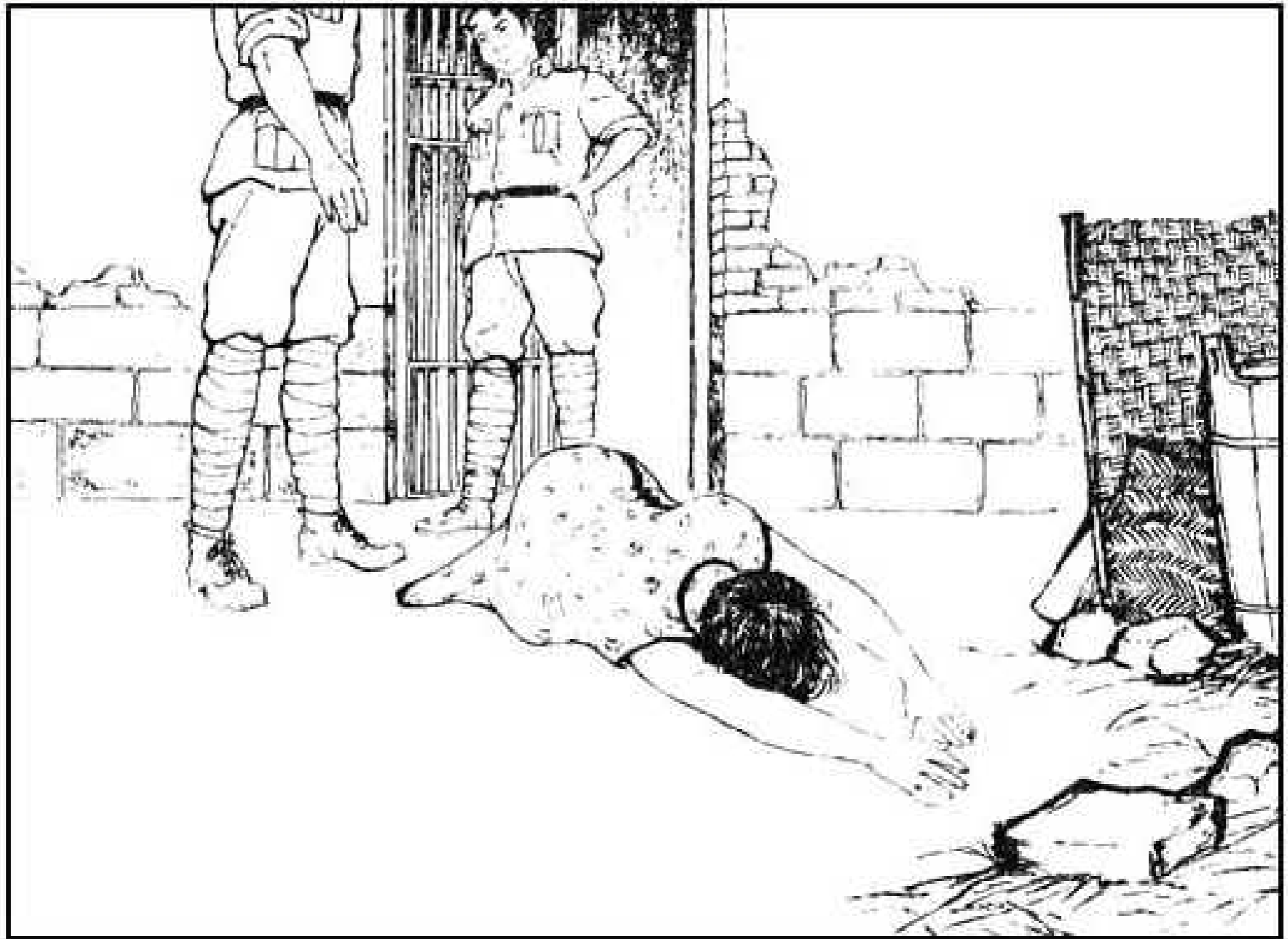
166. 秀苇给关了四天才被提讯。赵雄一看到她就掉了魂，马上装出一副斯文相，表示一定帮忙。秀苇从他那两只发射着邪光的眼睛，就猜透他怀着什么鬼心思了。



167. 隔天，两个警兵来到女牢，嘻皮笑脸地对秀苇说：“恭喜你，不用坐牢了，处长叫我们来请你到他公馆去。”秀苇一听可气炸了，把这两个狗东西啗哄骂出去。从此她故意弄得蓬头垢面，使赵雄一看到就扎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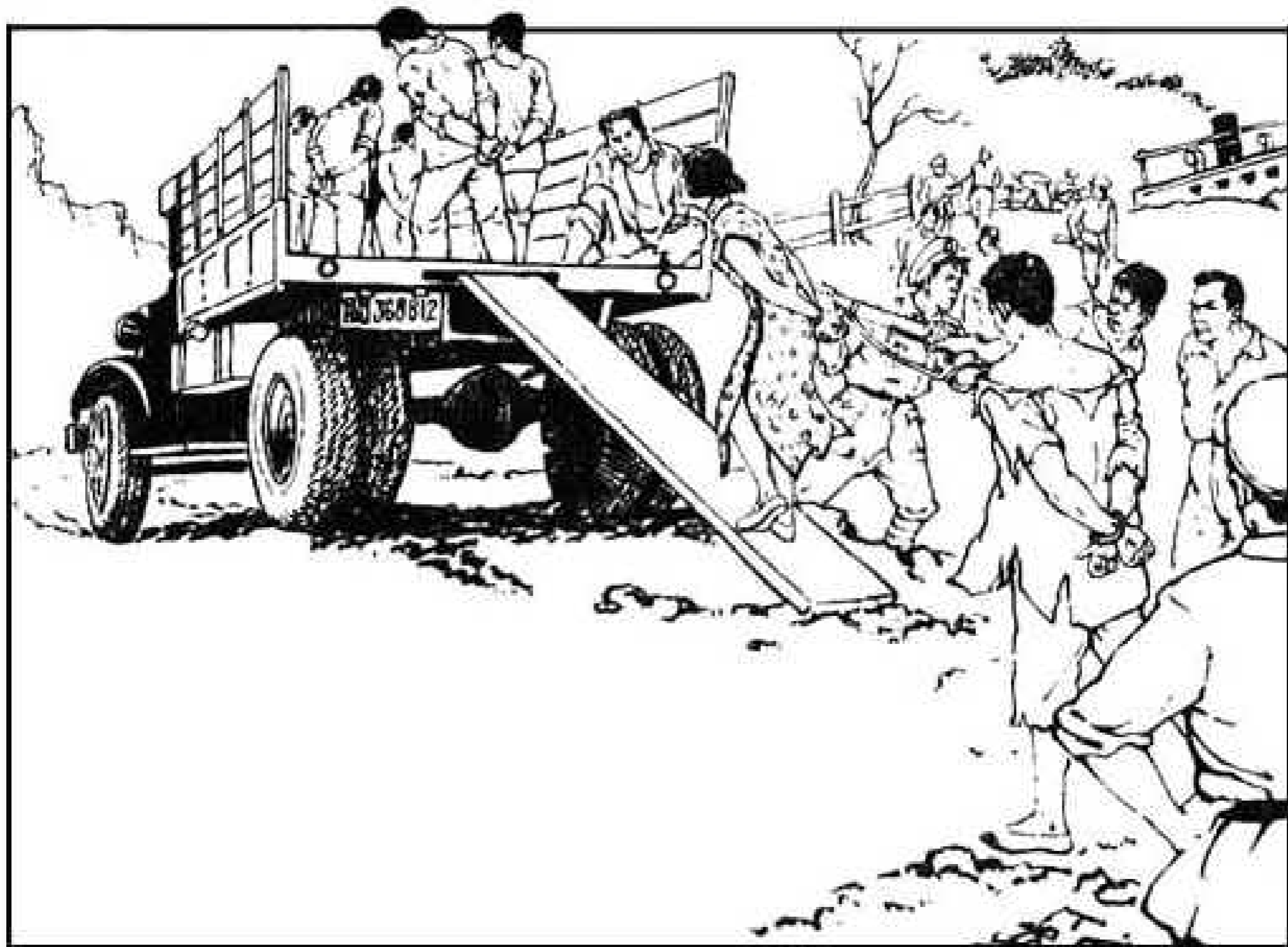
168. 赵雄老羞成怒，对秀苇也不再装斯文相了。每次提讯，都想用严刑来逼取口供。可是秀苇什么都不招，每次都是大哭大闹，弄得赵雄没有办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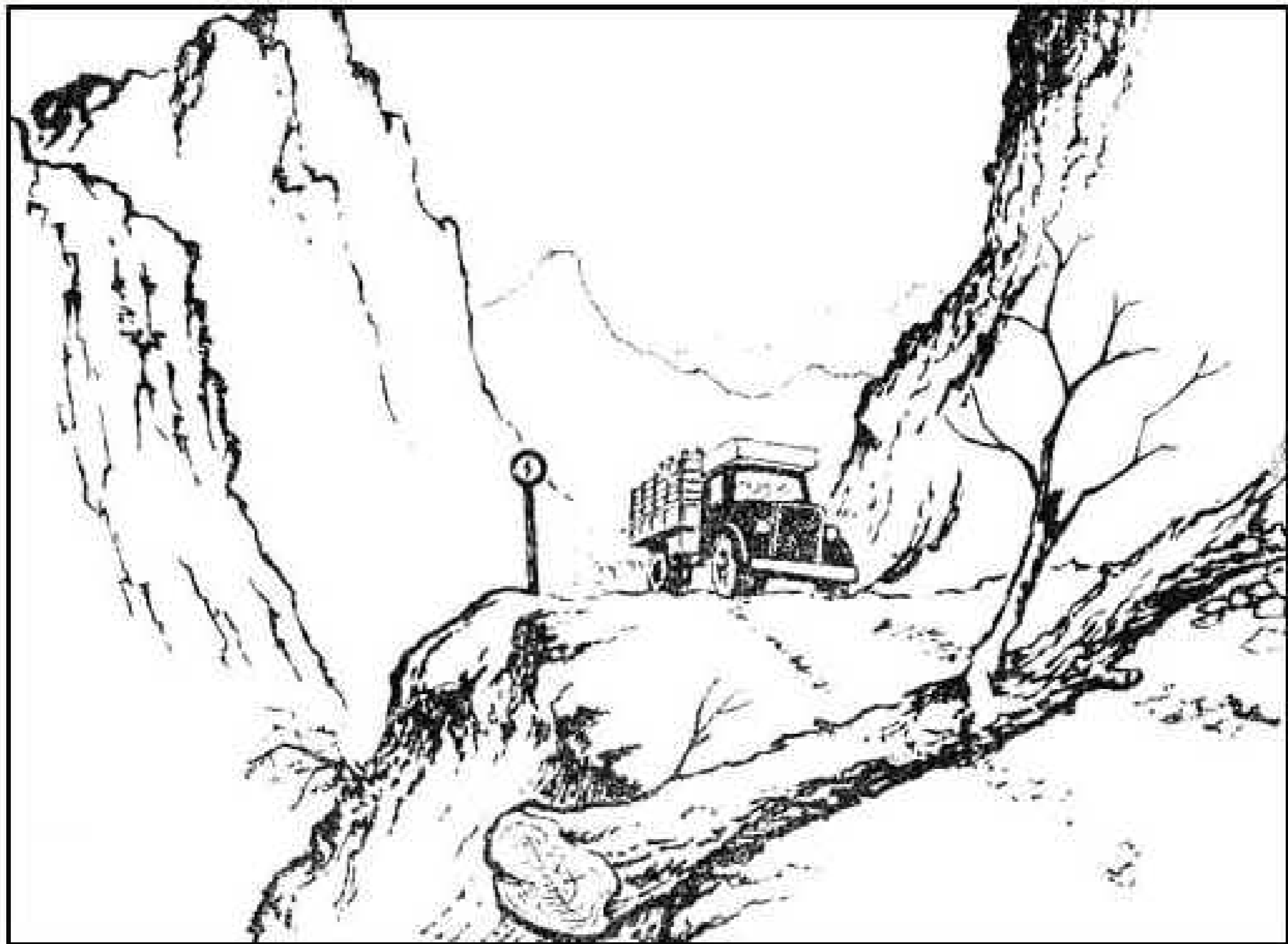
169. 赵雄把秀苇折磨够了，但是什么口供都没捞到，只好往上报她是个共产党员，想推到上面去处理，免得自己心烦。一个星期后，省果然来了公事，叫把秀苇他们即日解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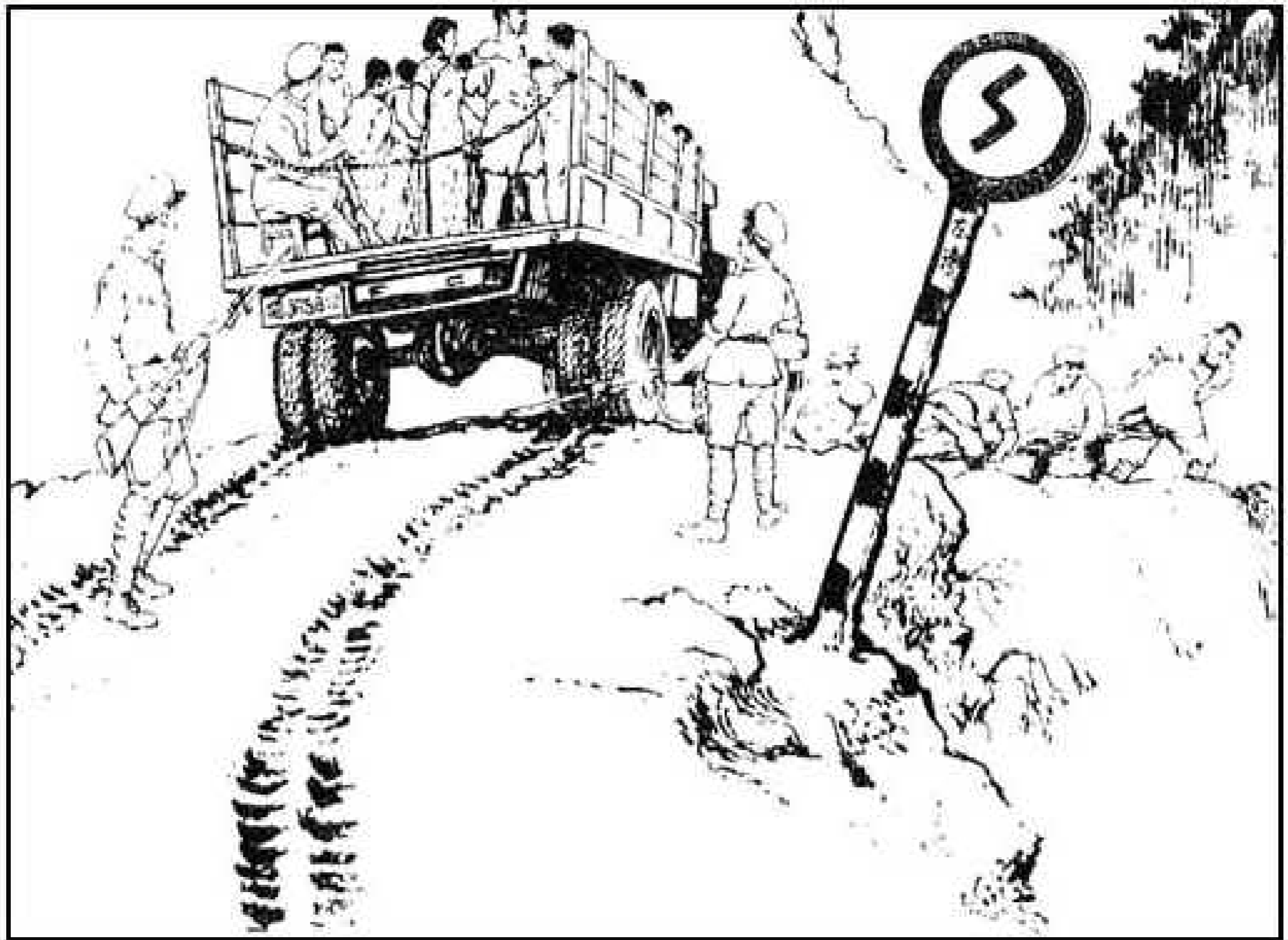
170. 秀苇想到就要与父母和同志永别了，不免心绪缭乱。忽然听见四敏低声她：“秀苇，生和死，义和不义，你挑的那一边？”她说：“我挑的是死！”四敏点点头，笑着不见了。她睁开眼睛，才知道自己迷糊了一下，但心情却渐渐安定下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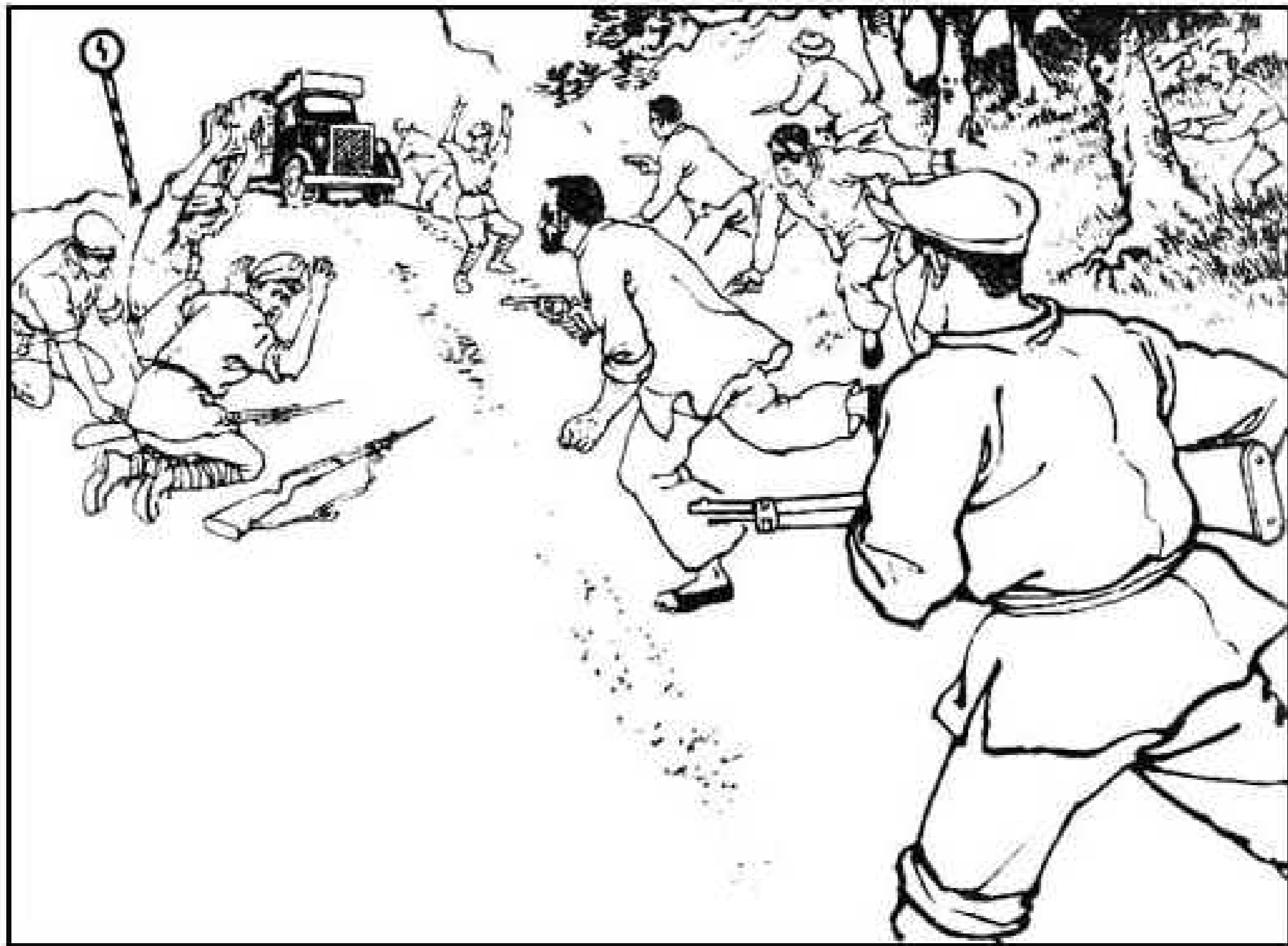
171. 第二天早晨，天才蒙蒙亮，秀苇和另外十几个“犯人”就被扣上手铐，押下汽车。天大亮的时候，汽车由五通港的小火轮载渡到沃头，便向福州公路出发了。



172. 从厦门到福州有三百多公里，下午三点多钟才到了福清地界的一座大山。当汽车钻进山腹，沿着盘陀曲折的公路上山时，司机忽然把车煞住。原来是一棵倒了的松树挡住去路。



173. 司机和几个警兵去搬松树，其他的警兵都懒洋洋地蹲在车上。司机他们搬不动，发起牢骚来。其他警兵也怕在路上耽搁久了，出了事不好交差，也只得下车帮忙。



174. 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松树搬到路旁。刚要直起腰来喘口气，突然路旁树林里窜出许多戴假面具的好汉，个个拿着枪，把他们包围起来。警兵们吓得乖乖的缴了枪。



175. 有个领头的好汉，叫犯人统统下来。又叫警兵把犯人们的手铐打开，再反过来把警兵个个扣上手铐，嘴里塞上碎布，捆绑起来，叫他们老老实实地蹲在林边的一个土坑里。



176. 犯人上车后，司机也被迫开车了。走了一程，那些好汉纷纷摘下面具，齐声说：“同志们，受惊了！”这是连司机在内，全车欢呼着。秀苇这才明白，原来司机也是自己人。



177. 忽然有谁叫了一声“秀苇”。秀苇四下一瞅，却见剑平在向她招手，吴七也在向她笑着。他们紧紧地拉在一起，心激动地跳荡着，一时都想不出该说些什么话语。



178. 汽车拐了几个弯，掉转了方向，风驰电掣地奔向闽南根据地。这些可爱、可敬、勇敢的战士们。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，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，又要开始新的战斗生活了。（完）